

惠氏箋敘

中國道學協會藏書

漢術士魏伯陽著參同契荀爽虞翻干寶諸儒采以注易後之言易者未能或之先也蓋魏晉以前道家之學未嘗不原本聖人惟是聖人贊化育以天地萬物為坎離術士鍊精魄以一身為坎離為較異耳然玉鈔經言求仙者必以忠孝友悌仁信為本故宋藝文志及道藏皆有太上感應篇一卷即抱朴子所述漢世道戒皆君子持己立身之學其中如三台北斗司命竈神之屬證諸經傳無不契合勸善之書併為最古自此以下無譏焉雍正之初先慈抱病不肖棟

太上感應篇集傳敘

日夜嘗藥又禱於神發願注感應篇以祈母疾天誘其衷母疾有間因念此書感應之速欲公諸同好而未果余友楊君石漁見之歎曰此書得此注不惟可以勸善且使後世道家知魏晉以前求僊之本初未嘗有悖於聖人反而求之忠孝友悌仁信之聞而致力焉是亦聖人之徒也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歟既鈔諸版而仍問敘於余余嘉楊君之好善因述注書之山趣而為之敘乾隆十四年冬日惠棟敘

俞氏續義敘

宋藝文志有太上感應篇一卷其大旨言天道福善

太上感應篇集傳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太上感應篇集傳敘

禍淫與抱朴子所述玉鈔經易內戒諸書相近蓋亦古籍之幸存者也夫餘慶餘殃之說著於周易天人相應之理備於春秋此篇雖道家之書而實不悖乎儒家之旨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後世儒者不信此說洪範五行傳且斥為荒誕於是篇乎何有故自宋以來雖流傳不絕不過閭巷細民共相誦習而士大夫輒鄙薄之其注釋諸家亦多淺陋邱里之言無當大雅惟 國朝惠定宇先生以經師碩儒而注此書微引淵博文字雅馴然予猶惜其多用駢詞有乖注體且原文明白易曉初不待注而明惟增以經義證以秦漢古書使人知其與儒書表裏不敢鄙夷自然敬信奉行於身心有益余於惠氏無能為役一知半解援拾其所未備所已及者則從略焉因非注體故援宋杜道堅文字續義之例題曰太上感應篇續義卷帙雖重釐為上下二卷用自修省以為息黷補躬之方樂善不倦之君子儻有取乎同治十有一年一有二月德清俞樾

姚氏注敘

注感應篇者以惠松厓先生箋及柴省軒先生直解為善本武康沈君蓀湖取合梓者詒予受而讀之知

兩先生之於是書勤矣然惠注博雅而流俗或苦其  
 奧柴解詳悉而高明者或微病其瑣也竊謂天人所  
 以能感應者此心而已感應字人者天之心而心者  
 人之天也讀是書者其要在求諸心孟子曰君子以  
 仁存心以禮存心以禮存心則有所不敢以仁存心  
 則有所不忍有所不忍則其行也恕有所不敢則其  
 動也敬且恕邦家無怨之道即天人感應之幾也  
 篇中所列善惡其目不一大氏不出此二者竊本此  
 意妄為之注雖於兩先生無能為役要使讀者知求  
 諸心而已或曰既內求諸心矣何假感應之說為是

太上感應篇集傳卷

三

又不然無所慕而為善無所畏而不為不善不能望  
 之人人矣使其有所慕而為善也不猶愈於無所慕  
 而漠然不為善者乎使其有所畏而不為不善也不  
 猶愈於無所畏而悍然為不善者乎此太上垂訓之  
 苦心亦前後注是書者之苦心也注既成同人咸勸  
 付梓因識其緣起如此道光三年孟春月歸安姚學  
 瑛敬書於水月禪林寓舍

于氏贊言敘

取千百年家誦戶習之舊典而增以已見其言不已  
 幾乎六經四子之書感應心法也二十一史感應公

案也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半生之所閱歷感應之見  
 在事實也不得其意日誦無益得其意無往而非感  
 應篇也近日從事此篇者或詮釋詳明或引據典贖  
 或參以釋道之言或輔以功過之格倘體裁之變窳  
 剗刷之工流傳海內數百家外之者以為邀名之  
 習氣知之者亦視為樂善之具文而已今復踵而為  
 之說是亦不可以已乎曰不可人心嚮往本無定在  
 偶有所觸忽然動心老生常談頓覺咀之有味此忽  
 然之一動即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穀種之始生也火  
 之然也未必燎原泉之達也未必滔天穀種之生也  
 未必實穎實粟千倉萬箱然其端已肇當必有至焉  
 者果其至焉則鑽燧而取之掘井而出之播種而耰  
 之者不可謂無一舉手之功也今既睹鑽燧掘井播  
 種者之後先繼起而予獨不能為支離攘臂於其間  
 乎癸亥春夏授士廣韶肇慶往來三州間有遺予小  
 本感應篇者舟中無事繙閱有會信筆而書不覺盈  
 帙繁簡不論詳略任意既非詮釋之體又無引據之  
 學聊自摭其所見非欲奉抔土而益太山也詞之不  
 文所不暇計命曰贊言梓以施焉是編也乃鐵樵之  
 感應篇非天下人之感應篇也不自揣而居然問世

太上感應篇集傳卷

四

何也固無意於邀名亦不成其爲樂善所望流播同人庶幾觀之者之心之忽然一動耳其不動者吾未嘗執以相繩也吾言吾固自贅之矣康熙癸亥夏六月新城于覺世鐵樵甫題

太上感應篇集傳

五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

太上感應篇

六

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長遏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禍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僊可冀欲求天僊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僊者當立三百善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誣諸同學虛誣詐僞攻訐宗親剛強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

乖宜虐下取功請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輕蔑  
 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  
 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陵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  
 為曲以曲為直入輕為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  
 不為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誣誣聖賢侵陵道德射飛  
 逐走發墊齶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毀人  
 成功危人自安滅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  
 之能破人之善形人之醜計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  
 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為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  
 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恥認恩推過嫁禍

太上感應篇

七

賣惡沽買虛譽包庇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  
 迫脅縱暴殺傷無故翦裁非禮烹宰散棄五穀勞擾  
 厭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  
 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  
 流貶見他富有願他被散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負他  
 貨財願他身死千求不遂便生呪恨見他失便便說  
 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侮而抑之  
 埋盡厭人用藥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兄強取強求  
 好侵好奪虜掠致富巧詐求遷賞罰不平逸樂過節  
 苛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訶風罵雨鬪合爭訟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  
 貪冒於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譏毀平人毀人侮直  
 罵神侮正棄順效逆背親向疎指天地以證鄙懷引  
 神明而鑿撰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  
 施設淫欲過度心毒貌慈穢食饕人左道惑眾短尺  
 狹度輕稱小升以偽稜真采取姦利壓良為賤設毒  
 愚人貪婪無厭呪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男不  
 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  
 妬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  
 作為無益懷挾外心自呪呪他偏憎偏愛越井越壚

太上感應篇

八

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醉臘歌舞朝旦號怒  
 對北涕唾及溺對龜吟詠及哭又以竈火燒香穢柴  
 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  
 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  
 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盡則死死有餘責  
 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  
 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  
 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安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  
 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  
 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

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其  
有會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厥善奉行久久必  
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  
日有三善二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  
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太上感應篇

九



太上感應篇集傳卷第一  
元和惠棟箋 德清俞樾續義 歸安姚學瑛注  
太上曰

箋曰太上者最上之稱春秋正義曲禮曰太上貴德春

秋傳曰太上以德撫民又云太上有立德經傳言

太上者皆謂五帝以前上聖之人真誥甄命授曰

太上者道之子孫審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為上

清真人為老君之師陶宏景注云此即謂太上高聖玉晨大道君也為太極左

真人中失黃又云昔太上以德教老子是以老子

道經云太上下知有之願歡堂話堂話四卷即以老子義疏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為太古上德之人是也書乃修真者述太上之

旨而為之當在玉鈔經易內戒赤松子經河圖記

命符諸書中晉以前書抱朴子所述而此篇言道戒尤關日

用尚德者用茲無悔乃君子之光易背義者以此

思憂禮實小人之福易是以昔人表而出之名之

曰感應夫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

故必慎所以感之者新序有感必有應自然之道也

續義曰太上有以位言者漢書高帝紀集注曰太

上極尊之儀淮南厲王長傳集注引如清曰太上

天子也有以德言者大戴記會子立事篇虛辨注

曰太上德之最上者老子釋文引顧注曰太上上德之人也有以時言者禮記曲禮篇鄭注曰太上帝皇之世陸氏釋文孔氏正義並曰太上謂三皇五帝之世也是古釋太上有此三科茲之所傳其兼時德而言乎嘗讀荀子書君子篇曰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太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今以荀子之言考之此篇自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之下皆所謂流淫之行怠慢之事姦怪之俗盜賊之罪也而荀子謂之太上之禁且由其道得其所好不由其道遇其所惡與此篇之旨若合符節前半所陳謂由其道而得所好也後半所陳謂不由其道而遇所惡也然則茲篇其即太上之禁乎雖文字不類先秦古書要必有所受之矣

注曰太上者最上之儀老君之師也此篇出道藏而所言皆儒者省身克己之要所謂感應即作善



降祥作不善降殃之旨蓋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有是非氣有順逆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慎所以感之者而已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春秋傳閔子馬之言無門言同一門出入也

箋曰虞仲翔注易以坤為鬼禍乾為神福乾坤為禍鬼是知禍屬陰福屬陽陽為善陰為惡故禍福以類相從字皆從示示神事也說文天者神梁然則禍福皆天也而不知轉移之者人也福兮禍伏禍與福鄰荀子吉凶同域憂喜聚門禍冠降之者天召之者人禍重於地福輕於羽羽叶有福不及禍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來連我韓非子自作難活天作猶可

續義曰此左氏春秋傳所載閔子馬之言按後漢書楊秉傳引此二句李賢注曰左傳閔子騫之辭文選撤吳將校部曲亦引此二句李善注曰左氏傳閔子騫之辭據二李之注則左傳閔子馬古本有作閔子騫者斯言也殆孔門之緒論歟

注曰召之為言感也禍福出入無一定之門為善召福為惡召禍人所自取天無容心也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此言感應之理也影者形動所生李詳案影古止作景

箋曰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屬擊庭鐘於外

而黃鐘應於內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劉向新序吉凶之於善惡亦猶是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書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聖人之言感應禍福速哉漢書

續義曰尸子曰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然則此語自古有之趙岐孟子章指曰惡出於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曰善惡之應甚於影響皆傳述斯言語意相近至東晉古文尙書出遂以入之大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而至今奉爲經義矣其實茲篇之出或猶在古文尙書之前未可尊彼爲經而薄此爲道家之說也

注日報之爲言應也善則福隨之惡則禍隨之未有形直而影曲形曲而影直者

增錄于氏贊言曰兩儀判陰陽則剛柔異而吉凶定焉人心分明昧則善惡殊而禍福隨焉太極自然之理人弗能違鬼神弗能違天地亦弗能違也天怒人怨凶咎相仍謂之曰禍與無妄之災不同心泰身安富貴壽考謂之曰福與偶然僥倖不同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門者門戶之門猶陣法之生門死門也有門則有關鍵方位門有時而開亦有時而閉無門則東行西走惟吾所之絕無阻隔絕無障礙所以如影隨形也召招而來之也禍福在天地之間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專待人之召之耳如君之召臣以旂則士至以旌則大夫至如鍊師之召神禁符則風伯至發檄則雨師至世人心無主見取旂旂符檄鶴突亂發自己亦不復記憶以至禍福紛至沓來應接不暇遂以爲不招而自至也豈不謬哉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五

箋曰抱朴子案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又對俗篇云上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其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合二文觀之司過卽司命之屬也是以禮記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鄭康成注云小神居人之閭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七祀皆主察小過故總謂之司過其或謂之司命者七

祀首司命故也。

續義曰司過之神卽下文所云司命也禮記祭法篇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霱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鄭注曰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正義曰司命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據下文云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正督察三命之事故知司過之神卽謂司命矣下文又云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彼言司命者斥其名也此言司過之神者舉其職也篇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太

中所云奪紀奪算或斥爲道家之說不知其本乎經義也學者束注疏於高閣故莫得其詳矣

又曰禮記正義引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則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解者以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然則依人所犯以奪算古有此說矣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鄭康成注曰不毗曰凶末冠曰短未婚曰折蓋各視其輕重以爲差矣後漢書鄭崇傳傳臣聞師曰犯神者有疾天之禍亦尚書家師說也至年以算計蓋亦古語史記武帝紀每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受皇帝泰元神

笑筭卽算也

又曰洪範六極三曰憂四曰貧是貧耗憂患固六極之二也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陽厥極憂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蓋古之儒者推天人相應之理明福極不爽之報使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恐懼修省而不敢爲非其意固甚善也後儒不信其言而勸戒之意微矣此篇先舉貧耗憂患二者以示警蓋以貧憂二極人之所尤畏也

注曰司過之神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七

者算者一日也洪範六極三曰憂四曰貧貧耗憂患乃死亡之漸猶吝爲凶之漸也

人皆惡之惡去聲

箋曰下流乃君子弗居多言爲詩人所畏玷汝南

之月旦詳劭先注難除六朝敕命並云洗除先注

目也殊洛邑之井疆書終身不齒禮豈非三代之

直道尙在於斯民四凶之不才載謠於人口乎禮

續義曰古無四聲善善惡惡皆一義之引申因其

善而善之因其惡而惡之無異讀也漢劉歆遂初

賦何叔子之好直兮為羣邪之所惡賴邪奚之一

言兮幾不免乎徂落魏丁儀厲志賦嘆世俗之參

差兮將未審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兮固真偽以

紛錯此皆愛惡之惡而仍讀如美惡之惡可知其

義之通矣既為惡人而求不為人惡是猶表曲而

求影之直貌醜而求鏡之妍也

注曰好善惡惡人心即天理也

刑禍隨之官刑

箋曰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子

宵人之行事夫各有所當矣兵在其頸語焉避害

也左傳天奪之魄執逃威也左傳

續義曰刑古字與型通尙書五刑之屬三千隸釋

引石經作型型者鑄器之法也有是罪必有是刑

猶器之適肖其型矣若夫刑之所不及鬼神亦從

而禍之說文曰禍害也神不福也明則有刑幽則

有禍亦可畏矣太玄曰後禍介介凶人之郵

注曰出禮入刑祥福求禍為惡之報如影隨形

吉慶避之

箋曰易道以乾為善為祥為福為祿坤為喪為惡

為殺為亂仲辨注易聖人贊易扶陽抑陰以陽為君子

太上感應篇集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陰為小人積惡之徒與陰同類故吉慶避之陽備

吉備慶也仲辨注易云陽吉陰

續義曰釋名釋言語曰吉實也有善實也既無善

實又何吉慶之有

注曰從逆則凶安得惠迪之吉積不善有殃安望

積善之慶其相反也若相避然

惡星災之

箋曰歲在家章長宏識蔡侯之禍星出癸女禱寇

知晉國之凶春秋類蓋德隆則彗星星隆則彗德

漢惟天時與人事相參斯六賊與五殘並會六賊

皆星德之不修禳之何益終逮於喪亡而已九

續義曰天官書有五殘六賊之名星經有哭星泣

星之號皆是惡星非必彗孛也管子備星掌和和

為事是人事實應星象昔賢人聚而德星見焉然

則凶人之所在惡星臨之矣

注曰在天為惡曜在人為惡念氣類相感災豈自

外至哉

算盡則死

箋曰抱朴子曰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稟數所稟

木多則紀算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木少而所犯者

多則紀算速盡而早斃是則占平公之疾無過十  
年驗伯有之凶不能五稔因語左傳算之盡也何日之  
有

繼義曰國語晉語曰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韋  
昭注曰非有禮法不能終十年非有義刑不能盡  
其年壽此即算盡則死之謂也

注曰人誰不死為惡不悛以致不終其天年不亦  
傷乎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箋曰武陵太守星傳曰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

中台司中下台司祿周禮案天官書文昌宮第四

星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是司命即三台三  
台即文昌也祭法王立七祀一曰司命皇侃禮疏

朝人佩六以為文昌第四星非也司命有二楚辭有太  
司命少司命七祀之司命乃少司命也在虛北星

經封禪書荆巫祠司命漢律祠祀司命皆謂少司  
命也別詳其大司命乃文昌第四星即星傳之上

台矣張君房雲笈七籤曰北斗九星第五丹元星  
天之北斗君主命錄籍上總九天諸錄中統鬼神  
簿目下領學真兆民命籍諸天諸地無不總統附

宏景真誥曰鬼官北斗君乃是北斗之考官此鬼  
一官又隸九星之精上屬北辰玉君耳又云鬼官  
別有北斗君以司生殺蓋上天北斗有所司察故  
鬼官亦置此職是北斗神君亦有二也竊謂顏超  
所遇斗君亦鬼官所置者非必天上星辰也事載  
記漢趙壹謝友人書曰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  
則三台北斗之說其來久矣

繼義曰周官大宗伯職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鄒司  
農云司中三能三階也疏曰案武陵太守星傳云  
三台亦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大尉中台中為司

徒下台司祿為司空三台之名蓋出於此上台司  
命與下文所云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者不同

彼司命即上文司過之神乃七祀之一此司命乃  
三台之一是天星也故云在人頭上矣史記天官

書云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  
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筐六

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  
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

曰三能蘇林曰能音台據此則文昌宮與三台皆  
近斗魁自來說天文者既以文昌宮之司命為上

台司中爲中台司祿爲下台而又以文昌三台皆  
近斗魁故舉而屬之北斗是謂三台北斗神君矣  
注曰上台司命中台司中下台司祿此三台也北  
斗神君主命錄籍紀者三百日也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

箋曰太上三尸中經曰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蟲  
爲人大害常以庚申之日上造天帝以記人之造  
罪分豪錄奏欲絕人生籍滅人祿命令人速死上  
尸名彭倨在人頭中中尸名彭質在人腹中下尸  
名彭矯在人足中玉樞經注云上尸名青姑中尸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上

名白姑下尸名血姑抱朴子案易內戒等書言身  
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  
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游行饗  
人祭醮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  
所爲過失

續義曰三尸之說不見經傳然葛洪神仙傳三劉  
根傳載神人韓眾謂根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伏  
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過使人不壽接到  
根於漢成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則三尸之  
說自西漢時已有之矣

太上感應篇集傳



注曰道家所謂三彭也  
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箋曰眞誥協昌期曰凡庚申之日是尸鬼競亂精  
神燥穢之日也不可與夫妻同席及言語面會當  
清齋不寢警備其日遺諸可欲太上律科曰庚申  
日北帝開諸罪門通諸鬼神訴訟羣魔併集以司  
天下兆人及諸異類善惡之業隨其功過多少賞  
勞謫過蒙分不遺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上

續義曰庚申屬金秉西方肅殺之氣故道家忌之  
太上科律曰庚申日北帝開諸罪門通諸鬼神訴  
訟亦猶王者順秋令而誅姦禁暴也鄭氏注禮記  
曰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萬物皆肅然改更君  
子於庚申之日宜體此意恐懼修省洗濯其心以  
副更新之義此則吾儒之所以守庚申而非止如  
道家之說也

注曰道家云三守庚申尸蟲伏七守庚申尸蟲滅  
人能慈忿窒欲慎言語節飲食使清明在躬志氣  
如神三彭不得持其權又安能勝其口徒區區不  
睡以守之疎矣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二七一

箋曰淮南子萬畢術曰為舉人姓名見鬼笑列傳蓋入公之輩有萬一卷漢淮南外篇今已見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御覽陸地蒙祀竈解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野禱書李少君以祠竈見上如前此部除子方輿曰竈神可以致福孫子獻祭竈請竈神形見因以黃羊祀之段成式酉陽雜俎曰竈神名隗又姓張名單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察一作祭洽一作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故為天帝督使下為地積已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剛上童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主

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日竈神名壤子也裸五行書曰竈神名禪禪單字相近蓋禪有晉司馬彪曰竈神也李義音吉杜公慙引字五經異義曰竈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博頻子郭衣黃衣司馬彪曰著赤衣狀如美女夜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

綴義曰竈者先王所列於五祀者也夫人生軀命所關莫大於飲食而竈則為飲食之所從出百物之積皆聚於此其必有神焉以主之明矣此先王之所以謹祀竈也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此說之近古者若乃酉陽雜俎諸



書虛設姓名羅陳子女無稽之談近於誕矣又符子正論篇雍而徹乎五祀即謂徹乎竈也蓋專言之則為竈通言之則為五祀古書多有此例此言竈神者亦專言之耳其實五祀之神皆能錄人功過上白於天不獨竈神也金人之銘曰勿謂不聞神將伺人

注曰竈者五祀之一去人最近其神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凡人為不善於冥冥之中者以為人莫我見耳豈知司過之神在人闕北斗神君在人上尸神在人身竈神在人家昭布森列非可誣也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主

也一動念一矢口一舉足可不懼哉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箋曰抱朴子曰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紀算之說其來遠矣初學記引河圖曰河圖洛書共四十五篇非今所謂河洛也黃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算三萬六千賜紀二十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凡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又云孝順二親得算一千天司祿所表事賜算中功抱朴子曰紀者三百日也段成式算者三日也孫思邈亦云李昌齡傳云紀之為說一云

十二年此俗說一云三百日算之為說一云百日成式一云一日棟謂人上壽百二十依河圖之說算主百年紀主二十年合於上壽則算為一日近之續義曰諸家言紀者其數不同尙書畢命篇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傳曰十二年日紀正義曰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日紀是一紀十二年固古說也雖晚出之書不盡可信然古文尙書亦出魏晉間與此篇之山大畧同時然則此篇所云奪紀者亦必以十二年為一紀明矣紀為十二年則算當為一歲歲星太歲十二年而一周天是為一紀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一周天是為一算

注曰三百日為紀或云一歲或云十二年一日為算或云三日或云百日抱朴子曰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其實事迹之惡皆起於心故君子必慎其獨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箋曰抱朴子曰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玉鈴經曰欲求僊者當以忠孝友悌仁信為本若行不修而但求元道無益也又云立功為上除過

太上感應篇集傳



次之

注曰欲生其形先生其心善惡者心之所由生死也大小之過如非義而動以下所言皆是

坤錄于氏贊言曰太上勸人為善開章即言天地有司過之神又云錄人罪惡又云言人罪過並不說天地有司善之神錄人功德言人善行何也此其理先聖言之詳矣大學曰明德孟子曰性善曹溪六祖曰菩提自性本來清淨可見人生之初箇箇皆是好人材料只緣習氣不好江河日下至於今日無不爭奪之利名無不食糲之嗜欲無不報復之冤對無不打算之機關將普天下打就口舌凶場是非惡海人生六七歲稍有知覺便見有過之人十餘歲嗜欲漸開便想作過之事習慣成自然遂以為善為勳間奇事而得過為固然竟有自少至老不曾作一件好事者前唱後和彼此趨何自而生思過念頭乎此點念頭他人再替不得天地鬼神明知其故但不能教人猛省於無過之先又不能任人放肆於有過之後止得按律治罪細加譴罰天地鬼神諒亦痛之惜之而無可如何也然此點念頭畢竟未嘗斷絕忽然省悟便思悔

二七一—一三三

過既思悔過便不為惡既不為惡自然為善若既不為惡又不為善人心無此第三條路故太上問章言惡不言善言罰惡不言賞善也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未嘗云假我數年無求明方大學之明明德孟子之存之六祖之見性都是在自己心地上淘洗得十分乾淨便是盡頭工夫不會另添出為善方法也不思去惡而遮思為善譬如人自糞溷中出來不取清水沐浴遂衣冠見客方且自詡曰我已妝飾齊整矣有不掩鼻而過之者乎。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太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箋曰薰蕕不同器邪正不並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荷子不揆於是非則有多岐之患不齊於進退則有羸角之凶易是以君子務以道為折衷也。

續義曰是道非道即荀子所謂由其道與不由其道也太上之禁具於此篇其說見前。

注曰道者人所當行之路是則進毅然必為非則退介然自守周子曰果而確無難焉。



不履邪徑詳案邪當作表說文曰表箋曰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為防姦也周君子之所由有義路有禮門惟其行之卓卓故能履之坦坦若大道甚夷而人偏好徑老射邪趨疾康或橫奔失路楚一蹉足時終身莫贖矣。  
續義曰禮祭義篇道而不徑正義曰正道平易於身無損傷邪徑險阻或於身有患論語雍也篇行不由徑正義曰行遵大道不由小徑是方也禮記正義所說見君子保身之哲論語正義所說見君子律己之嚴。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五

注曰履邪徑而得焉是詭遇獲禽也履邪徑而失焉是多岐凶羊也君子遵道而行而已矣不欺暗室。

箋曰室有屋漏天有旦明審爾動靜及爾出王明如字事無幽而不顯行無隱而不彰是以顏回不改容於夜浴選環不變節於宵行叶抗劉夫惟整靈臺之方寸自能止虛室之吉祥也莊

續義曰詩云尚不愧于屋漏毛鄭異義毛云西北隅謂之屋漏則謂當室之白日光漏入乃室中之明處也鄭云屋小帳也漏隱也正義申之曰屋漏

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則謂  
室中之暗處也此云不欺暗室於鄭義爲近矣歐  
陽詹暗室箴曰勿謂旁帷上蓋天鑿無外勿謂後  
掩前扁神在無形後之君子尙懷斯言

注曰室自暗心亦暗乎人可欺心可欺乎君子之  
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增錄于氏贊言曰進退以心言當仁不讓於師是  
道則進也見不善如探湯非道則退也凡邪徑必  
有最便捷最動人處使人神往爲其所誘不能出  
矣不欺暗室中庸所謂慎獨也勢之最便而事之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王

最易者莫如欺暗室暗室有二有形之暗室暮夜  
是也暗室之處子梁上之君子所恃者暮夜耳無  
形之暗室方寸是也險而至於腹劍妄而至於斐  
算所用方寸耳暮夜之欺欺人方寸之欺自欺而  
同歸於欺天此善惡眞關頭學道眞本領如人身  
萬病之根本也知此病者一言藥之曰十日所視  
十手所指

積德累功詳案累當作案  
說文云案增也

箴曰無憤憤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絲絲之事者  
無赫赫之功大戴禮蓋德不積不崇功不累不廣積

太上感應篇集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  
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矣荀子

續義曰周禮注曰在心爲德尙書正義曰據其勳  
業謂之功然則德功一也分內外言之耳老子曰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  
行始於足下潛夫論曰積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  
積下不已必極黃泉之深其在周易地中生木升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正義曰地中生木始于  
毫末終至合抱君子象之以順行其德積其小善  
以成大名故繫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王

注曰有得於己爲德有益於人爲功德必積而後  
高功必累而後大心必誠而後德能積功能累  
增錄于氏贊言曰忠恕謙和步步存一分厚道是  
之謂德放出手段很行方便是之謂功積如積穀  
之積一日滿一日累如累土之累一層高一層功  
德本無兩途積累約有四種極與世人聚財相似  
無所求而積累者如富翁勤儉治生賈埒陶白一  
錢不用然舉天下梓澤蘭亭燕姬吳女照十乘之  
明珠高數尺之火樹無不踵門求售以他人不能  
出善價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唐之房杜姚宋宋之

二七一五

韓范富歐是也。有所求而積累者。如貧人心愛一物。欲買無資。減衣省口。今日積一錢。明日積五分。待至價錢如數。所買無不獲者。若欲別買他物。又須重新積起。近今之人有行之者。袁了凡之三千功求舉人。三千功求子。一萬功求進士。是也。其或祖功宗德。少年顯達者。如陶朱公少子。生長富貴。既不知財。所從來。未免過於揮霍。揮霍其能禁也。其如有時用盡。何稍一撙節。終身素封矣。至於根本本來。涼薄。生平又多過失。窮而思返。愧悔洗心者。如寒人兒生無立錫之地。又因少年孟浪。借債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五

妄費。迨至衣食不周。逋負叢集。無可奈何。忽然提起精神。學作人家。索債者見其如此。反不便十分催促。不消幾時。漸漸豐裕。迨其久也。囊有餘金。倉有餘粟。雖極重利錢。不難一時算清。一手兌足。復債主亦歎然而去。還債既完。餘者皆為己所受用。無所不可矣。世人日日憂貧。日日揮金如土。無乃非長算乎。

慈心於物。慈心即不忍之心。物兼人物言。

箋曰。毛之在躬。拔之則痛。指之在臂。斲之則啼。壯身且如此。物亦宜然。本之為慈。推之為恩施。諸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民則為仁。及於物則為愛。皆心為之也。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漢仁者之壽考。美意之延年。荀非其驗歟。

續義曰。左傳正義曰。慈者愛出於心。思被於物也。此即慈心於物之謂。荀子曰。物也者。大其名也。春秋繁露曰。物也者。洪名也。然則物之所包者。廣兼人物而言之矣。

注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故慈為三寶之首。

忠孝友悌。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五

箋曰。臣之事君。無逃於天地。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莊兄弟者。其初一人之身也。蘇洵臣忠子孝。兄弟悌。所謂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雖然。

吾竊謂君子之道。四教孝為先。天下之大戒。二。莊安親為始。孝經緯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春秋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未有孝而不忠者也。書

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未有孝而不弟者也。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荀爽而當時人才特盛。忠孝成俗。非崇本之效歟。

續義曰。臣忠子孝。兄弟悌。人道之大經也。雖然。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為五倫茲於五倫舉其三何也曰三綱之中君臣父子為重六紀之中兄弟為親人能盡忠孝友悌之實則於三綱六紀無不處之得宜而百行固已備矣

注曰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遂有欺君而不顧者矣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好貨財私妻子遂有忘親而不顧者矣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聽婦言乖骨肉遂有閔牆而不顧者矣誠能去人欲全天理藹然為忠孝友悌之人則大本立而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五

萬善生矣

增錄于氏贊言曰道書云世人學儂雖歷劫修行未易成就惟大忠大孝命終之日立證儂班如顏魯公既殉李希烈之難數年後其鄉人見公於羅浮山頂命寄家書書至有老蒼頭發視手蹟宛然啟棺寂無所有此大忠而證儂者也明世宗朝建金錄大醮主法張真人伏壇奉表自子至午方起上問故曰此表須經文昌府因左右二儂官不到耳問儂官何人曰孝子姜詩董永是也此大孝而證儂者也夫人不忠不孝則天刑國法俱在不赦



之條而盡忠盡孝上天眷祐如此天下豈有不願得儂之人乃不旨依此簡便良方鍊成九轉大還丹乎嘗疑忠孝乃臣子本分內事何以食報如此之隆只緣此二字人人曉得人人作不得身登仕籍未免富貴蕩其心年既長成未免妻子分其愛若將君父之恩想到親切著實處雖欲不忠不孝而不忍矣為臣者想人生爵祿名位雖吾命所應得然此是何人掌握何人付與之物在朝廷一視同仁固非有私於我然豈私恩當感公恩遂不足感乎世間朋友往來受人一扇一鐘之惠則必感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五

而思所以報之今受人之魏科高第紫綬金章而略無分寸酬答無乃太薄情乎不但已也士子讀書不遇農工商賈艸野謀生目不見九重宮闕似無君恩可言然試思一方之地荏苒竊據以命符兵則淫殺虜掠朝不保暮非賴朝廷之兵甲威福殄滅而安全之亦安能令四海之內居者朝起夜眠田廬無恙行者牽車放櫂水陸無虞坐享太平之福安家樂業以長子孫如此也即使追呼徭役供頓艱難不猶愈於刀槍隊裏逃生風鶴聲中奪命乎念及此則儂夫牧豎織婦耕夫處處皆君恩

時時皆帝力。何況讀書食祿之人。不識一箇忠字。亦可以少愧矣。為子者。想父母生我。何故有不孝者。只緣天下有溺愛之父母。亦有不慈之父母。而從無望報之父母。於是人子之心。以其不望報而遂安焉。不報矣。報親之法。無有窮盡。然就常情論之。畢竟以奉養顯揚二事為主。奉養之道。各隨其力。總計天下父母。大約富貴者十一。而貧賤者十九。人到中年以後。精神漸倦。嗜好必漸多。而謀生亦必漸拙。所恃者。都下少年為之料理耳。若聽其有求不得。有謀不遂。而感嘆歎歎。不亦大可惜乎。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三五

貧人奉養。亦非難事。父母既處寒微。眼界本來不大。布素衣裘。時新食品。隨意一物。皆可娛親。所費原自無多。得之已生歡喜。況人雖極貧極苦。未有終歲無一錢之入者。但能先儘一人之用。而後及其身。而後及其妻子。即竭力之道也。若夫富貴之家。即將父母所遺之物。還以奉之父母。不過略費一番調度體帖。而猶不有効。此微勞也。不但仁人。亦太不才矣。顯揚之事。全要仰體父母望子之心。人間名利。雖非可必得之物。然為人子者。即讀書而頻年下策。力田而累歲凶落。貿易而連番折本。



而苟能刻苦埋頭。努力胼胝。盡心營算。置其身於可貴可富之地。使父母意中常作一作封翁作財主。妄想亦是養志之一訣。為人子而使父母無想之可矣。則其心痛矣。每見弟兄眾多。家庭不睦者。輒謂父母偏愛。或謂父母勢利。夫偏愛必有所以可愛之故。勢利必有所以勢利之故。堂堂男子。何不發憤為雄。使父母偏愛及我。勢利及我。而反怨勝己之兄弟乎。嗟乎。子生三年之內。懷中提抱。口內含餵。與父母何等親切。偶然他人抱去。即使啼哭思親。乃日長一日。日疎一日。不但天性漠然。甚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三五

至反生許多求全責備。父母之為父母也苦矣。  
正己化人  
箋曰。表曲則影邪。源清則流潔。其身不正。而能化及天下者。未之有也。素書曰。釋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是。故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也。續義曰。正己者。自修之學也。化人者。成物之功也。未有不正己而能化人者也。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正人也何有。又曰。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故正己化人。事相因也。荀子曰。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化人者。豈必相督責哉。

子夏曰師人以正孰敢不正莊子曰正容以悟之  
使人之意也消

注曰以忠孝友悌之事盡之已是謂正已使天下  
之人皆爲忠孝友悌之人是謂化人已不正則人  
無由化正已而不能化人則己之責亦未盡正已  
者所以體天地生我之心而不敢廢也化人者所  
以體天地生人之心而不忍棄也

矜孤恤寡

箋曰藐孤之意曾不知悲恤緯之心每懷無告是  
以君子之絜矩務在恤孤先王之啟監至於屬婦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天

惟施恩於不報其利博哉知發政之必先爲惠大  
矣

續義曰絲寡孤獨先王發政施仁所必先而太上  
之教首及矜孤恤寡者幼而無父老而無夫尤可  
憫也管子入國篇有恤孤之法凡國都皆有掌孤  
士人死無父母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  
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  
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  
飢寒身之賸賸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其法詳善  
後世可仿而行之又有合獨之法其意亦主於恤

太上感應篇集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寡然云取絲寡而合和之子田宅而家室之則古  
今異宜非可施於後世

注曰矜恤不是虛存此心隨吾力所能及而周給  
之保護之使孤子得遂其生寡妻得全其節善莫  
大焉

敬老懷幼

箋曰貴老謂其近於父也慈幼謂其近於子也  
舉斯心而加諸彼乃謂推恩己不欲而勿施人方  
能行恕蓋老安少懷之志天子非有餘匹夫非不  
足惟力行何如耳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天

續義曰古者天子巡守先見百年者晉悼公之霸  
也年七十者公親見之備曰王父天子諸侯且然  
況庶人乎是故十年以長則兄事之年長以倍則  
父事之凡以明敬也至懷幼之文本於論語孔注  
曰懷歸也於義未密里仁篇懷德懷土懷刑懷惠  
孔注並訓爲安此亦當同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變  
文以成辭懷亦安也夫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君子  
之於牛馬如此而況於人故老宜安少亦宜安據  
周官鄉大夫職國中自七尺以下六十以上野自  
六尺以下六十有五以上皆不給公上之事是即

二七一 一九

老安少懷之義矣

注曰敬所當敬無侮老成人懷所當懷無弱孤有幼此不敢不忍之心也

昆蟲艸木猶不可傷昆蟲也古文作蠱從二虫蟲之總名也

箋曰帝舜使伯益掌艸木鳥獸而命之曰汝作朕

虞書蓋以萬物為一體也艸木有生而無知昆蟲

有知而無義本荀子而皆秉天地之大德而生是故

蠱舍蜚蠊山不槎葉語魯聖王以之立政啟蟄不殺

方長不折禮君子以之律身

續義曰商書曰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三

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賈子曰文王之時德及鳥

獸洽于龜鼈咸若蓋古帝王澤及萬物類如此是

以魯里革之告文公也曰山不槎葉澤不伐天魚

禁鯢鰓獸長慶虞鳥翼殼卵蟲舍蜚蠊蕃庶物也

抑又聞之穀梁子曰猶之為言可以已也昆蟲艸

木其細已甚而猶不可傷餘可知矣孟子曰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循其序而言也太上曰昆

蟲艸木猶不可傷舉輕以見重舉小以例大也

注曰昆蟲至微艸木無知猶不可傷而況人乎所

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宜憫人之凶詳案欄古件問說文云問事者在門也

箋曰惟狂未聞克念書遂入禽門法枯惡莫有檢

容流為凶族第思憐年之多暴非天殊於降才夜

氣之格凶是豈人之本性是故作凶事為凶人左

常人之所畏也賢人之所惡也聖人之所悲也

注曰人之凶惡者或氣質之偏或習俗之失迷其

本性而不自知宜悲憫化導之不當忿疾于頑

毋錄于氏發言曰凶者凶惡之凶非吉凶之凶也

凶人未有不得禍者故可憫憫之奈何勸之而已

勸之奈何婉言開導勸也危詞警戒勸也不得已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三

而痛加懲罰亦勸也有勢則以威行無勢則以智

誘要在於至誠感動而已桐城姚司寇曰人能勸

一庸人為善世上便多了一箇好人能勸一惡人

為善則世上少了一箇惡人又多了一箇好人其

功更倍昔杭州某生才而狡專陰謀取利尤惡釋

道二教偶游靈隱寺值某禪師升坐說法遂酬酒

大罵師下坐獻果茗甚謹猶罵不已師俯首遜謝

俟其酒醒取所藏鐘畫置几上曰聞秀才好之願

以為贈其人色稍和受而去亦不甚謝師復送之

出山行三里許猶不肖別其人始訝而問故曰老

僧捨不得秀才問何爲捨不得曰秀才如此美也  
老僧何忍大開兩眼看秀才入無間地獄其人  
覺感悟盡改所爲此真能憫人者也若與善人相  
遇則初見既無機械久交又可輔仁何樂如之至  
於鼓舞之併揚之更不待言矣

樂人之善

箋曰君子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善亦樂人之善  
也大戴禮龐士元拔十矢五猶足爲歡孔文舉去短  
併長尚堪同調俱見本傳唯秉彝之良不異斯懿德之  
好無私鶴之在陰自相鳴和易蘭之同臭易豈有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三

差池左傳宏長道業其在斯乎

續義曰善與凶對則善猶吉也說文曰善吉也是  
其義矣易傳曰吉凶與民同患此卽憫人之凶樂  
人之善之意言同患不言同樂從一而省耳韓非  
子曰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  
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  
也鄭康成注儀禮曰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  
成之有凶事則樂與賢者哀戚之是聖人制禮亦  
本此意以爲節文而已

注曰爲善最樂其在人也猶其在己也物我無間

太上感應篇集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善根深而善量廣矣

濟人之急救人之危

箋曰枯魚在肆仰升斗之無由莊窮鳥入懷望彈

丸而知畏地壹物猶如此人何以堪雖君子之固

竄論語相矜爲義唯善人之在患弗救不祥音昔人

所云飢食而寒衣子生死而肉骨左傳非仁心爲質

者漢書曷能如此哉

續義曰此卽所謂憫人之凶也論語曰君子周急

不繼富以急對富言則急者謂不足於財也禮記

季春之月賜貧窮振乏絕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三

暫無謂之乏絕雖有長暫其急則同皆所宜濟也

危則以事言之周官大司徒之職五族爲黨使之

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矜相矜者濟人之急也相

救者救人之危也然古人之辭多互文見義非黨

之人必不相矜州之人必不相救也

注曰貧無以自存謂之急難無以自解謂之危濟

之救之隨分自盡一飯可以活人不待有餘財片

言可以生人不待有餘力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箋曰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善

二七一

若已有善見人有過如已有過此有虞氏盛德也  
皆見尸子夫舜之立心如此所以和五典而無違教實  
四門而無凶人亦思舜何人也子何人也亦有為者  
亦若是而已

續義曰呂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  
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  
荆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夫至無人之  
見存則人之得失與己之得失尚何異視之有故  
其始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其繼也樂  
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五

注曰見人得意當生歡喜心不可生媚疾心見人  
失意當生憐憫心不可生喜幸心視人如己則心  
平矣

增錄于氏贅言曰得失分兩種地位看局內之得  
失譬如兩人同試瑣聞一人登第得者不自喜而  
但悲其友之失失者不自悲而但喜其友之得此  
非人情不可為訓但能獲傳者不驕被黜者不怨  
足矣局外之得失如人並不進場乃見人之登第  
而忌見人之下第而喜而其人初非與我有隙者  
則吾不知其何心也推而至於錙銖絲粟之事莫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不特然諺云憂人富自怕窮無非嫉妬之心為之  
也佛氏之教人也曰推倒人我山豈開煩惱礦呀  
豈易言哉

不彰人短

箋曰蓋失數美左傳人之恆情是故接物之道不貴  
其能察貴其能容君子賢而能容罷音知而能容  
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褻音荷惟有容而後知德  
之大也惟能容而後知量之遠也

續義曰家語載孔子之言曰吾聞與人交推其長  
者遠其短者故能久也然則彰人之短豈君子賦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五

抑又聞胥臣之告晉文公也教者因體能質而利  
之者也或施直縛遺條家瓊侏儒扶盧矇跛修聾  
聾聵司火淮南子伊尹之與土功也修脛者使  
之跖鏹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偃者使之  
塗是古之君子非惟不彰人短抑亦善用人短矣  
注曰人非聖賢安得每事盡善故寸有所長尺有  
所短隱而不彰所以全人之名

不術己長

術說文作術  
行且貴也

箋曰人各有能物各有伎深則藏淺則露舒張質  
物劉造行而且賈說文市人皆掉臂而不顧史記乃知

一得之不足備偏長之不足恃也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或矧伎能非全才尤當宏此遠謀也

續義曰周單襄公曰君子不自僞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斯言有旨哉越大夫石買曰衛女不貞衛士不信說文曰衛行且賣也安有君子之守身而為負販者之行乎禮曰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卷

注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況急於自衒其所長亦可知已是以衣錦者尙絢裏玉者被褐增錄于氏贊言曰天下之最可恨者莫如人彰我之短我有短而不自知彼雖肆意識誦我心亦不服我而自知其短方且慚愧掩覆之不暇而彼復戲談而樂道之有不切齒而去者乎天下之最可厭者莫如人衒彼之長人有長而我不知之彼雖滿口矜誇我心亦不信我而既知其長方且豔羨忌嫉之不暇而彼復鋪張而揚厲之有不掩耳而走者乎庸人之情大都如此最足招尤故宜痛

太上感應篇集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戒卽有喜聞已過之賢者亦但可以規本人而不可以告他人卽有自愧弗如之賢者亦但聽彼之服我而我不可自言此中用力處無他常將人已二字反照而靜觀之自不覺見人之短而思護見己之長而愈謙矣

過惡揚善易大有之詞 過猶匿也

箋曰火天之象無所不照大有之義無所不包君子法卦象以察物而分善別惡人無適情師卦義以容人而過匿衰揚人皆喻志公此順天休命之道也說本 王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卷

續義曰隱惡揚善舜之所以為大知也說苑曰言人之善澤於膏澤言人之惡痛於矛戟是以孔子之告子貢也曰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其在周易過惡揚善著於大有之象正義曰大有包容之義故君子象之亦當包含夫過絕人之惡念發揚人之善心是即所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者非但包含而已

注曰惡則過之而弗宣善則揚之而弗蔽率天下之人為有善無惡之人所以順天休命也

推多取少推吐雷反曲禮曰分毋求多雲爻七 數老君崇百藥曰推多取少是一藥

二七一三三

箋曰讓德之主也爭亂之端也魯國男兒尙和梨  
小孔安邱博士豈識羊肥甄當由欲者不多是以  
取之忘少本世知此者可以息爭可以興讓

續義曰晏子曰富如布帛之有幅焉吾不敢貪多  
所謂幅也旨哉言乎能守此戒人不厭其取矣齊  
人與子雅邑辭多受少當時侮其忠管仲與鮑叔  
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爲貪知其貪也然此  
乃豪傑跡弛之風非士君子之行矣叔向賦獵功  
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以此處人則可以此處已  
猶未也曲禮曰分毋求多此則君子所以自處矣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五

昔邾婁叔術致國於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  
曰不可三分之曰不可四分之曰不可五分之然  
後受之是以見貴於春秋雖然推多取少者人之  
道也擇多益寡者天之道也故老子曰既以爲人  
己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注曰分毋求多詳讓之心禮之端也

增錄于氏贊言曰財之爲物天地元氣也堯舜之  
治不過阜財平天下之道不過曰理財人生世上  
非財不生自王侯以至於庸奴皆以財之多少分  
資之豐儉自簞食瓢飲以及明珠白璧皆以財之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多少分價之氏昂自父母妻子以至萍水相逢皆  
以財之多少分情意之親疎厚薄況人之嗜好各  
有不同至於財自沙漠苦寒之地以至海洋蠻獠  
之鄉有不愛財之人乎始生卽靈襪襪既死又需  
棺槨有不用財之日乎惟其爲必不可少之物則  
有必不能多之數天下之財無窮無盡而一人命  
中之財不可增不可減此理之顯而易見者也用  
財之性各有其偏慷慨者一擲千金鄙吝者一毛  
不拔廉潔者卻之於昏夜貪橫者攫之於白晝夫  
慷慨之與廉潔固皆美名然慷慨而過則牀頭盡  
而不可繼矣廉潔而過則晨夕缺而俯仰怨矣若  
鄙吝者與貪橫相較所去甚遠鄙吝者不過識見淺  
陋錮鍊如寶如蜂之護蜜如狙之藏果如稚子之  
懷餅餌豪不有分以與人然尙是自保其所有故  
人極厭之而天不甚怒之貪橫者欲得其所本無  
則有不可限量者貪心一熾終無滿期如魚吞舟  
如蛇吞象兄弟爭而相鬪朋友爭而相讐以至強  
賊之殺人墨吏之枉法姦臣之賣國皆貪之一念  
爲之也篇中於食財之禍危言申戒不啻再三然  
戒人之妄取而直教人以不取則又必不可行故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五

拈出多少二字使人隨宜斟酌以爲取財之正道也多少之數本無定衡貧者得一金不以爲少富者得萬金不以爲多廉者當得百金而止得十金不以爲少貪者當得百金而竟得千金不以爲多惟平心公道度量吾應得之數而取之不過其分卽取少之法也大而居官之廉奉小而傭工之酬直莫不皆然然人心患少望多自然之情但能隨緣領受不起爭競校量已自不惡乃太上使人見多而反推之何爲此不近情之論也噫有說矣財之來也其源不一眼前可取之財未必非吾命中

末上感應篇集傳一

聖

所有然冥冥定數畢竟無從稽考萬一非吾命中所有則漏脯鳩酒其可飽乎故莫如推之非吾命中所有而推之固可以免過矣是吾命中所有而吾誤推之彼必將他途再至慎勿不能忍而孟浪於眼前也此在富貴者猶易而在貧賤者更難知其難而力爲之使鬼神鑒此一點不敢孟浪之心則雖地處艱難當不至有不聊生之苦信得眞守得定則取少之道卽致富之道也

受辱不怨老君崇百藥曰受辱不怨是一藥

箋曰以白造緇曰辱鄭氏儀禮註身本潔白而隨以汚

太上感應篇集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辱宜其怨矣雖然有義辱者有勢辱者犯分亂理辱由中出謂之義辱譬侮掉搏辱自外至謂之勢辱荀子義辱爲辱勢辱不足辱何怨之有夫惟不怨是以寡怨

續義曰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辱固君子所不受乎雖然韓非有言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譬彼伯王且然況士庶乎說苑曰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君子自有良貴外物之辱非辱也何怨之有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從而叱之唾

末上感應篇集傳一

聖

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月不得卻而自殺斯人也謂之志士則可矣非君子之道也呂氏載之春秋斯爲戰國之書注曰我無取辱之道直謂於不知己耳何怨之有若辱由自取正當動心忍性發憤自強怨人何爲增錄于氏贊言曰謹案涅槃經言昔有一人讚佛爲大福德相或曰何以見之曰打亦不瞋罵亦不怒非大福德相乎今人不知此爲福德相而本身

二七 二五

恥之曰受辱。傍人鄙之曰軟弱。此順心所以日熾也。不知辱不辱在彼受不受在我。問諛言而喜是受詔也。問詭言而怒是受辱也。心能不受耳。聽何傷如火燒空。如風吹地。人當受打受罵時。但自念曰。彼來成就我福德相矣。榮莫甚焉。何怨之有。受寵若驚。

箋曰。高位實疾顛。漢書厚味實腊毒。厚味喻重祿。以上見周語。子家懷思於魯。人亦謀之。公子懼。遷於秦。天所贊也。左傳。蓋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晉語。雖危而無咎者。其二之乾乾乎。以恐而致福者。其初之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星  
號號乎。易

續義曰。老子有寵辱若驚之文。孔穎達於周易正義申其說曰。既得其吉。又患其失。斯言殆失之淺乎。誠如是也。患失之鄙。夫能之矣。河上公曰。處高位如臨深危。貴不敢驕。富不敢奢。吾有味乎其言。注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寵至益戒。惕然若驚。則高而不危。滿而不溢。

施恩不求報。曲禮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謂太上則望報也。老君崇百業。曰施不望報。是一藥。詳案施子之施。古作做。說文云。做。敷也。施。旗兒。非此義。箋曰。此太上之行也。天地有覆載之恩。父母有鞠



育之恩。然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者。三國志。以天地之量。大父母之情深也。太上具天地父母之心。奪之不以為損。子之不以為益。愛之不自以為為仁。利之不自以為為義。所謂下知有之者也。其次奪之知損。子之知益。愛之為仁。利之為義。所謂親之譽之者也。七經小傳

續義曰。莊子曰。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古者施於人而不得其報。曰沈。得報曰浮。故管子曰。沈浮示輕財也。施恩求報。何其視財之重。歟。施而不德。宋樂氏之風。君子所宜取法矣。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星  
注曰。施所當施。豈望報乎。全吾不忍之心而已。

與人不追悔。  
箋曰。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蓋為益之大。莫大於信。為惠之大。莫大於心。注。王弼。益而有孚。惠而心。何悔之有。唯不追悔。是以無悔。吉又何之矣。續義曰。說苑曰。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既以與人。何悔之有。孔子曰。有而不施。窮無與也。誠念及此。自無悔矣。

注曰。當與本無可悔。既與亦不必悔。心無係吝。則光明矣。

增錄于氏贊言曰古來施與當厄而食報非常者不可枚舉然皆是天相吉人冥冥獲福受恩之人何嘗必報稍存求報之念則善心全是私心稍動追悔之思則好意反成惡意矣嘗思禽獸猶知報恩焉有受人恩而不感之理不知天下最難堪者莫如德色德色一露感者生慚露之不已慚化為怨矣昔有捕盜吏曾救一人之命後其人漸富而吏轉貧偶過其家舉家出拜留飲極蒸吏酒酣大言曰汝非吾力則妻子婢僕及目前所見之物何一為汝有今汝富而吾反貧矣何哉言訖遂宿於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畢

其家其人計曰彼望報之心太奢報之不能滿其意不報禍必及我矣不如殺之遂縛其首嗟乎救人之命反以自殺其身彼人之凶惡固無論而吏亦豈能無罪哉可為炯戒

所謂善人

箋曰禹偁善人左傳為無惡也論語朱注行惡見樂為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為善未熟至

其善熟自見受樂成實然則季氏之惡已熟漢書其中必苦國語東平之善最樂後漢亦在乎熟也

子孟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續義曰此言善人即下文所謂吉人吉與善同義說文曰善吉也吉善也注曰善人不自知其善也實至名歸耳人皆敬之

箋曰人無有不善善人者民之望也君子見而改容小人聞而革面敬人者人恆敬之盛德之所致也

續義曰禮記少儀注曰恭在貌也敬又在心然敬亦未始不以貌言皇侃曰肅肅悚悚是為敬心拜伏擊跪是為敬迹古之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畢

儼然人望而畏之故曾子曰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子夏曰敬人以禮孰敢不禮

注曰孟子曰敬人者人恆敬之揚子曰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請善人能自敬者也能敬人者也

天道佑之

箋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邱穎引易云亦見太公金匱及說苑金人銘善人天地之紀也左傳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續義曰郭康成注論語曰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書言天道皆主吉凶禍福而言故國語曰我非

韓史焉知天道佑之言助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國語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既為善人則天道自佑之矣

注曰天之所助者順也

福祿隨之

箋曰福者天所錫也祿者人所受也好德錫福書令德受祿詩天之道也

續義曰詩樛木篇福履綏之福履將之福履成之

毛傳曰履祿也然則福履即福祿古今語耳此言

福祿隨之義本於詩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名祿者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星

錄也上所以敬錄接下所以謹錄事上人君以保王位為福祿下民遇善時亦曰福祿詩正義言

之詳矣

注曰書紀五福詩詠百祿為善之報如影隨形

眾邪遠之遠于萬切

箋曰義厭伊葉切不惠德勝不祥漢書鬼不神於有道

子妖不作於守常左傳乃知庶疫剛瘳剛邪中文不

在逐彪古彪字之殺改音亥而在制行之直方也改

大剛邪也辟邪之印以玉為之見說文

續義曰賈子曰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是正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與邪相反也古之君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然則邪惡得而干之晉文公見大蛇當道退而修政而蛇死漢武帝使越巫詛董仲舒而越巫斃是以淮南子曰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邪不勝正自昔而然廊道元謂會參所居梟不入郭非虛語矣

注曰邪不勝正

神靈衛之

箋曰神者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唯仁是福唯德是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星

依皆見左傳昔者三苗之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天神

降而輔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國家

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見隋巢子是其事也

續義曰會子天問篇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

曰靈是神靈分屬陰陽然義亦相通故靈臺篇毛

傳曰神之精明者稱靈古之君子制行合於神明

自有受福於神之事文子曰積道德者天與之地

助之鬼神輔之

注曰神依人而行

所作必成

箋曰同心為善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何休公羊注

名將成而物敗之者偽也有所欲而天必從者誠

也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成徐幹中論

續義曰語曰善作者不必善成非作之難成之難

也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韓非子曰夫緣道理

以從事者無不能成

注曰无矣之往得志也

神僊可冀

箋曰抱朴子曰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

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

之吉惡人之苦苦疑當作凶謂凶事也周人之急救人之窮

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

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疾妬勝己不嫉諂

陰賊如此乃為有德受福於天所作必成求僊可

冀也以上抱朴子文王陟而在上詩矍為明神賈誼黃

帝合而不死史記去而上僊莊子豈虛語哉

續義曰神僊之說不見於經傳然秦漢間相傳有

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高之流則知古有此說

矣神僊非有異術惟以仁義為本是以莊子曰古

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游逍遙之虛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吳一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注曰神僊者不死之名善者心之生道也彼見善

不為者心已死矣尚冀形之長生乎

欲求天僊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僊者當立三

百善

箋曰天數十二左傳言一千三百非其次三當為二

字之誤也抱朴子曰聞之先師云僊人或昇天或

住地要於俱長生玉鈴經鈴疑作鈴曰人欲地僊當立

三百善欲天僊當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

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

善數耳以上皆抱朴子真誥甄命授曰積功滿千雖有過

故得僊功滿三百而過不足相補者子僊功滿二

百者孫僊子無過又無功德藉先人功德便得僊

所謂先人餘慶其無志多過者可得富貴僊不可

冀也

續義曰一千三百當作一千二百惠氏已訂正矣

抱朴子曰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

士游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

仙然則仙之一名有此三等古仙字作僊從惡惡

升高也其天僊之謂乎今僊字作仙從人從山其

地仙之謂乎夫自來言神僊者不過坎離吐納之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吳一

功金石服餌之術而此篇獨以積善為基可知為知本矣

注曰知求僊以立善為本庶不為方士所惑矣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子

太上感應篇集傳卷第一竟



太上感應篇集傳卷第二

元和惠棟箋 德清俞樾續義 歸安姚學瑛注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亦音佩

箋曰自此至殺龜打蛇皆承上大小數百事而言

此統言之下乃析言之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

而大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靈積德累行不

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凶

杖乘語然則何以辨之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

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同上

續義曰淮南子齊俗篇曰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管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子心術篇曰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是義之

與理一而已矣故禮記曰理者義也非義而動其

動也必不中乎理矣背理而行其行也必不合乎

義矣

注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非義而動

則所以檢身者疏矣背理而行則所以應事接物

者乖矣此下所言遇有大小皆當避者

以惡為能忍作殘害

箋曰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功

以聚斂為良此中行氏所以先凶也新序淮南子韓商

之道用民也殘養民也狹施之於亂世可以微利

事平則受其禍矣馬班昔人營之廓革者廓之大則

大矣裂之道也淮南子

續義曰說文曰能熊屬足似鹿能獸堅中故稱賢

能而強壯稱能傑也漢書注亦云能本獸名形似

熊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

謂之能然則能之得名本從獸而移之人夫人之

異於禽獸以其存心也猶是勇敢強有力用之禮

義則為善用之爭鬪則為惡以惡為能則仍是獸

之能而非人之能矣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二

又曰古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

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遠庖廚也夫於禽獸且然

況於人乎乃以殘害之事而忍作之充其量必至

如孟子所謂嗜殺人而後已桀縱虎入市以觀其

驚村生婦人以聞其臭晉靈公從臺上彈人以觀

其避丸北齊後主置蠟浴斛使人裸臥觀其宛轉

號叫為樂千古忍人如一轍也

注曰濟惡者不才乃自以為能平人皆有不忍人

之心乃作殘害而不顧乎噫其陷溺深矣

附錄于氏贊言曰以惡為能四字乃千萬世大小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惡人受病之根也故列於諸惡之首人雖極愚未

有甘為惡人者人雖極愚未有不欲為能人者止

緣錯認能字所以愈作愈差其始也曰能人有用

不能人無用能人有人畏懼不能人受人欺侮迨

其久也亦自知其為惡遂儼然以惡人自居而不

諱而文之以美名焉貪者以勢陵術制多得人財

為能而美其名則曰智謀狠者以強梁雕險陷人

害人為能而美其名則曰辣手淫者以行姦縱欲

誘人妻女為能而美其名則曰風流佞者以逢迎

欺詐為能而美其名曰靈利讒者以造言生事為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三

能而美其名曰口才諸如此類不可殫陳鬪鬪爭

奇以此相尚為者居之不疑聞者習為佳話於是

偶有一二無智謀無辣手不風流不靈利無口才

之人未有不笑指為入世之棄材而趨時之廢物

者矣及至事往報來蓋棺論定能人多矣而今安

在哉嗟乎吾勸世人不如暫屈為棄材廢物而自

向到底一著處作工夫為淡而有味穩而不敗也

又曰大而屠戮人民小而傷殘蟲鳥皆殘害也人

皆有不忍之心何以忍作殘害須知忍字病根亦

從以惡為能生來長平一阡四十萬不過欲見其

善戰之能來倭臣定百脈突地吼等刑不過欲見其折獄之能庖丁所解數千牛亦不過欲見其奏刀之能也去其能心有不惻然動念者乎。

陰賊良善

箋曰伯宗晉之善人而三郤害之郤宛楚之良也而無極讒之陰賊之禍烈矣然長魚偽訟而郤氏尸朝進胙與譏而費氏族滅俱見左傳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韓詩外傳信哉。

續義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良善之人而賊害之非賊仁賊義之尤者歟荀子修身篇曰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四

害良曰賊蓋謂此矣沉賊而出之以陰為鬼為域則不可得巷伯之詩所深痛也

注曰良善之人不可賊也況以陰謀中之子為鬼為域詩人歌之矣

暗侮君親

箋曰萬石府嘗君食固西漢之家風子通跪頓頭父書賈東吳之遺教嫌唯敬誠之兼盡斯忠孝之無虧故戒以勿欺本純臣之事見其不是陳忠乃逆節之階名義大防安得不於此謹之

續義曰古之人不侮鯀寡況有君之尊有父之親

而敢於狎侮乎說苑權謀篇曰侮上者逆之道也若乃暗行其侮如鼯鼠之食牛至死而牛不知則犯大逆之實而或反得小忠小信之名是又侮之甚者矣

注曰陽奉而陰違面從而腹誹乘君親所不見而自便其私所謂暗侮也君者臣之天也親者子之天也心者己之天也天可欺乎

慢其先生

箋曰先生者先醒也譬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新少年喜譎前輩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五

新進每狎老成此何異醉而新寐殊無足與言者乎論

續義曰論語馬注曰先生謂父兄也是先生本父兄之僭推而言之則長者有德者皆僭先生鄭康成注禮記曲禮篇曰先生鄉中致仕者是先生之僭通鄉飲酒禮篇曰先生鄉中致仕者是先生之僭通乎三達尊矣文選三都賦序李善注曰先生學人之通僭是後世僭先生稍濫然亦必學人乃僭之是以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適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蓋事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豈可

陽致尊崇之名而陰存侮慢之意乎。

注曰先生不專是師下有悲怒凡商德尊而問道

先者皆是慢所當敬既失長長之心又昧賢貴之

義

叛其所事

箋曰牛馬維妻維繫馬委己者也委何而柔馬柔

也公而況人乎納棄妻而論前堵之惡買僕虜而

毀故主之暴抱朴斧鉞刀鋸之民語猶知鄙夷而

不屑之甯有輕狡反覆負恩微利如漢之呂奉先

晉之劉半之者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續義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處沙釐以其孥從鼓

子晉人歎焉鄭公不名項籍漢史美之楚伐陳陳

西門燭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賦安陵君言

先君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赦降城

亾子不得與焉自此義不明而朝秦暮楚之流接

踵於後世矣

注曰下之事上凡以名分相繫屬者皆是不合而

去可也叛則為大惡矣

誑諸無識

箋曰於不能而教不及長者之行也若朝三而暮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四朝四而暮三名實不虧而能御眾狙之喜怒豈

所以德羣愚者哉莊子其恩我也子其善我也子

其盲我也列善乎楞嚴經之語曰眩惑無識死後

當墮無間矣

續義曰司刺之孥三宥也一宥曰不識鄭司農云

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是無識之人聖人所

尤矜憐也而欺誑之可乎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

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辨者不在辨而在訥

彼以其無識而誑之者吾懼其卒矣君子則不然

不惟不誑之而且善用之是以鬼谷子曰知者不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用其所拙而用愚

人之所工

注曰無識之人宜委曲開導之忍從而誑之乎

誑諸同學

箋曰君子之與人也面誦其短而退稱其長後漢

蓋責善為朋友之道故不厭箴規如內不相調而

外相誦非親睦也家況明友之薄而已不得厚揚

友之辱而已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戰國記曰

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交絕猶然況投分之友乎

續義曰呂氏春秋曰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

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  
從此生矣乃於同學之人加之誦讀此王厚齋所  
謂蘇秦張儀同學縱橫孫臏龐涓同學兵法李斯  
韓非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異乎君子之徒  
矣

注曰同學有過不面為箴規而退相譏毀是誠何  
心哉

虛誣詐偽

箋曰詩云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  
食夫使機械日生而姦偽並起上下相通神笑自

木上感應篇集傳一

本

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庚

有講張為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無是故有道

之世人醞工靡商樸女重淮南上下皆有嘉德至

治馨香感於神明矣日知錄虛而為盈或承之蓋誣

善之人其辭必游魏懲變詐垂為定律魏分漢律

見晉書無載爾偽心勞日拙

續義曰昔孔子思有恆者曰亾而為有虛而為盈

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其在太玄禮次三曰畫象

成形乎無成測曰畫象成形非其真也虛誣詐偽

真何有哉善乎韓非子之言曰和氏之璧不飾以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五采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  
飾之夫質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劉晝亦  
云紅黛飾容欲以為豔而動目者稀揮弦繁弄欲  
以為悲而驚耳者寡由於質不美也故強歡者雖  
笑不樂強哭者雖哀不悲則亦何益之有矣

注曰言不信為虛誣行不誠為詐偽欺人乎自欺  
耳

攻訐宗親

箋曰宗有遠近同此淵源親有親疎無非瓜葛二

出後漢志

九

所當致其敬愛處以忠誠若因一事之

乖片言之忤遂翻然易志候爾甘心甚者加之攻

擊發彼陰私以此施諸宗是自麗其本也左傳施諸

親是自翦其翼也左傳捷則非功敗為有喪史反義

悖德莫大於是

續義曰左傳注同祖曰宗楚辭注同姓曰宗周官

注親謂五屬之內及外親有服者凡在宗親理宜

敦睦乃或肆其攻擊巧為訐發宋左師曰女喪而

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鄭孔叔曰失親忠

必至斯言可為炯戒矣

注曰待族人當以先祖之心為心而乃肆其攻擊

許彼陰私於所厚者薄何所不薄哉孤立無親危  
弱無輔外侮莫禦獨斯畏矣

剛強不仁

箋曰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戰國策天為剛德

猶不干時左傳強毅果敢而甚不仁知伯之所以滅

其宗也晉書昔人謂不仁之質勝則強猛為禍梯人

志信哉李昌齡傳曰孔子以剛為近仁太上以剛

為不仁言豈相戾哉聖人所取之剛剛於理者也

太上所戒之剛剛於氣者也天錫此注即周子

積義曰曾是強禦詩人刺焉強梁者不得其死老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十

子戒焉太玄曰君子彊梁以德小人彊梁以力故

在謚法剛強理直曰武若剛彊而理不直何武之

有仁者人也相人偶也以人意相存問也人非人

不濟猶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乃託為剛正強

直之名而不復有相人偶之意視天下藐然若無

足為者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乎

注曰不為剛善而為剛惡不為君子之強而為強

者之強其無惻怛慈愛之意可知

很戾自用

箋曰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徑匪人好獨荀是

太上感應篇集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以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  
於人則知吉凶凶聖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

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舍亂妄無為矣荀羸角之

羊駝於進退莢果之鳥終見號咷雖很戾何益邪

積義曰莊子曰見過不更問諫愈甚謂之很周書

諡法曰不悔前過曰戾很戾之人豈足與言書所

謂自用則小者也

注曰恐而自用裁及其身況以很戾行之乎

是非不當向背乖宜

箋曰懷迷罔之疾者行非以為是視白以為黑天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十

地四方無不倒錯列子若猶是人也亦道其常而已

好人所惡而惡人所好則拂性適以取災厚其所

薄而薄其所厚則處家適以致亂是非向背之閒

可不審哉

積義曰釋名釋言語曰是嗜也人嗜樂之也非排

也人所惡排去也若嗜所不當嗜排所不當排則

孟子所謂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荀子曰是是非非

謂之知非是是非謂之愚淮南子曰是而行之故

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

又曰古王者之建國也面朝而後市示先義而後

二七一三五

利也天子之立也。鄉仁而備藏貴長養萬物也。向背之問如何不慎一失其宜季梁所謂北面而持其駕而欲之楚也。

注曰以是為非則宜向而背矣以非為是則宜背而向矣以此處事鮮不乖者以此擇交豈有當乎。故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虐下取功諂上希旨。

箋曰君子之所當撫恤者下也所當匡正者上也。以不教殺人謂之虐以不善先人謂之諂。荀子股民膏以課最豈是良臣揆主意以扶非。定非俊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主

物一事增制永為故事之循一語發惡養成在上之惡蓋國病民誰之咎歟。

續義曰管子曰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大戴記曰功以養民是古之言功者皆以利民養民為主。未聞虐下而可以為功也。帝舜有言曰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以虐下取功何功之有。

又曰莊子漁父篇曰希意道言謂之諂希旨猶希意也。凡工於行諂者皆善希人意旨者也。故在上者往往喜之不知諂之言陷也。上徒喜其諂己而不知其陷己也。故荀子曰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注曰民有財而暴斂之民有力而苛使之民陷於法而酷治之以為見才之地此虐下取功也不仁甚矣。君好名則奉之以名君好利則陷之以利君多欲則悅之以聲色以為迎合之階此諂上希旨也不忠甚矣。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

箋曰先軫未報秦施致罹狄難子常惟思舊怨遂覆荆尸。左傳蓋艾人必豐是為有禮。又報也。舊惡不念惟在古賢。語是故大德滅小怨。左傳寬身之仁也。禮小怨置大德。周刑戮之民也。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主

續義曰善乎唐睢之謂信陵君也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反是道而行之則小人之尤者矣。故崔瑗座右銘曰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注曰不輕受恩是也受而不感則薄矣以直報怨正也念之不休則隘矣。

附錄于氏贊言曰人生世上無一日不受人恩者。生則受父母之恩就學則受師長之恩富貴則受國家之恩旅客受主人之恩僮僕受家長之恩以至親戚朋友貧時一金飢時一餐皆恩也。一飯之

德必慎。范叔究竟是英雄手段。然報恩以力。或有未逮。感恩以心。何可忘之。故太上不責人以必報。恩而惡人之不感恩也。受恩不感。將此後更無恩我之人而我寤矣。推而至於亂臣賊子。弑父與君。皆不感恩之一念。基之也。嗚呼。豈細故哉。

又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大丈夫於此。須大著力量。與之當下銷鎔。不留纖翳。其人而善也者。則當如解狐之得舉。勿以挾讐而被賢。其人而不善也者。不妨為仁人之放流。勿以避嫌而養惡。朱子釋論語以直報怨。所謂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十庫

也。何念之有。況不休乎。昔有某甲與乙有隙。思有以報之。不得。鬱鬱成病。將致不起。乙知之。往候。直抵臥內。百端疏解。甲始釋然。須臾覺喉中作癢。款出一蛇。長已尺許。使乙不疏解。則甲必齧。恨以死。死必為蛇。螫乙致斃。然乙雖死。其魂魄依然人也。甲則變為異類矣。不大可哀乎。一切惟心造。可危哉。可懼哉。若君父之讐。又當別論。

輕蔑天民。天民出王制

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左傳職曰。天職。爵曰。天爵。民曰。天民。秩官司民。獻民數。

太上感應篇集傳



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重之至矣。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書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左傳

積義曰。天民之稱古矣。伊尹自稱我天民之先覺者也。孟子曰。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列子揚朱篇。稱孔子為天民之遺逸者。桀為天民之逸蕩者。紂為天民之放縱者。蓋古有斯稱。而稱之者。各以其意為之。惟莊子庚桑楚篇云。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斯為得天民之實。天民即帝臣也。達而在上。則為帝臣。窳而在下。則為天民。古惟伊尹太公之流。足以當之。而後世若諸葛武侯之在隆中。亦庶幾焉。天民之貴。不知尊禮而輕蔑之。正猶斥鴳而笑鳳皇矣。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五

注曰。民者。天所生也。輕蔑之。是獲罪於天也。書曰王司敬民。況餘人乎。

擾亂國政

箋曰。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更。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韓安國語乃或求治太急。用人太驟。東坡語以聰明亂其舊章。愆忘易其成憲。譬烹鮮而撓之。治絲而棼之。害家凶國。

二七一三七

所傷實多。陸象先嘗謂天下本自無事，但庸人授之為煩耳。唐書本傳

續義曰：百人興氣而必裂，以用力者眾也。三年作舍而不成，以為謀者多也。韓非子曰：事大眾而數

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

之。鄧析子曰：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而鑿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

注曰：國有舊章，政有大體，苛細以擾之，則防弊而弊且日滋，紛更以亂之，則變法而法無可守。新莽

荆舒前後一轍。賞及非義，刑及無辜。

箋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不僭不濫，成湯之所以獲天

福也。左傳賞無功，謂之亂。晏子罰無罪，謂之酷。秦書亂則舉枉錯直，而民不服。左傳酷則顛類放紛，而民

無所措手足。

續義曰：苟悅中鑒曰：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懼其刑也；罰妄

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劉晝新論曰：明賞有德，所以勸善人也；顯罰有過，所以禁下奸也。賞而不愛，雖賞不勸；罰而不明，雖刑不禁。不勸不禁，則善惡失理。古人之致謹於賞罰如此。荀子曰：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庸僭無濫，與其善善，不若利淫。呂氏春秋曰：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不幸而過，庸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觀斯二子之言，則刑及無辜，視賞及非義，厥咎更甚矣。

注曰：賞僭刑濫，不特無以勸懲，是非之心安在哉。增錄舊說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即果有罪，尙當詳審，況可濫及無辜乎。蓋上帝之德好生，下民莫不貪生，為政之人，上當畏天地鬼神，朝廷國法，下當念小民愚昧，無知入罪，事事留心，時時警懼，庶幾無過。譬如強盜者，刑之所宜加也；乃有司本欲諱盜，而失主喋喋不休，有司本欲諱強為竊，而失主堅稱焚殺大夥，則因強盜而刑及失主矣。又如衙役犯賊刑之所宜加也，乃問官欲出犯人之罪，而被害證之太堅，問官欲入犯人之罪，而被害證之不力，則因竊役而刑及被害矣。又如拖欠錢糧



者止不過責板枷示而已乃爲一已考成之故那  
前補後剝肉醫創嚴刑酷灸致死多命蚩蚩之民  
本無死法而死刑已及之矣亦有本人逃避刑及  
其父母妻子刑及其朋友親戚刑及其街坊四鄰  
其始原無殺之之心然筆楚之下往往致斃矣又  
如貧民犯法干連富民稍萌染指之念則必因貧  
民而刑及富民矣又如無罪之人其始也本無加  
刑之意乃或受讐家之託或因賄賂之故或奉上  
司之命不敢不遵則刑及之矣又如初入仕途未  
能深通律例乃自恃一己之聰明賈弄一時之小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本

巧揣摩臆斷三木爰施遇之者含冤負屈無可控  
告矣又如官長本無殺人之心而阜隸故予重杖  
或擊腿彎官長一時忽略往往致死者有之矣又  
如酒後升堂血氣未定別事煩惱怒氣未平此時  
審斷公事苟非上智之人刑罰所加必有不能自  
持者矣又如上官衙門貪圖安逸不喜親審止據  
下吏招詳批定罪名或題或決一成難改後雖悔  
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矣又如上官不  
能耐煩一應解審罪犯非不躬親問理止云獄重  
初情威嚴之下犯人悉照原供依樣結案殊不知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下司問斷其有司之廉明公道者固不待言儻有  
性情執拗者有立意深文者有誤聽左右者有限  
期迫促逼打成招者有情面屬託故入人罪者有  
私怨小隙乘機下石者有不能聽訟潦紳塞責者  
一時勒取口供便欲據爲鐵案每至解審之時不  
許犯人改口官吏當堂屬之刑房私下又屬之禁  
子於出監之時又屬之原差捕役解子人等於上  
司挂審之日又屬之脅之以必不改口之威懼之  
以立時置死之語犯人一到法堂刑具在前虎牙  
在側惟將原問口供背誦如流以求稍緩須臾而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尤

已犯人如此上官不疑止須數行勘語絞斬陵遲  
在一筆開矣大約筮仕之始刑人未慣也乍然臨  
之必有傷慘之情久久習之撻人如擊土石矣又  
習慣焉殺人如刈艸菅矣嗚呼一苾芻而膚粟一  
髮拔而色變已身人身身疾痛痾瘻甯有二乎古人  
有言刑官無後蓋問刑之失有智力之所及而明  
知故違者有智力之所不及而艸率結案者自古  
及今冤報之速莫速於此爲官者不可不三思也  
總之當權之人握符秉軸有所平反有所昭雪只  
在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間耳而皇天后

士賈鑒臨之矣。

殺人取財方言曰殺人而取其財曰拏傾人取位。

箋曰：殺人取財，心計之臣也；傾人取位，傾危之士也。

也。心計之臣，賂以濟其貪，傾危之士，姦以行其險。

此傳所云以讓愚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怨讐已多，其能免乎？

續義曰：康誥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

貨，微不畏死，罔弗讖。孟子引而釋之，以為是不待

教而誅者，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然則殺人取

財，固三代聖王之所明禁矣。

木上感應篇集傳二

三

又曰：漢書田蚡傳，欲以傾諸將相，師古曰：傾，謂險

越而勝之也。夫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則之所

以與也，不相讓而相傾，終亦必凶而已矣。

注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況陷人於法以奪其

財，擠人於危以代其位，其能自全者鮮矣。

誅降戮服。

箋曰：聖人不得已而用兵，所以除神竊靖邊疆也。

當其助虐侵陵，罪當誅戮，苟泥首歸誠，宜推心置

腹，令反側子自安。後漢書弄潢池之兵，諒非民志，烈

崑岡之火，亦豈君心。真西山語古人云：誅降者殃及三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世又云：禍莫大於殺已降。史記為將者思之

續義曰：彼誓曰：弗逞克奔，以役西土，傳曰：商眾能

奔來降者，不迎擊之，正義曰：兵法不誅降也。荀子

論王者之軍制曰：服者不食，奔命者不獲，順刃者

生，蘇刃者死。呂氏春秋曰：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

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以鄉聽者，祿之以鄉，以邑

聽者，祿之以邑，以國聽者，祿之以國，然則誅降戮

服，非古人用兵之道明矣。

注曰：未降服則為亂賊之黨，既降服則仍朝廷之

民，業已受之，復誅戮之，匪直不仁，抑且失信嗟乎。

杜郵之劍，長平之坑也。垓下之死，新安之詐也。李

廣自到幕下，豈特不得侯乎？後世如曹武惠者，可

以為法矣。

貶正排賢。

箋曰：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策戰國是故進賢達

能，謂之大夫。大夫之為言，大扶進人者也。白虎疏

公者謂之味，隱良者謂之妬，妬味之人，國家有之，

則為殘孽。奇子仁人見之屏諸四夷，莊氏之酒酸，抑

有由也。韓非子宋之醢酒者，有莊氏其酒常美，或

之酒酸，夫大臣而能有東閭之行，乞豈徒然哉？說苑

曰東陽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  
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

續義曰鄭書曰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古文尙書易

之曰簡賢增勢實錄有徒然則貶正排賢事相因

乎夫方正不容楚所以以不求賢以自輔晉所以

替買誼曰正人什倍邪僻無由來劉向曰眾賢和

於朝則萬物和於野周禮有廉正之文有議賢之

典正而貶之賢而排之其謂之何文王明夷則主

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

注曰正直之士惡其異已而貶斥之賢能之士忌

其勝已而排擠之此李林甫盧杞一流人心事然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五

其效可睹矣

陵孤逼寡

箋曰青銜發婦有子未孩蓬室孀妻遺男始配列

無中人之恆產即天下之窮民帝王且欲施仁行

路豈能無惻夫因利而弱人之孤虐人之獨崔子

河王棟云惠於孀婦  
丁度集韻孀婦也是之謂賤丈夫人如此者猶

積不食其餘王莽

續義曰釋名釋親屬曰無父曰孤孤願也願望無

所瞻見也無夫曰寡寡蹠也蹠蹠單獨之言也釋

其名思其義天下之可憫者孰如孤寡乎弔死問

太上感應篇集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疾以養孤孀湯所以興也不敢侮寡寡文王所以  
造西土也以孤寡而陵逼之古人所謂虐無告也  
不仁甚矣

注曰孤寡當矜恤也忍陵逼之乎孤寡易陵逼也

乃以此為能乎是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

棄法受賂

箋曰古文尙書呂刑曰五過之疵維貨維求馬融

曰求請賕也漢法盜律有受賕枉法之科漢律盜

所罪至死又賊吏子孫不得察舉唐睿宗太極元

年制官典主司枉法賊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五

改元及南郊赦文大辟罪已下威赦除之官典犯

賊不在此限宋初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

受贓者不原是知亂政同位商后作其丕刑贓

以敗官夏書訓之必殺夏書曰昏墨賊殺貪

以來罔不由此道者錄被黜貨媿民之徒即不

顧天理獨不畏國法耶

續義日記曰大臣法小臣廉此互文見義耳未有

不廉而能守法者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

德寵路章也甚至不問是非不辨曲直富者生而

貧者死書云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可不

戒與

注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國慮難逃天網不漏

以直為曲以曲為直

箋曰直者刑所不加曲者法所不宥有如王子爭

因而州犁上下伯與坐獄而范宣左右類對遂使

直如矢者周內以深文曲如鉤者虧除於漏網即

絕請寄而馮臆斷五聽已頗係受獄貨而府辜功

庶尤必報

續義曰曲直古語謂之枉直孔子之告哀公也曰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其告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五

季康子也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老子亦云舉

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然則曲之

與直其可倒乎漢桓帝之世童謠有之直如弦死

道邊曲如鉤反封侯其後梁冀李固之事應之遂

成亂階竟亾漢室是可鑒矣

注曰承上句而申言之願倒曲直是棄法也或以

賂或以情或以勢或平日恩怨之私或臨時喜怒

之偏其為枉法一也

入輕為重

箋曰廷尉者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

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乎漢書是以古之人郵詞麗

事呂氏決獄折中韓詩所以即天倫也制如生議而

子之死比漢書下刑而傳以上刑書輯小過成大辟

加誡欺違明詔薛宣聖王不以怒加刑天罰不極

其在是乎

續義曰衛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重

者不來此法家之言非聖王之制韓非子言殷之

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

知治之道乃法家託仲尼之言以為重孔子必無

是言也呂刑曰上刑適輕下服傳曰重刑有可虧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五

減則之輕服下罪又曰下刑適重上服傳曰一人

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是知聖王之制有減重

為輕者亦有以重兼輕者必無入輕為重者也與

其入輕為重無甯出重為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

甯失不經

注曰誤入人罪是以人命為戲也故入人罪是以

人命快意也報虐以威殃亦凶終

見殺加怒

箋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古之聖王或

下車而泣之或徹樂以悲之誠不忍之至也乃成

獄報囚，輒加嚴暴。語詳刑之意安在平。孔子曰：用

家語

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可不慎乎。

續義曰：太公六韜曰：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

舜誅而不怒，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

矜而弗喜，又何怒乎？鄧析子曰：怒而便誅，不必值

罪，子羔為政，則人之足後有難，則者脫之曰：斷足

固我罪也，隔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此臣

之所以脫君也。以是推之，見殺而加怒，死者有知，

其有深恨乎。

三五

注曰：人無生而為惡者，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

至身罹大辟，求其生而不得，此仁人所悲憫而不

忍見者也。敢加怒乎。

知過不改，知善不為。

箋曰：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

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

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易曰：何校滅耳，凶。

續義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淮南子曰：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舉，其於過也，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無微而不改，故太玄曰：拂惡從淑，救凶也。雖然苟

不知之，君子無譏焉。知過不改，是謂暴無傷也。知

善不為，是謂善無益也。孔子曰：知善不信，謂之狂。

知惡不改，謂之惑。

注曰：改過為善，修身之要也。不知者，尚冀其知知

而不改，不為則自棄矣。

自罪引他。他，湯河切。

箋曰：郤克與韓厥分謗，高允為崔浩引罪，古人直

諒，不以生死易其辭。夫犯禍對曹，乃其自取，不思

痛心刻骨，反欲虛引他人，以圖自免，究之良奧之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三五

家何木尊注難遭毒手。二字見晉書貫盈之罪，終伏歐刀。

句見後漢書亦何益之有耶。

續義曰：禹湯罪已，興也勃焉。桀紂罪人，亡也忽焉。

已實有罪，而引他人以自解，豈君子之道乎。齊江

敦有門客通賊利，躬自引咎，魏崔光雖見誣，諒終

不自申曲，直君子之用心，固如是也。自罪而引他

者，可以愧矣。

注曰：自己已有罪，牽引他人，妄思解免，卒不可得，損

人利己仁者，不為也。損人不利己，智者不為也。

壅塞方術。

箋曰墨子游齊道逢日者中行在晉夢值巫泉會  
方士於旗亭補先同楚人於東市司馬皆能探捕

冥曠參駭人區宗語若乃斥以卑汚比之賤簡日

列至使知星宿者無望覆衣諺曰如星宿衣不覆索廷尊者

幾為奪精音亦通人之蔽句本而盛德之累也米

忠買誼前事可鑒者矣

續義曰方猶道也方之訓道見於經傳者不可勝

數然則方術猶道術也考漢書藝文志凡數術百

九十家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是故大幽五行

題曰神農長柳占夢本之黃帝至於風后孤虛淡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天

門式法就非古僊聖之遺書不能疏通又從而壅

塞之其亦甚矣

注曰方術如醫卜之屬有用於人而自食其力者

非左道比也壅塞之何為

誦誦聖賢宋本作賢聖抱

箋曰仲任小子偏成問孔之篇論衡孫況老師獨

有賤儒之論見非十亦思非聖無法經有科條非

無法見孝經漢律亦有是條何休注公嘗警蔽明

傳垂大戒善毀賢聖且朝士之毀何傷日月翠

兒之謗空笑蚍蜉詩祇見其不知量也古文多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續義曰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

然則聖人賢人所謂出類拔萃者也誦之誦之獲

罪於名教大矣昔孫卿子應詆天下賢人以自是

其愚其流弊為李斯呂氏春秋備說非六王五伯

以為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酒之

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辨若此不

如無辨放言高論君子慎諸

注曰聖賢言行不知師法又從而誦誦之其愚可

憐其妄可惡

附錄于氏贊言曰聖賢統三教而言孔孟顏曾從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天

無誦誦之者然近時文人習氣多將四書成語及

先賢名號編成歌謠謔語或拈為酒令或捏作鐘

謎此即侮聖人之言也誦誦之罪莫大於此不可

不知至於釋道二教其迹則與吾儒迥異其理實

歸於一道家教人學僊以清心寡欲積功累行為

主釋家教人學佛以明心見性去迷求悟為主千

言萬語不離方寸修行此其說與吾儒致知格物

正心之理何異乎蓋三代以後先王之政教不可

復作元氣日漓殺機日啟人心日下爭名奪利如

水之流好色貪財如火之熾六經四子之書昭然

具在而習焉不察視爲紙上陳言於是釋道起而有功矣有病夫於此邪熱纏於滕理積痲結於胸膈尋常和平之藥投之不驗必用大劑寒涼之味猛加蕩滌庶幾汗出病已二教者救世之大劑寒涼藥也矯而過之以補吾儒之不及者也以利名爲枷鎖以富貴爲火宅則人之爭也庶乎其少息矣韓昌黎之詆佛也指其教曰誘人念佛求福夫念佛以求福此田夫邨姬市井愚氓之所爲貪昏狡詐之酒肉和尚誘之而非牟尼誘之也劣秀才行止不檢而歸其咎於孔子可乎哉三乘十二部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三

何嘗有一語教人求福哉梁武帝問齊僧布施有何功德達摩訶之曰實無功德教人求福者如是乎乃知昌黎見其迹之爲異端遂痛排而力拒之固未嘗讀其書而會其旨也程朱則讀其書會其旨而從門戶起見耳釋教盛於道教故闢佛盛於闢老然而諸儒之斥二氏要不可以爲過何也身爲大儒志在取孔孟之道而修明之不得不嚴絕殊趨異軌之學如齊晉大臣日以伐秦滅楚爲念雖未必得志而其心則忠矣僊佛有靈固不愠其誚己也若略無一知半解而妄言誦誦是以本國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之與焉而設罵他國之君王多見其不知量矣程子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夫楊墨之道一孟子辭而闢之靡如而佛老之道千百世名賢大儒羣起苦爭而不勝者豈力不足哉其理固不可奪爾使其說果足以誤人天必不使西方東土海外塵中處處流傳以誤人於千萬世也誦誦之者胡爲乎

侵陵道德

箋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曰道德者得也道生萬物有得獲有故名道德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下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三

士問道大笑之此侵陵之所由至也抱朴子作傷殘道士義亦相近戮鼓琴之于吉孫策謬誅捕屈却之左慈曹瞞無識蓋異術之士亦有不可誣者也  
續義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夫道之大也德之尊也如之何其侵陵之凡好陵罵辱人者列子所謂陵諱也非君子之道也陳成子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況敢侵陵道德之士

注曰道德之士所當尊敬反侵陵之此小人之有

勢力無知識者耳。

引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

箋曰宋齊邱化書曰禽獸蟲蟻之於人也何異有

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

鳥反哺為仁準憫胎為義蜂有君為禮羊跪乳為

智雉不再接為信若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

愛非義也以斯為首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

萬物懷疑非信也夫羶臆之欲不止殺害之機不

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為貪狼之與封豕鱓介雖

無知必名我為長鯨之與巨虺也胡為自安焉得

不恥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續義曰古者獵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

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

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

天不覆巢是以山不槎葉澤不伐天魚禁鮓鮓獸

長麗虞鳥翼穀卵蟲舍蜚蠊蕃庶物也朝胎殺天

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

毀卵則鳳皇不翔。

注曰天地之閒飛者走者蟄者棲者穴者巢者胎

者卵者滿眼皆生機也有人於此射之逐之發之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五



驚之填之覆之傷之破之滿懷皆殺機也殺機口  
熾生機日滅此其人與生鄰乎與殺鄰乎。

願人有失。

箋曰願人有得未必得也願人有失未必失也而

滅否分矣今有燎者於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

操火將益之功皆未至雖然吾嘉彼奉水者之意

而惡夫操火者之心也聖願人有失亦猶是耳。

續義曰三代鼎鐘皆出於聖人之制其款識不曰

永用言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是故喜得而惡失

者人之情也一物且然而況其大者乎且人之失

於己何益明人之薄而已不得厚揚人之辱而已

不得榮祇為識者之所笑耳

注曰人有失於爾何益人不失於爾何損徒壞爾

心術耳人願爾失爾甘之乎況人之失不失不由

爾之願不願乎。

毀人成功老君說百病曰敗人成功是一病

箋曰陳湯斬郅支班超定西域厥功茂矣而匡衡

一言卒從吏議李邑盛毀遂去其妻小人之好議

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哉然史儋倖竊高此兩人

人笑李匡至今齒冷毀人者安在耶。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五

續義曰釋名曰功攻也攻治之乃成也夫功而克  
厥於成其亦非一手一足之烈矣成之難毀之易  
君子憫焉易象傳曰汜至亦未繙井未有成也羸  
其瓶是以凶也正義曰水未及用則井功未成世  
之毀人成功者其能無羸瓶之凶哉

注曰人有成功而毀壞之既傷賢豪之心又誤國  
家之事

### 危人自安

箋曰勢有難全者則瀕人於危而弗顧非憎人也  
自安之道在乎此也豈知天道好還危人適以自

太上感應篇傳一

三五

危越絕書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為抱朴子曰背仁  
義之正途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

注曰人之欲安誰不如我忍危人以自安乎危人  
者人亦危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附錄于氏贊言曰陶南村報耕錄載至正間有四  
人山行暴雨大至共避土洞中未幾雨止有虎突  
至洞口據地怒視久而不動中一人素思二人計  
虎若不得人焉得去因給愚者曰若最勇當攘臂  
先出吾等踵若後共搏之可立斃也愚者猶豫未  
決三人從後力排出之虎銜置洞外怒視如前須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三五

史土洞崩壓虎奮迅而去三人皆死愚者獲全此  
危人自安之公案也洞崩而虎去則虎之來也非  
飢而求食明矣使三人協力奮擊未必不皆生使  
愚者堅避不出未必不亦死天蓋知三人之機械  
傾險惡貫已盈故於性命呼吸之際復逼出其機  
械傾險之心而使之求生而得死是愚者之同行  
暴雨之大至皆天意行乎其間不止屎蟲之為神  
差鬼遣已也使虎攫人而去則三人必且自喜其  
知巧才能以為得算豈復念愚者之身碎於齒牙  
閒哉然舍危就安情理之常而天心惡之者何也

非惡其自安也惡其危人也人生所歷大而兵刑  
生殺之下名利得失之場小而跬步之往來片時  
之居處莫不有安危之判焉苟但知有己不知有  
人則殺機伏於中可以無所不至使其計得行則  
請者皆高枕而愚者無噍類矣豈知安危之幾畢  
竟不容人識破太行之車呂梁之舟未必盡皆摧  
覆而房屋堯簣之間容有殺其身而不覺者則所  
趨者未必非險地而所避者未必非坦途也平其  
心於人已之閒而慎以行之則隨在皆成磐石而  
境之安危可以不論矣

滅人自益

箋曰孔子言不祥有五損人而益己一不祥也

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

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墨子損人而益己乃盜

賊之心也吾聞釜鼓滿者人概之八滿者天概之

管子可不懼哉

續義曰公羊傳曰殺人以自生匹人以自存君子

不為也燕策引古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

不危人以要名夫人危矣己未必安人滅矣己未

必益黃雀螳螂所宜深鑒者也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五

注曰正與推多取少相反無辭讓之心非人也

以惡易好

箋曰好讀為和好之好數世之與國一朝而背之

盟心之密友轉眼而讐之非惑於利即搆於讒獨

不思同好而棄惡左傳之基也與惡而棄好左傳

之胎也迨乎兵已交而莫解怨已積而難排後雖

悔之不可食已左傳

續義曰同盟之人咸歸於好齊桓公所以命諸侯

也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詩人忠厚之意蓋如此本

相好而易之以相尤其謂之何楊子曰修其善則

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君子慎所修焉

注曰本相好也易而相惡凶終隙末豈君子之交

乎

以私廢公老君說百病曰以私亂公是一病

箋曰倉頡之作書也自營者營一謂之人私古背

人者謂之公公人之相背也倉頡已知之矣韓非

是以君子不以一己之私情妨天下之公理忘私

者也漢書公滅私者德也尚書以害公者逆也

詩毛傳君子廢公者惡也託公濟私者賊也

續義曰申鑒之論政體也曰有公賦無私求有公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五

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

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情私費則官

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

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怨則下

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世之以私廢公者宜思此

言

注曰便私圖而不顧公家之利病徇私意而不植

公義之是非立朝居鄉無一而可

竊人之能蔽人之善

箋曰人有能而吾竊之可恥孰甚焉人有善而吾

蔽之不祥莫大焉且而不問接善者無積范蔚注

謂德揚善者有後乎班固以伯宗之賢而遇讒三

卻攘華者之言也梁以張湯之酷而珥貂七葉揚

兒寬之奏也漢書

續義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竊人之能乎孔子

曰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

財幣乎顏氏家訓曰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

顯侮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爲己力雖輕賤者必歸

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

責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天

又曰孔子曰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孟子曰言

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夫人有善而蔽

之所謂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也漢詔曰蔽賢受

顯戮

注曰人有能而盜竊之其無能可知人有善而掩

蔽之其不善可知何不見賢思齊曾益其所不能

取諸人以爲善乎

形人之醜李傳以醜爲醜行

箋曰因戲而形容人之醜行戲而虐矣因爭而攻

發人之陰私爭而亂矣狀之逼真令人失笑能無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折終身之福乎揭之無遺令人掩耳能無啟殺身

之禍乎

續義曰鄙夫鄙婦會於廡陰明日或揚其言矣此

醜之不可掩也小人問居爲不善人之視已如見

其肺肝然此私之不可匿也雖然老子有言凡當

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宏大

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夫醜亦人之醜私亦人

之私於己何與乎自儒者以精義自命以求勝爲

心於是形人之醜託於禹鼎之象物託人之私託

於春秋之誅意也適足傷於高而薄於行矣於鄉

曲之儂于何議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天

注曰人有醜行極意形容人有陰私盡情攻訐天

怒人怨殺其身有餘矣

附錄于氏贊言曰人非禽獸孰無顧恤體面之心

知其醜而故形之其毒與孫皓之鑿人目剝人面

皮等人非聖賢孰無不欲人知之事知其私而故

訐之其酷與紂之剖心剝孕等古人云聞人之過

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又

云察見淵魚者不祥此培養元氣之大端也嘗見

朋友聚語言不及義往往以得人隱情知其秘密

為能事其甚者且談人田園蕪蕪之事以為笑樂  
 輕薄成習言者聽者皆恬之亦嘗念當之者之痛  
 繼骨髓乎明末吳下有秦生者力學多才尤工歌  
 詩樂府惟好作謔語謂世或見人形貌陋劣誠而  
 而一詩立就或聞人作事可笑入耳而一歌已成  
 其窗友黃緣入津作游庠詩一百韻賀之其鄰人  
 帷薄不修作黃鸞兒十首贈之繪影寫風窳工極  
 巧流播遠近因此屢遭困厄晚年病瘵發狂自啖  
 其糞取刀割舌嚼而吐之娛達戶外又取斧自斫  
 節節支解破胸裂腦而死嗟乎秦生未易才也以

木上成應篇集傳二 罕

此才而講學論道吾知其能入濂洛關閩之室也  
 以此才而勸善導俗吾知其筆鋒所指華雨繽紛  
 也即不然而得詩人之正自寫性情吾知其不難  
 分七子三唐一坐也以閒出之才為自殺之具何  
 異以隨侯之珠彈雀以太阿之劍刈薪也悲哉悲  
 哉國家立法惟弑逆者陵遲處死秦生之死更慘  
 於陵遲矣快一時之筆舌而其罪超於弑逆之上  
 天下之形人醜訐人私者能不毛髮悚然乎

耗人貨財

箋曰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史有耗之者也手編



葉子金葉子格賦產盡於今朝太白詩黃金盡于今朝巧笑市門資竊於夜合齊桓公事惟匪人之是比  
 豈之子之無民治彼罷民應坐周官之嘉石方  
 之碩鼠宜傳漢室之爰書

續義曰冠錯有言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  
 困是以武有七德豐財其一非豐已之財乃豐人  
 之財也不務豐之而務耗之或倚勢力而漁奪百  
 姓侵牟萬民或恃心計而兼并農人要射時利使  
 彼終歲勤動而積之不崇朝而散之有不干鬼神  
 之怒者乎

木上成應篇集傳二 罕

注曰迎合人好而以游蕩耗其財激成人怒而以  
 獄訟耗其財耗在人則利在己小人之也

離人骨肉

箋曰骨肉相愛讒賊開之而父子兄弟相傾也淮南  
 子子擊謀桓魯隱危豈牛奔仲叔孫卒費忌納女  
 楚建走伊戾坎盟宋痊死江充造疊太子殺息夫  
 作姦東平誅皆自小殺大孫陳陷親可不懼哉可  
 不懼哉漢書

續義曰骨肉之恩榮而不殊離則不祥莫大焉淮  
 南子曰水火相傾離在共閱五味以和骨肉相愛

讒賊聞之而父子相危昔李義山之賦怪物有讒  
譏焉曰讒譏之狀能使親為疏同為殊使父貽其  
子妻羹其夫烏呼可畏哉

注曰骨肉之愛人皆有之小人從而離間焉非借  
以洩忿即因而圖利此逆天害理之尤者

佞人所愛

箋曰貨不好不能為禍周語古人以不貪為寶左傳

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非不欣然接之去而  
不復念也東坡詩虞叔之劍桓魋之珠左傳玩之者豈

非喪志求之者適啟戎心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望

續義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  
之為人也甚慤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  
短者故能久也夫以一蓋之微而聖賢相與之深  
也然且不敢輕假焉庸有侵人之愛者乎李文饒  
之賦通犀帶也其辭曰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  
滅而垂棘返壯武殘而龍劍飛先哲所以同義則  
服防忠以微昭侯委佩而去宣子辭環而歸其可  
為佞人所愛者戒矣

注曰人所愛也已何佞焉君子當為韓宣之辭環

太上感應篇集傳



無為虞公之求劍

助人為非

箋曰佐雖者實佐闕者傷周語故君子成人之美不

成人之惡成人之惡是佐闕也無乃傷乎且小人

為不善未必狡猾惟有助之者則同惡相濟如市

賈馬左傳幾於無忌憚矣漢律名有功有意助人為

非功意俱惡漢書抽腸毀鼓顏氏家訓非不幸也

續義曰立是廢非古之道也君子之與人也將以

講去其非而趨於是也非而助之無是非之心矣

語曰無助天為虐夫助天為虐且不可況助人為

非乎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望

注曰人為非善不能止又助之既陷人於惡已亦

受其不祥

遲志作威

箋曰其爵彌高其志益下淮南子志安可逞威如之

吉反身之謂也易若依勢作威書志乃逞矣語曰

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說苑教不可長禮其

能久耶

續義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

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唯待

下人莫喻之如之何遂志而作威乎遂志究欲倚勢作威譬之其猶國狗之瘼矣

注曰志不可滿臣無作威欲逞其心何所不至揚子曰戴威滿頭小人所長也

辱人求勝

箋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老況辱人以求之乎

屈王孫於勝下困張祿於廁中非愚則矣易不云

乎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吾見多陵人者皆不在矣

石經左傳

續義曰楚遠啟疆有言恥匹夫不可以無備蓋好

本上感應集卷二

星

榮而惡辱者人之情也我務辱人人亦務辱我矣

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是以有晉陽之難禮

曰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里諺曰讓禮一

寸得禮一尺君子求勝己不求勝人故求不辱於

人不求辱人

注曰彼君子耶不可得而辱也彼小人耶不知所

謂辱也以此求勝未之前聞

敗人苗稼

箋曰水有曲壅曲防壅泉王法所懲出卒污萊詩人所

歎蓋良苗肥稼上可薦宗廟下以厚民生重之至

也若種稻而奪諸水水限率牛以踐入田此何異紳宅而禽習也明犯禁受罰固其宜耳

續義曰昔紂以六月發民逐禽民諫曰君踐一日

之黃而民百目不食言哉言乎是以漢章帝詔曰

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驛馬

可輟解輟解之夫帝王之行猶戒慎如此況士庶

人乎季子泉葬其妻犯人之禾先儒以恃寵虐民

非之高柴之質以此一節家譏千古可不謹歟

注曰或水旱蓄洩利己而防人或馳驅蹂躪狼藉

本上感應集卷二

星

破人婚姻

箋曰媒氏掌萬民之判冰人合二姓之歡雖兩喜

何惜兩興兩喜見莊子戰國策曰周地

多喪耦皆見左傳所當慎之始也若夫初聘而強委禽

傳已歸而嗟分鏡本亦非辱於強暴即奪於亂離

更有絲蘿將結一語而致參商仇讎方諧片辭而

與雀角皆害倫虧義不可之甚者也

續義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

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是以周公制禮有媒氏

之官管子治齊有掌媒之職誠重之也夫婚姻之

結義無逼迫彼則商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託而以  
 一言破之斯言之痛甚於矛戟矣夫夫有再娶之  
 義婦無二適之文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  
 失意一人是謂永訖乃或巧為譏構致相仇離生  
 抱失合之憂死避同穴之誓人之無良一至此乎  
 凡朋友受妻子之託有司聽男女之訟尙其慎旃  
 注曰或將成而一言以敗之或已成而百計以間  
 之就令本非嘉耦亦何預旁觀事况懷挾私意而  
 使玉潤孤立珠明暗藏其心之險毒甚矣

苟富而驕

箋曰孝經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家敦而富  
 志高而揚戰國策天奪之鑿左傳鬼瞰其室矣漢史竊  
 言富而不驕者鮮矣驕而不凶者未之有也左傳富  
 斯驕驕斯亂亂斯凶禮記  
 續義曰曾子曰富以苟不如貧以譽是富固不可  
 苟也苟而得富又以驕人其可乎說苑敬慎篇曰  
 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  
 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  
 與罪期而罪自至焉呼可謂深切著明矣  
 注曰富以苟不如貧以譽苟富不足道況敢驕乎

太上感應篇集傳



不有奇禍必有奇好

苟免無恥

箋曰成仁取義烈士之壯心寡廉鮮恥人臣之大  
 戒三代以來其風甚卓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  
 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傅譙叟此說一行則國  
 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讐行若狗彘而不知媿  
 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為榮滅廉恥  
 而不顧者乎日知錄

續義曰尸子曰眾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  
 曾子曰生以辱不如死以榮由是則生而有不用

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昔者衛國亂高

子皋出走郭門閉守門者曰於彼有缺子皋曰君  
 子不踰曰於彼有實子皋曰君子不隄若苟免而  
 無恥則何所而不可

注曰臨難毋苟免苟免無恥是自謂得計也心已  
 死矣貪生何為

認恩推過詳案認古作初列于淮南漢書皆作初  
 箋曰恩非己出而妄切之初古文認過實在我而  
 強推之任德不任怨已掠其名誰執其咎竊恐  
 居德者居德出易德之涼也避怨者怨之府也

二七一五三

左傳

續義曰：郭象之注莊子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然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大哉言乎！人能以此存心，則何怨？恩推過之有乎？淮南子曰：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無報德。有小丈夫者，欲使恩必歸己，過必歸人，子夏有言：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吾見其徒勞而已矣。

注曰：恩必己出，并其在人者而認之，過則人歸取其在己者而推之，心勞日拙，人可得而欺乎。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早人

嫁禍賣惡

箋曰：共仲殺子般，而歸獄於僕人。公羊傳孟德行小

舛而借死於主者。曹瞞傳古來機械變詐之事，甚深

而難測。然孟氏之賊，曹氏之姦，天下莫不聞者，抗

榘食槽之禍。慶父抗榘經而死不在其身，則在子孫，可不

畏哉。

續義曰：楚昭王之時，有雲夾日而飛。太史州犁曰：

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問

之，宿戒沐浴，將自以身贖之焉。昭王不可。孔子曰：

知道乃世之小人，惟知利己，移禍於人。若嫁女然。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歸惡於人，若賣物然。烏呼！已則嫁之，誰其取之？已則買之，誰其買之？莊子曰：魯酒薄而邯鄲同，淮南子曰：楚王亡其珠，而林木為之殘；宋君亡其珠，而池中之魚為之殫。事固可以若是惡夫。

注曰：禍患則移之人，若嫁女然。罪惡則諉之人，若

賣物然。陰賊險恨，天可得而欺乎。

沽買虛譽。詳案說文云：秦以市買多，得為引，詳曰：我乃酌彼金器，玉篇曰：乃今作沽，乃乃沽之正。

箋曰：羊質虎皮，視草則悅，見豺則戰。法魚質龍文

遭水即喜，遇鰲即悲。抱朴子名實之辨也。先聖謂好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早人

名與好利者，相去不遠。蓋沽名亦以為利也。然虛

名一敗，萬事瓦裂。其害有甚於謀利者。故荀子謂

盜名不如盜貨。

續義曰：越絕書曰：名過實者滅。韓詩外傳曰：名過

其實者損。是故虛譽乃君子所畏也。顏氏家訓曰：

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吾人誠不能忘名，

亦當以立名為事，豈可竊哉。其在周易中，乎上九

翰音登於天，貞凶。傳曰：翰音登於天，何可長也。注

曰：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忠篤內喪，華美

外揚，虛聲無實，何可久長。此可為沽譽者戒矣。

注曰虛譽雖隆實德則病恥莫大焉虛美熏心實  
禍蔽塞危亦甚矣避而去之且暇況用術以沽  
買之乎

包貯險心

箋曰書難壬人畏孔壬王者象人裏奸之形說包

藏凶惡之人也壬人之行潛姦隱智厚貌深情其  
藏之也如含沙伏弩雖明者不能然也然者明也兼見淮南

其發之也則入肉貫胸雖強者無不斃也其術之  
工雖殺數十百人而主名不立甚矣其險也

續義曰劉子新論曰天地陰陽之難明猶可以術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手

數揆至於人也心居於內情伏於衷非可以算數

測也凡入之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喜不必愛怒

不必憎笑不必樂泣不必哀其藏情隱行未易測

也嗚呼知言哉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發戈矛於談

笑之中布陷阱於揖讓之地太行孟門豈云斬絕

涉世之士可弗慎諱

注曰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凡陽恆易易則易

知凡陰必險險則難測心之易險即生前之天堂

地獄也死後識神不昧各隨熟處走耳

挫人所長護己所短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箋曰良相之愛才也一藝必庸小善卒銖君子之

制行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夫誇己之長乃挫人

長揚人之短始護己短謂幽蘭不可佩服艾菑

蘇冀壤以充幃眾芳蕪蔽賢士無名徒工謠

不善是抑如見肺肝卒亦何益之有哉

續義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崔子玉所銘

坐右者也人有長而挫之己有短而護之非君子

之用心矣金樓子之戒子也曰有善鮮不自伐有

能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

之陵人者人亦陵之然則挫人而護己何益之有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手

哉荀子曰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斯善於自

全者矣

注曰人所長而折挫之其無愛才之心可知己所

短而回護之其無自強之志可知

乘威迫脅

箋曰威者權也勢也權勢之所在為福固易為禍

亦烈逐君側之惡人志父豈能無罪趙軼事見公羊左傳軼曰

無罪徒雒都之黎庶太師莫怨然臆卓董至於武安

請魏其之田破石奪五百之婦兩漢皆跋扈鳴張

不義之甚者也

續義曰漢賈山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震之以威歷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是故乘威迫脅者不仁之甚者也為其所迫脅者側目而視側耳而聽重足而立擠於溝壑而不能自存顏子曰為竊則啄獸竊則攫人竊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竊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吾見其立敗矣

注曰不服人以理而脅人以威人即強從已獨無愧乎

縱暴殺傷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五

箋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荀子古之道也乃有人頭

羅刹殿上蒼鷹任雕面惡少為爪牙五代史召名禍

猾吏與從事史記艾夷若艸左傳又見庚信哀江南賦論報如屠

豈知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也嚴經語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已

亦當亦當虞定安之家門不增一口虞王溫舒之族滅

豈踰三冬漢法論戒之戒之孟子

續義曰古者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雖於禽獸猶不敢多所殺傷況人乎乃後之居民上者

如狼牧羊考一連十考十連百義縱一日殺四百

餘人尹賞捕輕薄少年數百人盡內虎穴中縱暴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殺傷一至於此虎哉虎哉角而翼也

注曰脅從罔治王者之師也雷災肆赦王者之法也人臣為國愛民當知此義若統兵則殺人盈城斷獄則血流波道暴亦甚矣試思古來猛將酷吏有能全其身保其子孫者乎

無故弱裁

箋曰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今則不然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其為衣服不為身體皆為觀好單財勞力單與畢歸之於無用皆見此賈誼所謂百人作之不能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五

衣一人欲天下之無寒不可得矣

續義曰太公金匱載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

難得新捐故後必寒古天子之尊猶惜一衣今乃

士庶之家衣阿錫而曳齊統矣抱朴子譏惑之篇

有曰冠履衣服袖袂裁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

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

以同為快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華貴大眉遠

方皆半額也余竇凡夫拙於隨俗無所捐者未嘗

易也誠以為不急耳世之無故弱裁者宜思此言

注曰裂帛為衣曰規人所不得已也東南風俗侈

靡已甚，摧殘錦繡，綺綺之質，刻畫蟲鳥，萃艸之形，綴之裙衫，用飾婦女，徒費物力，何所取耶？

非禮烹宰。

箋曰：燕以四膳養用三牲，禮之所在，烹宰所不廢也。至於平居，當遵約儉，重卿魚食，趙終能免禍，公

大夫玉食，必害而家。青況乎多列庶羞，兼羅珍怪，羊

二字出舍靈龜而觀朶頤，易弱之肉而強之食，文

鄒子公之指唯堪染鼎，左趙稚長之腹，止用監廚，後漢

書撲之古人無故不殺之禮，不己悖乎？左道中

有屠牛為業者，其人不食犬豕，唯曰宰太牢，血糝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羊豕

黏懸肉格，三字出莫敢誰何者，此無他禁之之法

寬也。案淮南子說山篇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

死，莫之為也。殺牛必凶之數，以必凶贖不必死，未

能行之者矣。高誘注云：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

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凶之

數。然則漢法殺牛與殺人同科也。故其時人不取

犯，今法輕於漢，而欲使植穀之牛不入屠伯之手，

烏可得哉？李叔則愛牛說曰：肉牛者十之三，革牛

者十之二，角牛者十之四，天下於是無全牛矣。此

論可謂痛切。

太上感應篇集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籍義曰：無故不殺，禮有明文。至於烹宰，亦自有法

式。周官內饗掌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注曰：

體名，脊脅肩膊膾之屬，肉物，獸燔之屬。是古人於

烹宰非苟而已也。後世務竊口腹，烹宰之事多不

依禮。寒芳芥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臘江東之潛

隴，膾漢南之鳴鷄，一匕箸之間，紅肌綺散，素膾雪

落，嘗聞南史鍾毓之言曰：鮠之就脯，驟於屈中，歷

之將糖，蹂擾彌甚，苟有人心，可以已矣。

注曰：人賣物以爲養，當擇節而保全之，非祭非賈，

不可特殺。若祭所不當祭之鬼，宴所不當宴之貴，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羊豕

與無故而殺同，又物或死非其時，如羊之羔，豕之

豚，雞之雛，之類，物或有功於人，如牛之耕，犬之守

之類，皆不可殺。且烹宰自有常法，若任意剝割，爭

新闢巧，使物受無窮之苦，以快己須臾之欲，慘刻

更甚，在老饕之意，不過曰天之生物以養人耳，試

思人之異於物者安在，而妄然食之乎？噫，佛家有

放魚子法，如能於魚方別孕之時，暫禁網罟，所保

全更多。但漁戶須有以安恤之，使數月中不失生

理，始得。

增錄于氏贊言曰：衣食之奉，生人切身之事也，苟

二七一五七

求取給原自無多肆其所欲何厭之有寒閨半夜  
 軋軋機杼屠肆五更哀號入耳聞之痛心而忍用  
 之無度乎姑蘇友人為子言嘗中秋至虎邱山見  
 游人簫鼓震天錦繡匝地時杭州水月禪師適在  
 吳門師素能前知因從容問曰風俗奢靡如此有  
 何奇策使人還復樸素之習師曰雖聖人復起不  
 能變也奢靡相尚如水之流稍一節省人皆鄙之  
 即有樸素之人不能不化而紛華德化刑號兩無  
 所用直待數十年或百餘年之後侈極天怒福盡  
 災生兵荒疾疫相繼而作珠玉錦繡既好貴重之  
 物一時蕩盡離散死亡溝壑不免其僅存者米珠  
 薪桂衣敝履穿無論大家小戶朝不謀夕資財罄  
 盡既無管謀之方商賈不通又無貿易之法於是  
 但求禦寒視敝緼如狐貉但求充飢視藜藿如珍  
 羞習之既久絕不知天地間有奢侈事然後人心  
 漸樸民風漸淳而世道亦漸昌判復自然之理也  
 其遲速久暫則視人心悔禍之淺深天心降罰之  
 輕重為之耳危哉言乎眼前之節儉惜福即他日  
 求免飢寒之早計也有遠慮者大家猛省  
 散棄五穀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至美



箋曰席間之飯仲堪噉而無餘晉盤中之餐公垂  
 咏而彌重李紳詩試看盤中蓋食乃民天貨惡棄  
 地其有太倉之粟屢見因陳獻首之糧或多遺豈知儉歲之饑康四穀不升日生於豐年之  
 戾乎念及此幾欲置腹而食數米而炊矣  
 續義曰管子曰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又曰凡  
 穀者萬物之主也魯哀公賜孔子桃與黍孔子先  
 飯黍而後啗桃重五穀之長也彥曰黍稷無成不  
 能為榮是以古之明君賤珠玉而貴五穀今有一  
 鈞之金人心寶而藏之乃粒米狼戾而不知惜史  
 傳西漢之末天下旱蝗至以黃金一斤易粟一斛  
 宜何寶歟  
 注曰場圃倉庾之類凡筵栝梓之側或信足蹂踐  
 或隨手拋擲甚至墮落汗蕪其罪更重亦念及凶  
 年饑歲轉死溝壑時乎  
 勞擾眾生  
 箋曰君子之牧民也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  
 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府庭郵驛無夜行之吏  
 鄉閭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鳥不夜鳴在朝者忠  
 於君在家者孝於親皆見陸烏呼仁哉漢書若小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至美

之牧民也如寢關暴橫不得須臾甯淮南豈知水

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人故令煩則

民詐政擾則民不定可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

拯溺鍾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皆見鄧

續義曰苟子有言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與庶人駭

政則君子不安位是以古之為政者務安靜之不

務勞擾之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

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文子

曰上多事則下多態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揚

火而使無焚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撓水而欲

其清

注曰輕動師旅妄興工役豈獨民不聊生即馬牛

之屬亦疲於奔命不仁甚矣

太上感應篇集傳二

手天

太上感應篇集傳卷第一竟

中國道教學會藏書

太上感應篇集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太上感應篇集傳卷第三

中國道教學會藏書

元和惠棟箋 德清俞樾續義 歸安姚學瑛注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箋曰真話言郝回父郝方回之父無辜戮人百口取

其財寶殃考深重怨主恆訟天曹早以申對回法

應滅門但其修德既重一身免脫子孫豈得全耶

回當保其天年但僂道之事去之遠矣夫以郝道

微之賢一事不方幅南猶蒙家訟為家中人所況

其下焉者乎

續義曰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

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宋國之長者

日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

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

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

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智彌精其

取彌精其智彌精其取彌精然則人有財寶至破

其家以求之非惟不仁之甚抑亦無識之尤

注曰此與大盜何異

洪水放火以害民居老君說百病曰水

箋曰水能反壞漢書火可燎原失則為災蹈之者死

二七一五九

是以漢魏入段匹之律音書刑法志帝王嚴決放之條

若夫開積水於萬仞烈猛火於積薪抱朴子非姦吏

盜以營私即斃家藉之洩忿漂民居之室其傷必

多焚旅人之巢為禍甚烈夫夫也雖投畀河伯謝超宗語

積義曰真厥攸居殷盤之言也尙宅爾宅周誥之

辭也尺蠲穿隄能漂一邑寸煙泄突致灰千室古

人之所慎者決之放之坐使空桑之里變成洪川

阿房之宮化為焦土烏呼慘矣

注曰此則所傷非一人所破非一家罪更浮於盜

矣太上感應篇集卷三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箋曰君子不壞舊防禮大人必矜細行書東青齊

之敵難言物土之宜毀重邱之瓶未免閉門之詢

左傳是知法不易常怨不在大惟有禮者可以免

續義曰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乃規模

甫定我從而紊亂之人將何以圖功哉是以荀子

曰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

與愚者論之雖欲立得乎哉太玄曰不度規之鬼

即譬之彼好紊人之規模者其猶鬼矣

又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管子曰一女必有一

鍼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行服連轡輦

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荀子曰魯人以糖衛

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制不同者械用倘飾

不可不異也是以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

下利如之何其損之夫借邑人之車而鏗其軸陽

虎所以為盜也損人器物者君子以為有盜心矣

注曰敗人功於將成窮人用使不利知有己不知

有人也敗人者人敗之窮人者人窮之是自敗也

自窮也太上感應篇集卷三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箋曰名位相軋也貨財相傾也厭惡其綱民惡其

上國自然之理雖然達而在位豈非稽古之榮桓

賢而多財漢書乃是善人之賞論語若曠貴不久漢書

出自天公奸富致殃史記何干卿事南唐書設虛願

而幸人災虛願出周書非愚則惑也

續義曰孔子曰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

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

欲窮而不可得也反是而言之吾知見人榮貴而

願其流貶者其人必不貴矣見人富有而願其破

散者其人必不富矣

矣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敬者其人必不富矣

注曰人之富貴以道得之天所祐也妬之而冀其失是逆天也如不以道得之天將厚其毒而斃之也忿之而恐其不失是欲代大匠斲也逆天者不祥代大匠斲者傷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箋曰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左傳見色而說謂之曰逆

韓詩外傳慶封易內負之斧鉞巫臣稱妻罪至族赤私

於庚宗叔孫不食左傳淫於魯宮邪顏伏鎖公羊傳

申池之禍賊由閻職子貉之妹終喪羊舌左傳烏呼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四

今人宜鑒斯轍天有六氣降生六疾左傳亂自女戎

晉語女為陽物晦時生蠱日入作厲天年喪志非鬼

非食人生質難左傳受之以節易清心窒欲增

遠厚別禮逸則忘善愆則有辟詩送目治容左傳

授情罔色音賦事見音惟厲之階詩惟家之索音

色音發有先夫左傳季誠弱息書不以義交尚書是為

惑溺公卿宣淫兄弟爭室烝報奸通上注日烝初

族之妻日報與婦婢姦日奸罪大惡積易生不若

死公羊公有餘賁書烏呼上天策天威咫尺福仁

禍淫左傳不爽抄忽遠則子孫近則目睫淫而無罰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左傳未聞其說

積義曰美男破老美女破舌古人所戒也見人色美而遷起私之之心此心一萌身內痛妻不知其所終極矣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南史沈憲傳則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聖人以禮防民宜用老子之言是故深宮固門闔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君子以禮制心宜用南史之言故曰美者自美吾不見其美

注曰惡念一起雖無邪緣已上得罪於天地鬼神矣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五

增錄于氏贊言曰萬惡淫為首道書云淫人之罪加殺人數等又云凡人苦行修行諸罪俱可消解惟曾破處子之身者後雖道高行滿不能開釋必受過惡報方可成真淫之為罪其重如此太上於貪殺等罪申戒不啻再三而獨於萬惡之首僅以兩言之之曰見他色美起心私之何其輕描淡寫也噫此太上之微詞春秋誅意之法也人欲行淫亦非易事桑間濮上密約幽期此偶然者耳或此悅而彼不從或心通而勢不便邪緣不湊事終不成而至於起心私之則無所不可釀中牆上醫然

邂逅一語不通神隨目往雖貴而金屋之名姝賤而蓬門之豔質遠而燕秦楚越之佳麗近而親戚姻婭有關名分之人結想所之莫可隔阻在彼閨中蓬蓬同自依然絕無纖塵點染而我之敗德喪心則已不可言矣此念一起人不能知已不能制一劍斬之曰有鬼神鑒察而已其或有可就者則當於此心未亂之時思淫律之重知淫趣之淡懼淫報之奇立定主意預為遠避之謀自居於必不相及之地則事未彰而易為力略一放鬆使狐媚當前摩登對面雖鐵心石腸恐未免一時鎔化也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六

淫律之重始亦疑之國法犯姦罪止於杖好色之心聖凡所同相悅而合非強人以所不欲也即使蹤迹不秘醜聲外揚敗人名節辱人門戶畢竟與殺人者有間而陰律乃以為甚於殺人何也吾嘗讀易而悟其理焉天地之道不過陰陽人之有生始於夫婦男女者陰陽之位也夫婦者乾坤之交也色心乍起之際即太極之動機而形骸相接之時即天地之生意也聞覺經云一切眾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何其言之嚴而確也天下蛾眉誰非人母野合而孕為誰之子殺人者戕其後天而淫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人者亂其先天迹愈微而業愈深矣況人雖窳凶極惡未嘗無故殺人殺人者恨之也若淫人者何恨於其父母何恨於其夫何恨於其舅姑竝何恨於粉白黛綠之人而必欲污其身喪其節而後快哉吾願見色起心者嘗以己之淫心作殺心觀愈美愈不忍殺之矣揮刀斷螭螭之頸刺刃屠玉雪之胸非天下狠心人何至此哉淫趣之淡細參便覺見色未得煙騰火熾及至橫陳嚼蠟之時雖天姿國色果何異於裙布荆釵乎踰牆窺戶冒險登危夜去明來履霜侵露冒不韙之名犯殺身之禍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七

何如綸衣綦巾聊樂我員乎況人生前幼後老其可以犯此者不過二三十年耳駒隙光陰水流雲逝不轉盼間一為喪德之衰翁一為失節之老嫗白頭相遇有不黯然神傷者乎若過時之人而猶生作孽之妄想徒為人訕笑更不必言矣淫報之奇不可枚舉最甚者如李登十八發解十九即當大魁天下五十三位極人臣壽八十餘奈因鄉薦後疊犯姦淫恬惡不悛上帝震怒盡削其籍至二十九而卒嗟乎以大魁天下位極人臣之人何難極人聞所謂絕代佳人而置之畫閣蘭房之內八

十老丞相何禁其姬侍羅列也今登所盜者未必  
眞珠色也乃竟以是而賤矣而貧矣而死矣貧且  
時之詭遇邪緣失五十年之珠圍翠繞卽爲好色  
者計亦豈得算乎狀元宰相不雜一筆削盡況其  
下者乎然于言萬語皆爲有識者勸也若爲庸人  
說法莫如先德二語之直捷痛快也曰我不淫人  
婦人不淫我妻

增錄顏茂猷過淫說曰諸惡業中惟淫爲最蓋淫  
念一萌便思邪緣湊合生幻妄心設計引誘生機  
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忌人之有生妬毒心奪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八

人之愛生殺害心種種善念由此消種種惡業由  
此起此森羅鐵樹必以淫爲萬惡首也然而庸夫  
俗子顯蹈明行罔知顧忌至學士文人誦習聖賢  
竟爾自號風流侈談情種美目何心願盼靚視爲  
有意之發眸深閨不無笑言便嬾作多情之句引  
或窮不足而以才誘或直不遂而以巧謀絕絕則  
託於夙緣邂逅便認爲天合機關不止千般流毒  
直兼數世不思月下花間爲樂有限粉白黛綠轉  
眼卽空而惡因日積顯則傾家蕩產半生之名利  
皆虛陰則倒祿滅年一世之榮華喪盡大則虧體

太上感應篇集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辱親鄉閭共忿小則辱身賤行流落堪嗟甚至敗  
露觸凶而七尺之軀頃刻作刀頭之鬼奈何人溺  
於此者勸曰何傷嗟乎天下受何傷之毒者豈少  
哉夫殺人者殺其一身淫人者殺其三世蓋穢德  
必彰惡聲易播上而殺其父母矣中而殺其夫矣  
下而殺其子女矣恥懸眉額之聞痛纏心骨之內  
無異挾白刃而刳三世之腹而猶謂何傷吾誰欺  
欺天平況昔人親見陰律云姦人妻者得子孫淫  
佚報姦人室女者得絕嗣報試觀好淫之家不報  
於妻妾卽報於女媵醜聲藉藉汚人聽聞至若婢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九

女僕婦尤易行姦不知家改不肅家道不和大都  
由此或妬妻鞭撻以傷生或悍僕反顧以叛主或  
父子不知而聚賭或兄弟交游而薦廢甚者以骨  
肉胞胎淪爲賤賤後人無知誤行褻狎明爲主僕  
之分陰有兄弟之戚傷風敗俗所不忍言又有假  
隨喜之行蹤誘空門之弱質敢污佛地致敗清修  
此與尋常淫惡定加三等更有別種狂且漁獵男  
色往往外借朋友之名而陰圖夫婦之好彼既見  
鄙於眾人我亦不齒於正士且若彼惟慕少年頓  
忘齒頰淫其幼者何異於吾子吾孫淫其稍長者

何異於吾弟吾姪父事兄事之謂何而淪污若此少知禮義者當必汗流浹背翻然愧悔矣等而下之狎優重昵俊僕心因欲亂內外不分我既引水入磨彼必乘風縱火其間蓋有不可知者他如奇興倡樓自謂於德無損不知淫倡賤質巧笑甘言無非陷人鈞餌一入其中極聰明人亦被迷惑況遇屍勞之婦瘡毒之妓性命莫保形體壞爛生子卒皆不育嗟何及哉顧茫茫孽海幻夢方酣誰為喚醒惟在當境之初動念之始亟思降服能惕然思曰淫人妻女妻女亦被人淫若何視人之妻如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十一

己妻之惡人犯視人之女如己女之惡人汚此為上也其次眼光落面妖態攢心有慧劍一焉曰忍而已矣很忍而已矣饑不食虎餐渴不飲鴆酒忍之說也雙蛇螫手壯士斷腕毒矢著身英雄刮骨很忍之說也要其得力則又在平日父兄師友訓迪漸染之功務使胸中於禮法因果確信不疑觸境猛省自能警地迴光應觀古之賢達片刻操持於己何損而登大魁致顯位高富壽福子孫較之半世黃卷青燈與他途積德累仁者遂事半功倍人又何苦以俄頃之歡娛博終身之荼毒甘陷下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愚若此哉第血氣未定最易失足半生淪墮顧影慚皇求其守正不阿者其能有幾終日戒不淫淫心特熾達人言寡欲欲種更滋迷而不返自取貫盈然能始迷而終悔即可災去而福隨上蔡先生云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斯言信矣然又不但淫行當戒己也每見讀書才士與一切輕薄少年談及閨壺私情必多方揣摩一唱百和每因言者津津遂致聽者躍躍夫姦惡陰私實系終身名節一言偶失殃累無窮使其生則含羞死猶遺臭先人蒙垢孫子懷慚上干天怒莫此為甚況又含沙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十二

噴血玷清白之芳名吠影捕風肆譏評而無忌者乎若夫傳奇小說多屬子虛雖意取譏時理含警世而上智難概中下為多披覽之餘動心失性則人人之孽皆其孽矣普望自覺之餘更思覺世吐舌上之青蓮揮案頭之采筆表章感應救拔淫迷或廣坐危言或密室苦口毋畏擲揄毋避迂腐宛轉勸導必能使聽者大發深省於以迴蛾眉伐性之狂瀾施錦帳回頭之良藥豈非所謂愛人以德自求多福者哉至於貞淫果報不爽分毫古人詳矣茲未及載也

增錄舊說曰古來三教之書每有同異而獨於戒淫之語說罪過說冤讐說果報不謀而同如出一轍可知此事萬萬不可輕犯而實萬萬難以自持英雄豪傑他事儘有執持而獨於此事失足者比比皆是乃知其難也惟能於難處有慧力有定力有忍力方可以入聖賢之途何謂慧力美色當前乍見心動試思今日之明眸皓齒二十年後雞皮鶴髮甚不堪相對也再思百年之後皮囊煨腐甚不堪憐也再思今日之淫行即明日之死徵人至於死萬事心灰矣至於倡樓紅粉其靚妝濃抹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上

當場獻伎之時或能令人瞥見神驚試思其未經梳洗未施粉黛不見不聞之地其本來面目大有不堪回想者此惟慧者意想能及之不慧者不能及也何謂定力平日操持嚴切念起即除我心既定自然遇物不移程子所謂今坐中雖有伎某心中卻無伎是也何謂忍力語錄有云譬如欲心既萌猛不可遏試揭其帷登其牀則吾母在焉吾女在焉或爲妖物所變而原形見焉如是則可以忍乎譬如淫人妻女者試想人之淫我妻女我將何以自解如是則可以忍乎再若心有所動不能自

太上感應篇集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制試念苟合之時篇中所謂司過之神在我旁也三台北斗在我頭上也三尸在身竈神在戶日月三光在天記錄者有之矚視者有之竊聽者有之含怒者有之照臨者有之如是則可以忍乎大抵欲心之生生於喜生於樂生於安閒生於富足生於肥甘欲心之阻阻於憂阻於懼阻於勤勞阻於窮困阻於淡泊故人能於逸樂之境常存恐懼之心不致終日安閒任意快活則職業修筋骸束心志斂而自然寡欲矣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上

增錄舊說曰禮別嫌疑所以防淫也古人同胞兄妹至八歲則異席而食況其他邪竊見世上淫風皆因防閑不密內外不分男女混雜不嫌不疑以至釀成大惡敗壞門風殊可恥也蓋嫌疑二字本所以自制即所以制人家庭之閒此爲鎖鑰夫淫與水似稍不隄防則流溢矣既已流溢則必盈科而行因此及彼漸至汎濫而無極矣其法莫善於別嫌疑却有嫌疑則規矩秩然人自不得而犯每見各處風俗多可笑事如童僕出入內房婢女乳母抱孩子出外遊戲作工傭人出入不禁表兄弟與表姊妹長成不避叔嫂姪姪時刻閒談姊夫妹

二七一六五

夫常見大姨小姨諸凡戚族鄰里相與往來動引入內又有託為通家好友家中女眷一切相見而近時女子亦以徑見男客為大方并以相聚賭錢為正務並肩襟坐恬不知恥老者如是少者即從而效之不嫌不疑何至於此大抵男與女既經相見始必彬彬漸而熟習既熟習必有長談有長談必有笑語有笑語必有機趣有機趣便成句引而事遂不可知矣蓋人總因自己癡愚以為斷無此事而誰知竟有此事矣以為斷然不姑而誰知竟有所妨矣以為至親至戚斷不忍焉而誰知竟忍矣以為至好至厚斷不為焉而誰知竟為矣以為至卑至賤斷不敢焉而誰知竟敢矣嗚呼皆由不嫌不疑以至此極也所以人家規矩當極嚴門戶當極慎內外要分別早晚要留心忙時病時辭時婚喪設祭時家主出門時或生辰令節月夕花晨時諸如此類皆弊竇也防閑檢點細察情形邪人遠之使僕逐之使婢大者嫁之三姑六婆絕之子弟時時戒之至若婦女入廟燒香舟車游覽觀燈看會踏月賞花尤宜切戒人年五十有子六十有孫便宜謹肅閨房勿置姬妾若家有發婦防範更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五



宜加謹至延師課蒙及管理記室慎勿請浮蕩書生與年少親戚至於家中男婦各管職業勤習女紅勿令閒逸而本原所重莫先於自正其身齊家之道不外是矣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竅曰平時既乏仰升斗之本則活是貸我以財者乃殺我以死者也慮孰大焉惡人而欲其死是惑也負人而欲其死是賊也賊人者天必反賊之續義曰生相憐死相捐非君子之道也古人一言之許生死不相背負況負其貨財乎己實負之乃願其速死而不吾責非惟不義抑亦不仁考周官朝士有聽屬責之法凡本主死凶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為證者來乃為治之是古人之立法周矣  
 注曰非特負恩亦太無志  
 干求不遂便生呪恨詳案呪俗字古止作祝陸德明經典釋文祝音之又反  
 箋曰先輩言自家猶不能自快自家如何他人卻能靈快吾意交富人而與之再貸交貴人而向其竿履恆人之所賤也安能望其必遂欲不足而忿售謂之小人不亦宜乎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五

續義曰：荀子曰：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呂氏春秋曰：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學者苟違此意，則凡千求之不遂者，皆無恨矣。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由是言之，豈惟其終可以不恨，抑亦其始可以不求。

注曰：千求本非理，不遂而生呪恨，是求且伎也不臧甚矣。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六

箋曰：人偶失便，或值於時，或當於數，未必皆其自取也。若不揆其素行，而輒指其生平，以為是固應爾也，豈不悖哉！且人即有過，得志則括囊失時，則橫議亦有識者所深鄙也。

續義曰：嘗聞劉子新論之論通塞曰：命有否泰，遇有屈伸，邀泰遇伸，不盡歡，智道否會屈，不專憤，敵何者？否泰由命，屈伸在遇也。命至於屈，才通理，聖遇及於伸，才壅迹，通通之來也，非其力所招，壅之至也，非其智所迴。又聞顏氏家訓之言曰：世見蹙競得官，便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

太上感應篇集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也見靜退未遇者，便謂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審此兩家之言，則知得失無常，不皆自取，成敗論人，君子勿為。

注曰：時有利不利，雖賢欲矣，為偶然失便，非所行之過也。就令有過，彼既失便，忍從而讓之乎。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箋曰：威施不可使仰，趨除不可使俛。晉語天刑之也。

莊天刑之為不幸，人笑之為不仁，且踊楮而闕踊于楮楮猶蕭同幾於作質，公登樓而笑，愛妾遂喪

其元史記登計之得哉。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七

續義曰：申徒嘉兀者也，與子產同師，伯昏無人子產謂之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申徒嘉曰：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吾與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楚然改容，然則笑人形體之不具者，適自明其所見之小而已矣。昔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名動天下。楚孫叔敖突禿長左，而以楚霸禹跳湯，偏無損於聖。伊尹孔子，面無須眉，願世人勿以形體相天下士也。

二七一六七

注曰其人而賢者歟縱使體相不具不害為可敬而笑之無識甚矣獨不覽荀子非相之篇乎其人而庸眾歟加以體相不具愈覺其可矜而笑之不仁甚矣獨不思孔子之見賢者乎其人而小人歟雖復體相不具難保其不得志而笑之取禍必矣獨不聞郭汾陽之料盧杞乎

附錄于氏贊言曰君子不以貌取人寢陋者未必非奇士況人生體相本無可恃疲癯殘疾皆不可知之事也美目可刺而盲捷足可折而跛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危哉曾子之言也自愛不暇何敢笑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太

人近時惡習多好題人諱名造為歌謠摩寫酷肖傳播最易口過莫甚於此宜亟戒之

見他才能可僂而抑之

箋曰人有才能卽未嘗識面猶當提拂而揚詡之況目驗而心知者耶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卽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然則知柳下之賢多蕭衡之薦誰之罪歟

續義曰劉孔才之論材能也曰人材不同能各有異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行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事之能誕讓之材也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是知人有一材卽有一能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天之生材以為國家之用人皆僂之我獨抑之如國家何注曰才能之士在朝廷宜僂薦之在鄉黨宜僂譽之乃抑之使不得伸拂人性矣

埋蠱厭人老君說百病曰蠱道厭人是一病

箋曰蠱者損壞之名淫溺惑亂之所生也左傳古訓

為事易有蠱卦謂壞極而有事也於文皿蟲為蠱

傳先儒謂蠱食器皿巫行邪術損壞於人故亦謂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五

之蠱禮記以木人葬之地以厭人人概死漢書卽

周書所謂左道也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鄭康

宗漢書時巫蠱之禍最烈故賊律有云賊律敢蠱人

及教令者棄市延及後世蠱人之罪並編十惡句

風俗通赦令所不宥法至重矣而其術不衰乃知少

皞之亂家為巫史楚語宋襄之霸鬼有淫昏左傳召之

而至又何尤焉小爾雅曰聖王在上分民神職同

之職絕地天通尚書此嘉祥所以日降蠱氣所以

不作也

續義曰周天子之官有庶氏官掌除毒蠱以攻說

禱之嘉神攻之而翦氏之職又掌凡庶蠱之事蓋  
 聖人深惡此事故置此兩官以治之也考之載籍  
 蠱蓋有二漢書江充傳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  
 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因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於  
 太子宮得桐木人此行蠱之一法漢律蠱人者棄  
 市殆謂此也顧野王輿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  
 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飲食中人不覺也其家絕  
 滅則飛游矣走中之則斃此行蠱之又一法今苗  
 人行蠱者聚毒蠱於器中正合古人制字皿蟲為  
 蠱之意是此風亦古矣葛洪方曰人得蠱欲知姓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名取義荷葉著病人臥席下立呼蠱主名豈即古  
 者以嘉神攻之之道法歟牧民君子宜修庶氏之  
 職嚴左道之誅庶可以除毒蠱而致嘉祥也  
 注曰始作俑者聖人嘆其無後況刻木象人為巫  
 蠱厭勝之術此王法所必誅天理所不容也  
 川藥殺樹  
 箋曰風咏甘棠雅歌行葦楚楚可憐之樹音濯濯  
 易盡之枝皆當廣以慈心全其生意況叢叢七日  
 未必非神戰國策標大百圍偏能見夢也莊子用藥者  
 無斧斤而天厥志不仁不斲伐而枯其毒太苦

太上感應篇集傳



續義曰梓氏擊攻神木夏日至今刊陽木而火之  
 冬日至今剝陰木而水之亦以有妨種植故耳苟  
 其不然則召伯之甘棠勿宜翦伐武子之嘉樹足  
 供游譽何為而殺之乎夫斷一樹不以其時孔子  
 惜之乃至以烏喙狼牙之毒代斧斤之用不仁甚  
 矣  
 注曰周子窗前艸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今  
 以機心機事毒及無知之物此樹生意盡矣己之  
 生意安在哉  
 悲怒師傅雲笈七籤老君曰  
 怨怒師傅六不祥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箋曰師無常於五服然左右就養有父道焉服勤  
 至死有君道焉故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也漢重經師其上章也必僭問諸師曰以明所受  
 戰國策曰談語而不僭師是倍也荀子曰  
 言而不僭師謂之倍教而不僭師謂之畔於其死  
 也則必自表師喪棄官行服具兩故經義莫明於  
 漢人材亦莫盛於漢自經師經師於東晉兩  
 以後至不而仲山之古訓不存詩古訓是式亦夫  
 能識古文雅正也康成註論語曰顏先王與  
 子之雅言亦絕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家君  
 學者不識字不能通經也於是其有施悖求佛而疾其師者矣有  
 燕朋燕辟而逆其師者矣唐石經禮記荀卿言倍

二七一六九

師之人明君不納諸朝士大夫不與之言蓋師道不立則經義不明經義不明人材所以日下也  
 續義曰記曰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夫怨之不已至於悲怒斯不善學之尤者矣呂氏春秋曰君子之學也說義必俯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備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  
 注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傳道授業解惑師之分尊而情親矣若因督責之嚴遽起悲怒之意係所謂師勸功半又從而怨之者乎其不善學可知  
 太上感應篇卷三 三  
 抵觸父兄  
 箋曰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兩國有妖乎一虜曰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曰此非其大者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此妖之大者新序夫驕子傲弟其教不先其率不謹史記輕簡父母賈誼新書陵忽長者顏氏家訓小則兆門祚之衰大則詭風俗之患雖欲不謂之妖而不得也  
 續義曰嘗讀將仲子之詩一則曰畏我父母再則曰畏我諸兄雖在變風而猶知名分之嚴倫紀之



重君子有取焉至於後世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於是行抵觸者不曰昔之人無聞知即曰夫子未出於正也甚者父子異部更相毀譽兄備弟惡遂至相殺噫甚矣  
 注曰父子天性也子不順父則天性傷矣兄弟天倫也弟不從兄則天倫悖矣民彝泯亂尙忍言哉強取強求好侵好奪  
 箋曰市金可探取之傷廉白珩非寶求之有道侵欲崇侈獲修乃爾奪攘矯虔蚩尤穢族竊途思返道道不遠諍言自悼從我所好  
 太上感應篇卷三 三  
 續義曰漢律有受賕枉法之科周書有致擾矯虔之戒申鑒曰太上不空市其次不竊偷其次不掠奪上以功德綏民下以財力奉上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為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偷之偷之而不得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夫強取強求則掠奪也好侵好奪則偷竊也易林曰季蛇叔虎贖貨無厭其此之謂乎管夷吾有言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吾殊懼其卒矣  
 注曰有其有者安貧人有者殘或取或求或侵或

奪皆貧人有者也況強以所難堪好之而不厭乎  
虜掠致富

箋曰本富為上末富次之發富最下攻剽椎埋掘

冢鑄幣意錢搏拏而田叔以之起桓發用以饒

傳皆姦富也雖然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

左傳是故家有不宜之財則傷戰國策掘藏之家其後

必凶淮南子天治富淫人左傳此說誠荒唐也韓昌黎詩桃源

之說誠荒唐續義曰貨悖而入亦悖而出未有虜掠而可以致

富也列子書言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三五

宋之齊請其術國氏曰吾善為盜向氏大喜遂踰

垣鑿室手目所及必不探也以賊獲罪沒其先居

之財國氏曰嘻若夫為盜之道至此乎吾盜天地

之時利雲雨之溥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

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凶非盜也

夫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凶殃人之

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世之以

虜掠致富者是為宋向氏矣

注曰石崇為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及身  
死東市始知奴輩利吾財晚矣故曰貨悖而入者

太上感應篇集傳



亦悖而出

附錄于氏贊言曰虜掠二字甚奇虜掠民財惟亂

兵與劫賊能之世豈有能讀感應篇之亂兵劫賊

而乃以此言垂戒乎凡所取非一人之財而又絕

非人心之所願輸者皆與虜掠無異居官之私派

加耗是虜掠百姓也豪強之重利舉債是虜掠貧

人也姦胥滑吏之弄法侵蝕是虜掠國課與民膏

也其權在我無求不得失主既多則索逋者散而

不專致富可立而待也其報惟何有下文漏脯鳩

酒之說在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三五

巧詐求遷

箋曰馬安巧宦而四至九卿漢書漢翟繡詐懿而

先據要路孫懿也見倖進之端開純臣之節墮矣

何以謹慎為欺設居右職何以禮義為便巧為尊

官賈誼今人之所喜者昔人之所嘆也且也砥疇

而結駟趙壹何辱如之遭睡而探珠莊子其危甚矣

續義曰抱朴子曰佞者鼓珍賂為勁羽無高而不

到矣乘朋黨為舟楫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

側立加以先意承旨其利口諛詞也似辨其道  
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汚言潔

二七一

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  
茲言可謂盡巧詐之情狀矣古詩云何不策高足  
先據要路津斯疾世之辭非篤論也急趨者無善  
迹戒之戒之

注曰遷官或以賢能或以資敘斷無出於求者況  
遷己之巧行詐於人以爲進取之計是無義無命  
也雖得之必失之

賞罰不平

箋曰古者爵賞不踰德刑罰不過罪是以爲善者  
勸而不善者沮子唯其平也如賞所愛而罰所惡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三五

范曄語則不平不平則怨怨則爭爭則勸懲不立而  
爵賞刑罰窮矣禮

續義曰韓非子曰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  
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徐幹中論曰聖人不敢  
以親戚之恩而廢刑罰不敢以怨讎之忿而廢慶  
賞若是者何也惟其平也雖然豈獨治國者有賞  
罰哉居官之士大夫居家之君子何莫無之賞罰  
失其平內不可以治一家外不可以治一官一邑  
注曰不必賞及非義而厚薄失其節不必罰及無  
辜而輕重乖其宜是不平也功高賞薄人無以勸

罪大罰輕人無以懲賞浮於功則人多觀幸罰溢  
於罪則人多冤抑不平之害可勝言哉

逸樂過節

箋曰益戒舜曰罔游於逸罔淫於樂故君子無逸  
作所書良士好樂無荒詩乃逸乃諺周公所以詠

嘆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漢書且吾聞之狂

者無憂淮南子溺人必笑左傳逸樂未終而死亡繼之

亦何以異於是乎

續義曰武王席之銘曰安樂必敬觴之銘曰樂極  
則悲太玄樂上九曰極樂之幾不移日而悲是故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三五

逸樂不可過也孔子曰樂驕樂樂佚游樂宴樂損  
矣非惟損德抑亦傷生呂氏春秋日出則以車入  
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蹙之機肥酒厚肉務  
以自強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  
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

注曰民生在勤其敢逸乎生於憂患其敢樂乎逸  
而過節則筋力日以弛職業日以墮樂而過節則  
心志日以蕩非惡日以積

增錄于氏贊言曰合天下之人而總計之無論富  
貴貧賤大概逸樂者少而勞苦者多士子讀書求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名則有瑩窗雪案之勞，探索揣摩之苦，職官身入仕途，則有簿書執掌之勞，遺大投艱之苦，商賈經營四方，則有舟車跋涉之勞，子母艱難之苦，以至匹夫匹婦，辛苦謀生，莫不役窮年，皇皇度日，求其自少至老，豐衣足食，無慮無為者，千萬人中一人而已。杜九華詩云：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亦有慨於世俗之塵勞，而為不善偷閒者，勸也。此獨以逸樂過節，列於諸惡之中，何哉？逸樂之性，如水之流，無所底止，久勞得逸，此身泰然，其逸已甚，則筋骸散緩，後將一無所為，而百事廢墮矣。久憂得樂，此心怡然，其樂已甚，則心志縱肆，又將無所不為，而嗜欲日啟矣。驕奢淫佚，敗名喪檢，無不基於逸樂之一念，故必有以節之。節者，不敢過之心是也。天下皆勞皆苦，而我獨得此不勞不苦之一日，是人生之幸，而造物之所忌也。檢其作息，刷其精神，制其嗜欲，常常反己自問，不至有受用過分之慚，則不至於招尤折福矣。管幼安謂平生大過，惟三朝晏起，而後世至有以晏起創壽者。世人可以知懼矣。運甓之精勤，沐澗之兢業，豪傑聖賢莫不皆然。我獨何人，而敢晏然高枕，侈然得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三五



志乎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惟無志於自強，故遂思自在。度日若有志自強，則吾身所當為之事，無窮無盡，真有惟日不足者。不暇樂，亦不敢逸也。吾為身處逸樂者，計有一道焉，或讀書講學以明心，或積功行善以培德，隨心所願，各立自課之法，一日之內，先完其所課之事，而後從事游衍，則雖任意快樂，亦不為過節矣。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言何痛切哉。

苛虐其下。

箋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傳下所以事上，上所以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三五

使下也。鞭朴弛於家庭，固為終吝。僮僕取其遲鈍，無可深求，苛虐者重為任。詩而罰不勝，虐遠其塗。詩而誅不至。虐夫力不足則僞，智不足則欺。莊子鳥窳則啄，獸窳則齧，人窳則詐。韓詩外傳自古及今，未有窳其下而不危者也。家語  
續義曰：呂氏春秋曰：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淮南子曰：水濁者魚噉，令苛者民亂。是以太玄法次七曰：密網離於淵，不利於鱗。淵曰：密網離淵，苛法張也。苛則未有不虐者。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之則讐也。賈誼之書曰：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

而民必報之昔鄭子陽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獬狗而弑子陽此亦苛虐者之炯戒矣  
注曰上之於下凡以名分相統御者皆是苛求而虐使之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矣

增錄于氏贊言曰陶彭澤以一力付子戒曰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洵哉仁人之言乎善視之法無他給其衣食節其勞苦恕其過愆而已人雖微賤竊得謀生必不願為僮僕困苦乞為奴彼亦不得已而為衣食計也我用其力而飢寒如故彼將何所利而事我乎富貴所不必論即貧士之家一二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三

長鬚赤腳聊供應門炊汲之役主人亦處不足何能厚及下人然主雖極貧畢竟稍富於僕晨夕之費酌其多寡而與彼共之則雖薄不怨矣樊勤慈忘法所必然怠翫之習誠不可長然人力有限須酌其難易常使其力寬然有餘而後施以習課則無不辦之事所謂造父不窺馬力也既勞其身當體其心一言撫慰溫於挾纊周公賦東山而征人樂為之死何不可以此意行於灑掃奔走之人乎至於有罪加責勢所不免然苟非有心背主負固壞法則其他細故無不可宥者開當論之朝廷爵

祿官人未必所得皆循吏吾輩道義論交未必所得皆益友何況生長微賤蠢蠢無知之輩則頑劣庸下者其常而謹慎才能者其變也既無智識必易誤事惟知貪得自然欺心在我駕馭而用之耳天下豈有才全德備之人而甘為廝養者乎每見天性暴戾者一言忤旨而辱罵不休一事失錯而箠楚交下在彼固極難堪在我亦有何趣味不過曰威所可行惟在行之耳夫威而僅行於奴僕我之為威也亦可恥矣恣唯叱咤色厲氣粗不但不慈亦復不顧試問贖責既加之後果能逐其人而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三

不用乎抑仍使給事左右乎桓侯之禍更不可不慮也然苛虐固所不忍而縱肆尤所不宜每見達官貴人之家豪奴悍僕尊如帝天出則怒馬鮮衣入則呼盧浮白或賓客踵門而坐不為禮或親戚相訪而拒不為通使強者奮怒而行弱者飲恨而去甚至借端生事倚勢詐財為之主者絕不聞知而眾叛親離友讐人怨已不知凡幾矣此主人禍福所關門戶興衰所兆也慎之慎之抑更有進焉者吾輩讀書明理自加檢點或不失苛失縱惟閨閣之間以主母而虐其女婢者十常五六蓋巾

懼之性大度優容思過改悔者往往難之明者或過於嚴端者或過於執惜小者損一物而必懲持體者忤一言而不耐意之所憤動輒得咎有犯無赦以爲固然至於天性褊急者更無論矣必將入情入理感應報復之言神道設教委曲勸諭庶可以漸而化然此猶非病根也病根大抵皆由於妬妬者婦人之常也后妃之德不可多觀然妬者必好名往往不樂自顯其妬故妾媵在旁未必明加口角至於女婢迹既可疑分又至賤其爲陵虐也不免矣夫妾之下有婢卽或納之使之明廁於小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三

星之末而不復以字人則婢猶正色之變者也惟其迹不彰而私蒙愛幸妬者既覺鞭撻隨之歸回不賢我獨非過乎不但已也私之而仍以字人是我姦人之妻也或有妬而墮之或舉子而溺之是我殺人也甚而至有人姦之禍是夫婦同殺人也或父子不知而兩幸之是禽獸之聚麀也或兄弟不知而交狎之是異國之同妻也更有少年僕婦執役房幃兒其有色肆意淫亂使其夫知之小則萌跋扈之心大則懷殺主之志近在左右可勝防乎卽或不知而或姦而生子是使我之子謂奴爲

太上感應篇集傳



父也忍乎哉卽不生子而堂堂七尺與奴隸下賤爭淫一婦厨乎哉此其罪卽稍輕於犯良家婦而禍之烈殆有甚焉然陰律斷淫罪未嘗曰淫女婢及僕婦者減一等論則其罪固無異於良家矣特以其地近勢便不以爲怪如山陬海澨之民多以行劫爲事逞凶既易僞侶復多遂以爲盜賊非王法所及也豈不謬哉因前論見他色美起心私之未及此義故暢其說於此

恐嚇於他

箋曰失羣之雁故創未息虛弓可以下之戰國在策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三

忠之人在忠出晉語驚魂未定浮言可以動之蓋百  
 端恐怖強者股弁漢書弱者引決豈不痛哉按以周刑應在造言之律周禮鄉刑稽之漢法當依恐獨之條漢盜律有恐獨見王子侯表及晉書刑法志  
 續義曰恐嚇者古人所謂恐獨也趙策曰以秦權恐獨諸侯漢書王莽傳曰各爲權勢恐獨良民並是馮藉威靈侵陵善類與古聖王無畏甯爾之言不大謬歟昔漢世葛魁侯威坐縛家吏恐獨平城侯禮坐恐獨取雞皆以得罪失侯垂戒史策毋以炎炎大言爲得計也

二七一七五

注曰中材之人偶罹憂患不力為寬解反從而恐  
嚇之使心破膽裂或無聊輕生罪莫大焉  
怨天尤人

箋曰人之受於天也有三命焉受命以保度受命謂年  
遭命以摘暴遭命謂行隨命以督行隨命謂隨  
報之見孝經報神君子之於人也有三自反焉自  
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二命皆天

也三自反皆不求諸人也故荀子曰自知者不怨  
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孟

續義曰太公曰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夫

不怨不尤孔子言之孟子又言之讀孔孟之書而

懷怨尤之意何歟其故皆由於生生之厚所食不

過果腹而食前方丈未饜也所居不過容糶而大

夏耽耽未足也於是所賦於天者常苦其不給而

怨之矣所求於人者常患其不得而尤之矣是以

老子有言曰事天治人莫若嗇

注曰為善而責報於天必至於怨天為善而求知

於人必至於尤人苟能盡其在我禍福聽之天毀

譽聽之人何怨尤之有

訶風罵雨老君說百病曰罵  
詈風雨是一病

箋曰天有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禮風古丈師雨師  
帝王之所祀周好風好雨日月之所從鄭氏謂日  
亦從星見明日帝天且弗違之而況於人乎咨祁寒而怨  
暑雨乃黔首之無知訟風伯而詰雨師賈文人之  
游戲曹子建詩答文假天帝之命以詰有識者陷  
之是獲罪於天也

續義曰君雅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  
民亦惟曰怨咨此言民情之難得耳君子遇疾風  
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蓋古人敬天如  
此管子曰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孟

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強弱風雨至公

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

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然則訶罵而及於風

雨其為忮心亦太甚矣

注曰風雨神所司也疾風甚雨或氣候偶偏或人

事相感君子敬天之怒雖夜必興敢訶罵乎

陶合爭訟持兵曰陶眾陶曰合私  
爭曰爭鳴於官曰訟

箋曰闕而不勝集眾以要之傷必重爭而巳速

訟以成之室必殘案漢律闕有保辜辜外以傷人

論辜內以殺人論本何休公羊注功意所必辨也

手傷人爲功使人行周官訟有明禁既入之以束傷人爲意見漢書

矢又中之以鈞金曲直所必分也功意辨而曲直分彼好鬪健訟之徒亦何所措其手足乎

續義曰周易有訟卦其初六曰不永所事小有言

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太玄有爭首其

初一曰爭不爭隱冥測曰爭不爭道之素也是爭

訟爲古人所慎故皆於其始謹之欲其不爭不訟

也不解散之而反鬪合之豈非成人之惡之小人

乎鬪讀如鉤心鬪角之鬪或以持兵曰鬪釋之失

其義矣考之說文鬪本訓遇故有構合之義異乎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美

爭鬥之門也

注曰人有不平小則爭大則訟務觀宜力爲排解

忍構鬪而合成之乎

附錄于氏贊言曰宗族鄉黨之禍皆一朝之忿基

之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爭者彼是則

我非彼非則我是彼直則我曲彼曲則我直誰甘

自認爲非且曲者其勢必至於爭爭之不已必至

於訟不能勸喻排解而反激成之是謂鬪合爭訟

抑知爭訟之禍有不可言者裝微不平發奮赴控

志在求直必多虛誣重者謂之曰出氣輕者謂之

太上感應篇集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曰解蓋其初念亦不過一訟以示強也乃我訟人

於縣未幾而人訟我於府矣我訟人於司道未幾

而人訟我於督撫矣騎虎之勢兩不能下官府以

漸而尊情詞以漸而大持訟師爲長城授姦徒以

奇貨差役索詐如壑飲食如流親朋來往奔忙舟

車絡繹即使聽斷之官亦心鐵面而所費已不可

勝計矣迨其後家破矣力竭矣屬託無門支吾無

術矣而南面執法之人斷不諒我之困而斬然不

問於是枷禁夾打笞杖徒流皆分內事矣好訟之

人不大可哀乎此其事小民之愚而悍者樂爲之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美

然非姦民之險而貪者不能助也居官則於唆訟

健訟之徒痛加創懲不嫌太過居鄉則於將訟未

訟之人苦心勸止勿憚煩難此培養元氣之首務

國家之大功臣亦天地之大功臣也聖人作易以

訟名卦而善九二不克訟之吉曰无咎著上九訟

勝之凶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垂訓之旨不

已深切著明哉

妄逐朋黨詳案黨當作攬說文曰攬朋羣也

箋曰東漢之末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

自公卿已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

二七一七七

文學將興處士復用陳留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  
 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君至為擢簪先驅卒有阮  
 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於梁碭之間因樹為  
 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渴等果羅黨網或死或刑者  
 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周易泰之九二曰朋小  
 得尙於中行漢之六四曰漢其羣元吉孔子作小  
 象皆以光大言之光大者周而不比公爾忘私之  
 謂也夫洪範九疇必嚴比德周官八成用戒邦朋  
 則朋黨之禁其來久矣迹哲士之微言攷先聖之  
 逸典乃知有黨必有讐左喪朋終獲慶易非知幾  
 末上感應篇集傳三 五

達節之人大雅不羣之彥其孰能與於此哉  
 續義曰歐陽子曰始為朋黨之說者誰歟以愚考  
 之蓋起於戰國吳起相楚禁朋黨以厲百姓其後  
 從人橫人假此名以互相傾軋蘇秦說趙肅侯曰  
 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張儀說齊湣王曰夫從  
 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朋黨之說由此遂滋  
 自漢唐以下迨於有明紛紛者無非戰國之餘禍  
 也士生大道為公之世乃挾門戶之私見製標榜  
 之餘論立朝者分牛李講學者異朱陸其不容於  
 聖世明矣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注曰立朝則務求繫援為學則互相標榜朋而不  
 心君子羞之況有黨必有讐乎彼遊戲微逐者其  
 妄更不足道矣

川妻妾語避父母訓  
 箋曰髮子不笄東髮受冠子不言韓詩慈訓不易  
 問也袖中之簡三歲可以出之趙簡子之長子曰  
晉書訓誡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  
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  
子以無懼為賢古詩置書懷袖中而奏之於是簡  
千里之書終身可以誦之馬文淵千里還書誠其  
術何愛敬之深篤而勿逆勿怠也禮然妻子具  
 末上感應篇集傳三 五

而孝始衰矣向本管讒言與而階之厲矣夫必先  
 用其婦人今文乃敢侮厥父母無快於是一轉瞬而  
 姑婦勃谿音者有之莊不移時而父子異部者有  
 之三國此其無行義之尤漢書所謂維弔茲不於我  
 政人得罪天維與我民赫大泯亂者矣康  
 續義曰管子曰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又曰愛親  
 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荀子有言孝子所以  
 不從命惟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  
 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  
 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

乃敬苟非此三者而用妻妾之語違父母之訓則  
視私妻子而不顧父母之養者罪又甚焉禮曰子  
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  
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又曰子  
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  
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古之君子不以  
妻妾之故得罪於父母蓋如此若乃溺牀第之私  
情而違義方之明訓非特其子不子抑亦其婦不  
婦子夏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  
於舅姑者也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學

注曰妻妾之語半溺於私乃用之而不疑父母之  
訓必出於正乃違之而不顧尊卑倒置是非亂  
其心凶矣  
得新忘故

箋曰貴易交富易妻此人情之不美荀子非有道之

宜言也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子貴如光武猶思漸

下之賢富若孝宜尙索微時之劔若乃公孫悅註

莫遇故人西京雜記司馬福心重憎老物晉書其與少原

之婦悲悼晉書晉國之臣與嗟棄席者淮南子

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太上感應篇集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續義曰孔子曰親子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  
故又曰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聖人之篤於  
故舊如此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詩人之所太息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晏子曰衣  
莫若新人莫若故晉文公至河令曰籩豆捐之席  
尊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  
哭楚昭王與吳戰而敗公其踣屨已行三十步復  
還取之曰吾悲與之偕出而不與之偕反於是楚  
俗無相棄者吾願後之君子長存楚王求屨之心  
毋蹈晉公捐尊之習也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學

注曰衣不如新器非求舊人則異是屨屨之炊不  
可負也車笠之盟不可寒也既生既育比于於毒  
夫婦之道苦矣將安將樂棄子如道朋友之道絕  
矣

口是心非雲笈七籤曰道教五戒  
三者不得口是心非

箋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

行之國器也如器物雖不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

用也賴其言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

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荀子

續義曰老子曰輕諾必寡信莊子曰好面譽人者

二七一七九

亦好背而毀之也蓋管魯之人習舌調吻口諾之而心已之口卷之而心毀之往往然矣周書曰榮華之言後有茅國語曰言之大甘其中必苦知言哉易林所謂言與心詭西行東望潛夫論所謂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者也

注曰口道善言心懷惡念口譽善人心嫉正士心口且不相應行事尙可信乎

貪冒於財欺罔其上

箋曰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以爲忠諸葛武侯自表云臣死之日不使內有

木上感應篇集傳三

聖

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之爲忠孔明自謂無負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貪於貨賂始也臨下乃與盜跖爲伍陳情則以曾史自居偷兒獲廉名誠計之得矣豈知高后降之弗祥殷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邪日知錄管子曰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大罪也

續義曰管子曰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人臣之廣道也夫多忠少欲事本相因欲少則忠多矣欲多則忠少矣未有

貪冒於財而不欺罔其上者也南史恩倖傳論曰左臂揮金右手判字紙由錮落筆由利染烏呼貪冒之徒古今一轍也

注曰使掌府庫則爲盜臣使司刑罰或至鷹獄以及工役之浮銷災振之侵蝕皆不可以對朝廷唯其貪冒於財故忍欺罔其上貪以敗官爲墨名已惡矣增下罔上者死法可逃乎

造作惡語說毀平人

箋曰鳥之美羽鉤喙者鳥畏之魚之哆口垂腴者魚畏之入之利口贖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

木上感應篇集傳三

聖

端韓詩外傳筆端之文成是貝錦詩舌端之語猶以齒牙音遂使生人名節墮地無餘如被糾彈同之禁錮音武士鋒端方之喪矣范書續義曰不觀劉子新論之論四畏乎曰鳥之曲喙跋距者羽類畏之獸之方喙鉤爪者毛羣畏之魚之哆唇鋸齒者鱗族畏之入之利口讒語者人共畏之讒疾之人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始才智之在己前甚富貴之在己上猶喉中有噎吞之思入目上有翳決之願去吞決之情深則萎斐之辭作故揚蛾眉者爲醜女之所妬行貞潔者爲讒邪之



所嫉焉呼譏人固極古今同慨點素成繃引寸至尺造作之辭何其工歟平人蒙此亦云冤矣

注曰謂之平人其無大惡可知乃造語以譏毀之小人之私而刻

增錄于氏贊言曰譏人為患千古同之小雅惡語人而極之於豺虎不食有北不受詩人溫厚和平之旨至此皆無所用蓋痛之極而憤之至也造言譏毀之故大概有三一則心怨其人而才劣力憊不能有加於彼於是捕風躡影架為蜚樓海市以中傷之此以恨而造作惡語蜚之射人者也一則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雷

心有所羨欲奪人之位而居之或恐人奪己之位而豫先排擠之羅織是非橫加污蔑此以忌而造作惡語施之螫人者也一則身為敗行醜聲已彰自願亦嫌形穉不得已而含血噴人使與己類此以羞而造作惡語廁蛆之污人者也其毒如鳩其幻如鬼得志之時不難使黑白變形天地易位迨其後也水落石出天理昭彰終無害於被譏之人而譏者之業報至矣其報云何生前既無人理死後永絕人身即使之為蜮為虺為廁蛆如佛經所謂墮作牛領中蟲而已然造作惡語非小人之姦

太上感應篇集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險妾婦之姦回者不為而誤信謬言君子亦有所不免太上垂戒之意並為聽言者說法也知其人之為平人則惡語之譏毀其為造作也無疑矣  
毀人侮直屬神侮正

箋曰直者不毀正者唯神吹毛索疵流聞不誼不可為直漢書投適詭天中無敬心不可為正左傳展禽有言犯人道者不祥犯鬼道者有殃魯語毀人誣神其不祥莫大焉天將殃之也左傳

續義曰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計以為直子貢之所惡也是曰是非曰非斯謂之直毀人之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雷

名以成己之名吾黨之直者異於是昔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是以見殺於齊晉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曰非徒危身又將危父離騷云鮫悴直以亾身吾懼其為羽淵之續矣

又曰應劭作風俗通傳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有城陽景王祠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又會稽俗多淫祀太守司空弟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倫救之愈急後遂斷無復禍崇世之屬神侮正者豈非藉口於此等

二七一八一

事哉然而孔子之言止曰敬鬼神而遠之遠之則可罵之則不可也禮曰淫祀無福而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則知古人於此亦云慎矣昔羿之死也祀為宗布此人鬼血食之權與嗣是堯之五吏祀為五厲高陽次子號曰百蟲丹朱降神房后是儀杜伯冤死是為杜主齊有天主地主兵主之祭秦有諸布諸嚴諸逐之祠王充有言凡天地之閒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所致夫自古至今之久四海之人之眾而人人皆有是思念存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安得不洋洋乎如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故祭非其鬼事誠可恥罵神僭正實亦非宜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是以男現女巫及凡以神士者列於春官苟神而可罵則聖人不可以神道設教矣

注曰吾之於人誰毀所謂直也豈有毀人以爲直者敬鬼神而遠之得其正矣豈有罵神以爲正者神怒人怨而竊正直之僭危哉

棄順效逆背親向疎

箋曰二者之義備於石碯之諫莊公孔子之教曾子也碯之言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巽



謂六順也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夫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子之言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也

續義曰孔子傳易逆數也然頤傳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咸傳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明夷傳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家人傳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又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渙傳曰初六之吉順也是凡爻之吉者皆以順而得之未有逆而得吉者也蒙傳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漸傳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夫利用者以其順而勿用者以其不順則順吉而逆凶居可知矣其於比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於小過曰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順逆之理深切著明故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亦何棄順而效逆乎

又曰葛藟之詩曰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謂他人昆亦莫我聞杖杜之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此親疏之辨也曲禮曰夫禮者所以定親疏也自高祖至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巽

玄孫謂之九族而異義用夏侯歐陽等說以為九  
 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鄭君駁之明九族皆  
 同姓也讀爾雅釋親一篇別之曰母黨曰妻黨曰  
 昏姻則孰親孰疎可以瞭然向背之閒不待辨矣  
 是以曾子曰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  
 求遠太玄曰親非其膚其志齟齬  
 注曰順逆以名分言親疎以情誼言棄順效逆則  
 名分顛倒背親向疎則情誼乖睽其害有不可勝  
 言者  
 附錄于氏賢言曰不養父母而周給親族不友兄  
 弟而要結朋友不撫妻子而憫念路人為之者自  
 以為行善而不知皆逆德大過也其罪較無力而  
 不能養父母友兄弟畜妻子者倍之究之所向之  
 人興盡情衰恩讐反掌斷斷乎鮮克有終者其所  
 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末之有也  
 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  
 箋曰古者天地不通民神異業楚語所以防戲豫而  
 絕矯誣也曰明曰旦奉而不違曰覲音覲曰巫敬而  
 不瀆蓋天地至尊神明至正尊不親小事梁殺正不  
 干僻邪鄭莊公之誓黃泉能無後悔中里微之盟



齊社莫挽前愆子夫至天神不錮其為講音圭斯  
 乃民庶莫盡其氣受命之氣也見楚語九黎三苗非前轍乎  
 續義曰衛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天地  
 鬼神昭布森列米鹽之事瀆告於靈場中菁之言  
 肆陳於祕祝天厭之明神殛之  
 注曰天地大矣指之以證鄙懷神明尊矣引之而  
 鑑猥事無論得罪於天地神明也反之此心能無  
 愧乎  
 施與後悔老君說百病曰施人望報是一病與人追悔是一病  
 箋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是施固為報地也將  
 欲取之必姑與之逸周書是與乃為取計也往而不  
 來贈而不答未有不悔其過施而濫與者語曰其  
 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湯莊子此之謂也  
 續義曰可以與可以無與君子審焉既已與之而  
 復悔之斯小人矣中說曰輕施者必好奪其謂是  
 乎楚與鄭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君子  
 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注曰施與有節乃不傷惠但當審之於初不宜悔  
 之於後  
 假借不還老君說百病曰借不念還是一病

箋曰泉府之法凡賒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漢元以來有假借不廉之條著於律律六月免功臣王符亦言永平時諸侯負債輒有刑黜之罰蓋漢向廉恥故舉士曰孝廉舉吏曰廉平所以重廉也重廉則必罰不廉且假而不返不特傷廉近於無恥廉恥不立風俗日偷啟爭速訟日訟猶其細也

續義曰假借古有二法有生子者有不生子者生子謂之假賁不生子謂之取子小宰之職以八成經邦治四曰聽傳賁以傳別疏謂舉責生子六曰聽取予以書契疏謂直貸不出子是古之假借有此二科而傳別書契則皆券書也泉府職云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此是貸而生子者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不過三月此是貸而不生子者故為期甚嚴然或貸或賒要無不還之理不然則傳別書契謂何也王符言王侯貴戚不自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嗷呼曾無怵惕慙作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傳空引滿喇嗽罵詈或毆擊責主人與翠盜攻剽劫人無異其言可謂切



矣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況錢幣乎注曰有無相通情也久假不歸則非義矣不獨錢財凡書籍衣服器用之類皆是分外營求

箋曰子臣弟友分內之事也富貴利達分外之事也君子舉力於人倫故思不出位而行無越思小人罔識義命不能耕而欲黍稷不能織而喜采淮南囊子虧其分內之事而營其分外之求豈知所性不存而所求無益乎

續義曰孟子有求在我求在外之說求在我者分內者也求在外者分外者也物理論曰懸千金於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錢於路童兒爭之者分未定也夫分之所在童兒知之而士大夫或不知蓋有所蔽矣顏氏家訓曰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畜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注曰為臣則事君為子則事親為士則力學為農則力耕皆本分也舍此而求名求利則心馳於外

必至喪其所守

增錄于氏贊言曰眼前地步謂之曰分大小不同定分則一所謂素其位而行也略生妄想便是分外如求名而鑽刺屬託求利而計取術致不但不待禍且隨之丁酉科場之役天下震懼忽金陵一老僧倡言於市曰我有買舉人門路極便宜極穩當又不怕敗露孰能從我買乎爾時人莫與言或怪其狂也姑訊之僧曰買舉人常價幾何曰三千兩僧曰我只要三百兩又不消一時兒出豈不便宜保人得力百人不失一人豈不穩當天做賣主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三

朝廷亦管不得那怕敗露問其何說曰三千功求舉人衰了凡之定價也布施錢百文銀一錢為一功蓮池大師功過格之法也舉成數而言三千功常用三百金而不費錢之善事有萬倍於費錢者施與富厄濟急拯危有所費錙銖而功德無量者名為三百金其實不消數十金便可功圓行滿也此便宜之說也人若有願天必從之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何況場屋神靈降鑒豈有積德求名而終身不偶者乎此穩當之說也行賄關節全要秘密一人知之其機便泄小則流徒大則身首異處

太上感應篇集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而積功行善則惟恐人之不知夫之不知朝廷之不知也此不怕敗露之說也問何為保人曰心是也善心不堅安知登第之後不改行為惡故保人不得力雖價錢如數天亦未肯即賣若念頭果決不負久要雖止半價天亦將賒與之矣至故言乎起心營求者能奉此為法內求諸心又何必馳情分外乎

力上施設此為守錢虜一輩言之

筮曰持心計權子錢治產積居俯拾仰取趨時若猛獸之發得利如烏鵲之爭此有知盡能索耳終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三

不餘力而讓財矣史然而識者嫌其銅臭天下謂之膏肓實士君子所差備也續義曰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凡於力上施設者皆於器外求功也非惟不足以集事抑亦非所以養生管子曰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竭其羽鄧析子曰責疲者以舉千鈞責元者以及走獸斯逆理而求之猶倒囊而索領注曰勢力過人又於上面施設作用使利必歸己人誰堪之

二七一八五

淫欲過度

箋曰：國風之好色也，盈其欲不懲其止，前蓋陽性

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以毅伏熾，故

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奇爽對策以毅伏熾見晉語若夫

不節不時，左傳失儀失度，燕好每形於動靜，漢書晦明

常失於節宣，左傳非尤物之移人，即冶容之喪志，且

也。茲心不爽，左傳壽命不究於高年，杜欽其生不節

傳肌膚莫傳於來體，壽宗贊謂思之能無動念，言

之可為寒心，此三戒之所先，十愆之必徵也。

縱義曰：淫為大罰，固也。夫婦居室人之大倫，而亦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五

必受之以節，苟過其度，非保身之道，養德之方也。

春秋繁露曰：君子甚愛氣而謹游於房，是故新壯

者十日而一游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

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之月，當新壯者之日，而

上與天地同節矣。

注曰：牀第之間，不能受之以節，殺其身有餘矣，不

必非禮之色也。

附錄于氏贊言曰：此指正色言，夫婦大倫，敬乃全

愛，狎昵無度，是婢妾而非妻矣。婢妾侍側，義取適

情，精神有限，何堪浪擲。君子甚愛氣而謹游於房，

乃保身養生切實事，不必講到功過善惡也。須知

此事乃人生第一大關頭，世間昆蟲蠕動之倫，莫

不皆有淫性，人以血肉之軀，迷戀於此，因無足怪。

然萬物皆為淫性所縛，莫能動轉，而人之淫性，獨

可以斬除，洒灑故為萬物之靈，打得破，看得空，便

是能飛能舉，絕頂神僊，無滅無生，自在菩薩，蓬山

鹿苑，皆從此一念基之也。即打不能破，看不能空，

而常常猛省，提起一點恐懼之心，則欲情自淡矣。

恐懼奈何，枕席筦簟之間，誠有可樂，然綢繆之樂，

與疾病之苦，緊緊相隨，不啻形影，此其理不待智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五

者而知之也。從來好色傷生之輩，遠古及今，觸目

皆是，不可勝數。夫既知其為傷生之具，乃終不能

放出主意，自覺清涼，而甘逐赴火飛蛾之隊，可謂

有志氣人乎。堂堂七尺生死亦大矣，乃使一二躑

步纖腰，居然為我之司命，不但可惜，亦可愧矣。道

書所載攝生之說，每月每日各有戒期，世俗之人

不能一一遵奉，然常見先輩有託其迹於學佛，偈

而自立齋戒日期，以遠房室者，此亦巧於節欲之

一法也。寒素之家，荆布相依，諒無過度之事，若富

貴之家，莫如以少置姬侍為要圖，若蛾眉列屋，龍

突盈前而難強自持必不勝之數也黃金用盡教  
 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謾罵之詞實可以為晨鐘  
 清君况妾媵既多子女必眾婚嫁累重雖富易貧  
 有識者知其事之無益而力勝其私上之即成僊  
 成佛為聖為賢之道次之亦保身保家之道也  
 增錄舊說曰傷生之道非一而好色者必死道書  
 曰人身欲念不興則精氣散於三焦榮華百脈及  
 欲念一起邪火熾然翁撮三焦精氣流溢並從命  
 門輸瀉而出可懼哉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上古之  
 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至半  
 百而動作已衰將世異耶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  
 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恆不  
 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盡終天年度百歲乃去今  
 時之人以酒為漿以妄為恆醉以入房以欲竭其  
 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知御神務快其心起  
 居無節故半百而衰內典云女色於人是眾苦本  
 障礙本殺害本憂愁本故達者遠之黃庭經曰急  
 守精室無妄泄閉而保之可長法司登屬詩云昨  
 日流鶯今日蝶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  
 竊更忍乘危自著鞭痛哉昔平昔蒲傳正知杭州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五

太上感應篇集傳



鄉老有李覺者來滿年已百歲色澤光潤有同嬰  
 兒公問攝養之術曰某術至簡易但絕欲早耳任  
 惠公晚年益康強或問養生之術公曰讀文選有  
 悟耳石韞玉以山輝木舍珠而川媚是也劉元燦  
 年八十堅強不衰自言寡欲三十年血氣意思只  
 如當時曾聞有一人患好色問王龍谿先生先生  
 云有人設帷帳一所指謂此中有一名倡汝可衰  
 雖就之汝從其言入觀乃汝妹汝女也汝此時一  
 片淫心亦頓息否曰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  
 汝自認作真耳讀此數語真可作座右銘矣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五  
 心毒貌慈  
 箋曰面很不害心很敗國晉酷虐用刑垂涕終無  
 所活曹置人死地柔懦不異平時盛章尹京何中之惡  
 而外之婉乎乃知泉鳴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  
 要非仁也張文有王者起屏諸遠方禮投諸四裔  
 左可也  
 續義曰唐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  
 而褻忌陰賊微忤意旨輒加傾陷時人以其柔而  
 害物謂之李貓宋蔡元慶對人喜笑溢於顏面雖  
 見所甚恨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笑而夜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五

二七一八七

又以是知心毒執慈非人類也

注曰鴉鳥將擊卑飛欲翼猛獸將搏耳俯伏以  
貌之慈濟心之毒笑中有刀柔而害物始於賊人  
終於自賊

太上感應篇集傳三

至八

太上感應篇集傳卷第三竟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太上感應篇集傳卷第四

元和惠棟箋 德清俞樾續義 歸安姚學瑛注

穢食餒人

詳宋敏求作穢  
說文云穢葉也

箋曰格多酒之屬匹夫為之弗飲淮南飯有涉

醴之鼠君子所以不嘗論衡昔人以食不潔為腸滄

論衡誠憎之也況以之餒人乎餒之言飼也王如以

莖豆飼馬牛賤之甚矣此人之陰過天之太惡也

論衡續義曰夫飲食者鬼神饗其氣君子食其味無亦

擇其柔嘉選其醇香潔其酒醴靜其巾器如之何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以穢食餒人也子華子曰所貴乎啻粟肉者非腐

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色惡

不食臭惡不食魚餒肉敗而以餒人是獸畜之矣

注曰視人如馬牛犬豕輕其同類甚矣況物既腐

敗或致傷人乎

左道惑眾

箋曰盧子幹注禮曰左道謂邪地道尊右右為

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

正道為左禮記僻左之道以之事君則誅遠周以

之亂正則殺王若夫疑眾在四誅之條假於鬼神

以疑王制之所不聽當罪則決亂民居八刑之大周官之所必糾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此皆不待天誅而自罹國法者也

續義曰周書云以左道事君者誅王制云執左道以亂政殺注謂若今巫蠱及俗禁賈則左道所包者廣漢杜欽傳曰是背經術惑左道也若然則凡不合於經術者皆左道矣董子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夫民知所從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則何惑之有是故經正民興乃治左道之大端也注曰左道邪術也始則惑眾斂錢繼且肆為狂悖天理王法兩所不容

附錄于氏贊言曰儒釋道而外凡自立門戶者皆左道也或托三教之門戶而自設一法異于尋常者亦左道也妖言邪術其道甚奇或能知禍福或能役鬼神實有駭人聽聞動人傾信之處使敬之者如聖神從之者如流水要歸於妖妄而已矣國法必誅固不必論今以三教言之釋道二教皆大聖人開邦教世之法與吾儒形迹雖異至理則同



總以方寸為體為善去惡為用故讀書而不悟二教之理不可云通儒悟者悟其大旨之所在也悟釋教之旨可以明心見性破除煩惱悟道教之旨可以甯神安魄斷制嗜欲備者用力於二氏之道如是而已近人歸心二教往往好異喜新從事粗迹夫種種儀文在二教已屬後起好佛好道者專攻於形迹之閒而於二教之宿海河源未嘗領會入世既不合宜出世亦無所得非計也故推而言之欲人於二教親切處求者實受用工夫而仍不失儒者本來面目正顯教之苦心也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三

短尺狹度輕稱小升以偽稜真采取姦利

箋曰周官之法同其度量度丈尺量斗斛登其酒制酒與音準酒謂幅廣制謂區長祭其詐偽飾行價與賣隱者而誅罰之實人胥法至重也買而欲盈左物無中度禮人而近市左傳勢必假真法言夫欲營以此獲利則為姦利以此致富則為姦富此商賈所不齒莊乞人所不屑也

續義曰管子曰有權衡之稱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不可差以長短尹文子曰平準之法律度量權量是也古者天子巡狩必同律度量衡而每歲

仲春之月有同度量衡石角斗甬正權概之政  
豈可故為短狹輕小之物以相欺乎隋趙嬰因冀  
州俗薄市井多姦詐為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  
便之此居官者所宜知也元費察刻銘於斛之面  
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此居家者所宜  
法也

又曰司市之職以買民禁偽而除詐注謂買民者  
胥市買市之屬必以買民為之者知物之情偽與  
賣詐也又曰凡市儻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  
者十有二在買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蓋禁偽

太上感應篇卷四

四

除詐具有條目此古之時所以商通物而不課工  
致牢而不偽也若夫襍樣真偽以罔市利驟牛首  
於門賣馬肉於內白骨疑象武夫類玉古稱姦富  
為下此又甚焉必不容於商怒民敦之世

注曰出入不平真偽相亂放利而行姦富為下

歷良為賤詳案歷俗字當作厥說文曰厥字也

箋曰因貧而作贅子見賈誼傳鄭注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贅者名為贅子

情已堪憐從坐而入縣官見後鄭周禮注漢律法弄人妻妾沒為奴婢

誠難道若家本良與二字出周禮注系屬衣冠兩漢或乘

機而攫取或依勢而稱從視若人奴史記役同餓隸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漢豈不聞略人之法在漢律盜篇定自漢朝見後和賈  
之條彰於魏世後魏書盜律和賈自昔併嚴於今  
為烈雖族之頑瑣斯其取災城廩恐震之蘇蘇僕  
將自喪也厥九三王爾謂天

續義曰周官司馬之職曰典奴辨子入於罪隸女  
子入於春樂鄭司農曰謂坐為盜贖而為奴者今  
之為奴婢古之罪人也以是言之古者非為盜賊  
不為奴婢平人而以盜贖待之庸可乎故又曰凡  
有爵者不為奴婢云有爵謂命士以上也然則歷  
良為賤古有明禁矣

太上感應篇卷四

五

注曰世有衣冠降在奴隸家本清白流入倡優宜  
悲愍而救拔之若非其所願為而歷之使為致  
其身舍垢於世爾其先飲泣於泉下罪業大矣  
附錄于氏贊言曰士農工商皆謂之良倡優隸卒  
皆謂之賤人之有良賤如涇渭之判不可紊也當  
亂離改革流亡飄散之餘儘有王孫乞為奴賈主  
鬻為婢者劫運便然無可如何若尋常置僕妾而  
買清白人家子女為之是戮歷之也鬻子女者不  
得已為喪心無恥之事而我心則何忍乎好義之  
人力能揮金則當還之而周其急即或不能亦當

立解其議縱使改售他人終歸不免而我未嘗輕辱良家猶不失為吾盡吾心也每見富厚之家有親族之困苦無依者寄身其家仰其衣食遂使僮僕之事無所不為甚至詞訟相加此亦歷良為幾之類也以周卹之心行摧折之事非為德而實損德矣夫施德於良家子女而食報非常者如南陵太守之女馬狀元之父見之紀載不一而足尤奇者順治間浙西總戎高公山西人幼起行間以戰功致貴一字不識而作事多合聖賢之道人謂之仁義高三中年無子買一妾夜就榻矣聞其胸前帖肉衣中藏菽有聲怪問之不言固問曰妾舊家女妾父府學秀才也語未畢公大駭奮躍疾走不及再問蓋爾時衣既弛恐近其身也趨至別室命夫人詰其故則父為怨家謾陷繫獄不得已鬻女父自分必死一子尚幼故備書被冤願末命女縫著衣中俟弟之長而授之使鳴冤耳公次日見郡守備言其情事白得釋送女還之原價不取復贈其父使自給而以百金贈女作奩資促之立嫁士族後公復納妾連舉數子聞今有舉於鄉者矣嗟乎公之仗義揮金自是英雄本色不足為難惟既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十六

太上感應篇集傳



就粧席乃以一念不忍驟然而起視卻奔女於樓中拒少婦於戶外者不更難乎。  
 設結惡人設欺也音莫官反惡音莫白反說文云上馬也從能手遷云險也  
 筮曰謾者詭而蒙之騫者陵而上之愚人胸無識故可謾生無才故可騫雖然以有識謾無識以有才騫無才是伎力皆害器矣劉書不仁孰甚焉。  
 續義曰古者三赦之法三曰蠢愚注謂生而癡騷童昏者是蠢愚之人聖人尤哀憐之乃從而設騫之乎謾者欺其所不知騫者窺其所不能庸知夫婦之愚亦有可以與知可以與能者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者活活焉子智自雄亦大可笑矣。  
 注曰愚人無知也欺之不足為智愚人無能也騫之不足為勇徒為不長者耳。  
 貪婪無厭婪亦貪也詳案厭當作厭說文曰厭飽也足也  
 筮曰近敖倉者不為之多傾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而已淮南谷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老子筮曰盈可盈而心不可語此何異周鼎之著饕餮食人未咽而害及其身也呂  
 續義曰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斯達者之言也貪而無厭君子病之莊子曰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十七

二七一九一

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故  
記曰志不可滿欲不可從太玄爭次八曰狼盈口  
矢在其後

注曰道德經云知足者富佛道教經云不知足者  
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貪婪無厭無論多  
藏厚也終其身為餓豺狼此心之樂安在哉  
增錄舊說曰以口取物曰饕言人之貪如口之食  
物無有窮極也凡人貪心一熾則一切逆天悖理  
欺心犯法之事靡所不為故老子曰罪莫大於多  
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八

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夫人心之欲豈有限量  
知足雖貧賤亦樂不知足雖富貴亦憂即如衣不  
過被體衣千金之裘者猶以為不足不知羈衣纒  
袍者固自若也食不過充腸羅萬錢之食者猶以  
為不足不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也室不過蔽風  
雨峻宇雕牆者猶以為不足不知蓬戶甕牖者固  
自安也器不過適用玉栝象箸者猶以為不足不  
知汗尊杯飲者固自適也惟其如此是以恆無足  
心夫豈知世間萬事轉眼即空我之此身終歸變  
滅所不滅者惟此靈明耳與其於變滅時萬般將



不去惟有業隨身孰若於不變滅時留幾分享用  
積幾分陰功惜幾分物力存幾分福量以為可久  
可長之計耶昔胡九韶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  
食猶每日謝天清福妻笑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  
清福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肯  
肉不至飢寒又幸楊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  
何善哉莊子之言曰鴈與鳩鷄大小固不相伴椿  
與朝菌修短固不相若要之各安其安各適其適  
若使鳩鷄而學南冥之息朝菌而慕八千之壽非  
惟勢所不能反添無限憂煎無限煩惱豈不貽笑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九

於天下哉

呪詛求直呪者呪來禍也詛者詛往惡也呪者口告詛則用牲古者司盟掌其事

筮曰蘇成遇暴辛之譏則出三物以自詛屈原

遭子蘭之譏則告五帝以折中楚詞枉結思申煩冤

求理惟其直也若乃言多借假左傳事近矯誣國詎

可告彼司盟周禮訶之楚璧問中里之辭未半墨卒

隕其身左傳三苗之信罔中無世在下刑蓋未直而

求直適足握水官之筆鳴三官之鼓耳北帝主天

宮立一官六天凡立為三官三官如今刑民之職

主諸考誦而消慶釋云俗宗又有左火官右水官

及女官亦名三官并主考罰今

三茅呂通筆之並見真誥也

續義曰周官司盟之職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注謂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蓋古者民情猶質不敢矯誣也至於後世情偽益滋無情之辭不特欺人且以欺神自知不直而呪詛以求直是則罔中於信以覆詛盟三苗之遺風矣昔秦惠文王作詛楚文以詛楚懷王然六國之亡楚最無罪南公曰楚雖三戶以秦必楚秦詛楚邪楚詛秦邪

注曰直果在己何必以呪詛自明理苟不直豈能以呪詛自解愚亦甚矣

嗜酒悖亂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十

箋曰古之人制酒醴饗群臣立監史將以德維令儀辨不腆僂須臾規初筵在剛斷過三爵不及亂今之人乃酒荒儀不令德不將濡其首側我弁既怩怩復僂僂靡有構門有莠齊慶封鄭伯有就壑谷奔雍梁遷內實殲朱方告爾士無崇飲百日醉三日醒酒既入舌必出舌既出言必失失爾言棄爾身由歡伯由賢人幾千鍾路百榼惟齊聖能溫克酒入舌出語見管子歡伯見易林賢人見晉書

續義曰旨酒之戒具於詩書矣嘗讀魏書高允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有酒訓焉其辭曰酒之為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箴在官者殆於政也為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蒙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天年亂志天亂之損不亦夥乎嗚呼此若言深切著明矣太玄曰酒作失德鬼啖其室可畏哉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烝社不敢游飲漢律二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是以王肅家訓曰凡為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為人所強必退席長跽俛父誠以辭之士誠若是吾知免於悖亂之禍也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十二

骨肉忿爭

箋曰父子不和其世破也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說苑有虺者一身兩口爭相齧遂相食因自齧今之薄於骨肉者皆虺類也韓非子

續義曰孔子曰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古之君子

在醜夷不爭況骨肉之閒乎顏氏家訓曰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僮僕為讐敵如此則行路皆蹈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凡骨肉忿爭者宜思此言也

注曰骨肉之恩無絕也不忍小忿以至於爭不祥莫大焉家人而睽其羣宜哀

附錄于氏贊言曰父子不可言忿爭骨肉者夫婦兄弟也夫婦和而家道成忿爭則產業必耗兄弟睦而外侮弭忿爭則門戶必衰其咎各有偏屬夫婦爭則咎在夫兄弟爭則咎在賢者絕不論是非

太上感應篇第四

五

曲直也何以言之夫婦雖云敵體其實不敵之甚天包地外月借日光夫婦者天地日月之象也詩云刑於寡妻聖人未嘗以齊家之道兼責婦人也婦人而讀書明理者世不多觀所恃為之夫者因其人之性情而教之耳不可以其美而過狎不可以其醜而生嫌不可以無才而強之理事不可以有才而遂使專權不可以其柔順而陵之不可以其剛強而縱之同室尚穴之人何難潛手默化使成賢婦人不幸而遇淫悍妬逆不可化誨之輩則律有明條出之而已烈丈夫作事豈以一女子阻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我家法乎苟或愛之而跋扈無度漸至相侮憎之而疏遠日甚遂至相讐或委以家政而聽其專擅或潛納嬖妾而敗其嫡一室之中喧多靜少一日之內喜暫愠常剛者或至棄妻弱者習成體肉甚至有過用枕席之言而大起家庭之禍者揆厥所由有一非男子之責乎至於兄弟同居啟發之端不一而足其止則妯娌也婦人之性非忌則疑小有不平未有不以陵其夫者其下則婢僕也下賤之流以有事為榮反行市閭造言啟釁者十人而九若兄弟皆賢自然消禍弭訟於形迹兄弟

太上感應篇第四

五

皆不賢必至同室操戈俱傷兩敗惟一賢處眾不賢之中則賢者之學識見矣先自消其塊墨實實發出友愛之心繼自化其妻子漸漸皆知敦睦之誼然後委曲將之從容俟之彼忿則我忍彼爭則我讓彼造言生讒則我置若罔聞彼強詞府訴則我引為已過掃盡客氣全以學問養其器量其始也旁觀者必皆笑其懦弱兄弟見其不校亦將加以不堪迨其久也忿不勝情爭不勝理鄉黨之公論漸出兄弟之良心亦漸動良心既動感悟自生感悟既生愧悔交集豺狼亦勝化而為羈虞荆棘

亦解化而為惡矣古來聖賢豪傑俱從此處試  
出學識事之疑難而善之最大者也非天下仁勇  
必不能為若低自恃其無過而執己之見以直道  
得之正論許之此處朋友之過不可行於骨肉之  
間也終成其為無學識之人而已

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於誇  
常行婦忌無禮於妻子失禮於舅姑

箋曰男正乎外女正乎內夫和妻柔姑慈婦聽此  
天地之大義禮禮之善物也易世有如脫輿之輿  
不能正室幾望子之月戒在征易或矜此婦人

太上感應篇第四

而宮中絕服或夫人不使疾而國外稽留公羊刑

于之化無聞併偃之風屢見遺禮義棄人倫其不

同禽獸者無幾耳書漢

續義曰男以忠良為主女以柔順為先男不忠良

男之罪也女不柔順女之愆也其下所陳皆分承

男女言之雖然大戴禮曰女者如也女子者言如

男子之教者也故男不和其室則女不敬其夫

矣男每好於誇則女常行妬忌矣男無行於妻子

則女失禮於舅姑矣曹大家曰夫不賢則無以御

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斯蓋女  
誠之得故其言若此易言婦道無成詩言刑于寡  
妻修身齊家之君子亦知彰道之由於形正乎

注曰齊家先齊身身齊因忠信溫良為德家人利

矣貞女必以柔順恭順為道男不忠良則溺於私

愛而不和其室矣女不柔順則恃其才智而不敬

其夫矣好於誇者驕其妻妾者也行妬忌者不容

妾媵者也無行於妻子則家道不正失禮於舅姑

則婦職全廢

增錄于氏詩言曰妻子事我者也妻無可慢之夫

子無可忤之父定分固然因其分之不敬慢我

作我而我恣任性以行所謂齊家者安在乎無行

有三放縱悖亂絕無規矩繩墨足以示之表率而

起其敬畏無行之根本也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

妻子也愛之過而惟言是聽養成驕妬之習此用

恩而無行者也責之甚而動輒得咎略無笑口歡

容此用威而無行者也所謂使人不以其道不能

行於妻子也妻子且然況由近及遠由親及疏乎

天下之寡人無適而可者也

輕慢先靈

箋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言致愛則存致怒則  
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是以祭則受福  
禮孝能錫類詩若夫厲而矯誣立而跋倚類公索  
之凶性家語近殷民之壤稱書豈惟鬼神不饗兼之  
孤疾天昏左傳皆僭慢之所致也

續義曰禮曰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似不欲生忌  
日必哀俯諱如見親蓋古人之不忘其先如此後  
之人忽追遠之心肆矯誣之語乃至如宋孝武見  
高祖所遺烏鵲籠麻繩拂而笑曰田舍翁得此以  
為過矣輕慢之意伊於何底神靈其無憫乎

太上感應篇第四

去

注曰文中子曰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夫  
下忘其祖矣君子事死如生附身附棺必誠必信  
事亾如存致愛致敬罔怨罔愆若喪不思哀祭不  
思敬有輕慢之意無慈孝之心非所謂履其本者  
乎

違逆上命

箋曰惟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  
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表雖然逆命而利  
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子傳詔書而不  
用漢書空留挂壁之文崔實格上令而弗行遂有

屯膏之事佛哉方命之醜至於用刑左傳蠢茲逆命  
之苗乃絕厥世書

續義曰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君子曰  
違而道殺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以辨於驪  
君子曰從而逆是上命亦不必盡從乎雖然有亂

命有治命苟治命而不從無貴有臣子矣丙則曰  
子父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  
之雖不啻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女誠曰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命姑云爾而非猶  
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夫家庭之間猶

太上感應篇第四

七

如此況於君上之命乎  
注曰上命當從而不從是失臣道也若廢格詔書  
使澤不逮民罪更甚焉即有不可曲從者亦當善  
為匡救不可公然違逆

作為無益

箋曰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作者粉造之詞無益  
多矣不可徧舉為事有所害故為無益書正作淫  
巧以蕩上心豈惟喪德嗚百姓以從己欲書不獨  
傷財蓋作無益未有不害有益也  
續義曰斯義也王符浮侈之篇言之備矣曰或取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好土作九賈之以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可以禦  
鼠或坐作竹黃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傳以蠟蜜  
有甘舌之類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俳諸戲弄小  
兒之具此等之傳無益於世而坐食嘉穀消費白  
日毀敗成功以完為破以卑為朽以大為小以易  
為難皆宜禁者也烏呼瓊瑤瑤橫無涉川之用金  
瓠玉弦無激矢之能太玄務次五日蜘蛛之務不  
如蠶之繪測曰蜘蛛之務無益人也作為無益其  
蜘蛛之務乎

注曰讀無益之書行無益之事交無益之友造無

太上感應篇傳四

大

益之器與無益之工皆害有益者也

增錄于氏贊言曰無所作為者天下廢人也其病  
曰懶姚端恪所謂不自知其不勤者家也作為無  
益者天下妄人也其病曰邪姚端恪所謂終日勤  
而實非勤者瘵也其事不可枚舉在人付量而自  
擇之有用光陰何忍浪擲有限精神何堪誤用乎  
太倉陳確庵先生願治年闕於某氏園講論語首  
章陳陳憶切聽者悚然謹將畢擲案嘆曰諸君要  
曉得今日習氣伴件與者章書相反第一關牌與  
時習相反第一關金結社與朋來相反第三鑽刺

太上感應篇集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走門路與不慍相反快哉言乎此作為無益對病  
藥也以關牌之時日讀書以結社之錢財養親以  
鑽刺之才識治家則其為益也大矣

懷挾外心

箋曰策名筮仕精白所以承休巾栉事人靡他用  
以自矢臣無呼賀音婦內夫家書而外其心其何  
貳如之左傳行姦禮於鄰主節下臣何敢即安國語  
學積聚於衛人韓非子婦豈容私貨禮有放臣  
詩倂棄婦良有以也

續義曰說苑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

太上感應篇傳四

大

一君子思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是知用心以專一為主故君子內其國而外諸夏  
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若有外心是二之也昔  
公叔相韓而又善齊翟璜為魏王之臣而善於韓  
斯蓋戰國之風不可以語君子之道  
注曰臣之事君子之事親妻妾之事夫奴僕之事  
主吏胥之事官長士卒之事將帥皆當誠一不二  
若心稍外向難不容諫矣

自况况他

箋曰指九天以為正愷望靈修出三物以明心咨

嗟維暴駭人頗頷而何傷小雅怨誹而不亂也若  
遇人不淑涕泗滂沱觀閱既多瘡言標辟冀余身  
之有悔公羊願及女而借史祇加慰耳記惟女子  
與小人為難養也其謂是乎

續義曰時日害我子及女借史此悲痛之詞非可  
以恆情論也若非有深營宿怨而襲巫覡之故智  
為呪詛之妄言如論衡問孔篇所稱雷擊殺我水  
火燒溺我牆屋壓填我猶有鬼神吾知其必自受  
之

注曰此女子小人伎倆深可鄙笑有時觸忤神明  
遂至出口成讖亦可憐也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偏憎偏愛李傳主  
後妻

箋曰其母惡者其子釋釋音釋其母好者其子哀  
韓非典惡韻丈夫之愛憎生自婦人也豈無茲而之妻情

親假子列女珠崖之義哀感勞人傳亦各其志耳書

然而佩申生之殃已見集枯晉牽孺子之牛齊何  
妨折齒左傳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續義曰鴟鳩之養七子也且從上而下莫從下而  
上平均如一詩人歌之曰鴟鳩在桑其子七兮淑  
人君子其儀一兮蓋以與人君之德養其國人亦



當平均如一也然則憎愛其可偏乎太公曰愛人  
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行餘此亦極言  
之耳其實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為得愛憎  
之平不然未有不流於偏者

注曰愛憎之偏家庭居多妻妾前後之間適庶長  
幼之際用意稍私而家之不齊其害大矣即立朝  
居鄉愛憎亦不可有偏也

越井越竈要笈七籤雜戒忌曰勿毀井今古  
大忌又云婦人勿毀竈坐大忌

箋曰吹簫之女載於白澤之圖白澤圖曰井神曰  
吹簫女子白澤圖

黃帝時書段成式據太真科經云井鬼名瓊老婦之盆出於港中之記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古禮出

於港中故耿恭再拜而井水飛揚後漢書陰氏晨炊  
而竈神形見同上神明之也禮越之者有短垣而自

踰之語如陳侯之忘大德鄭國井堙左豈智伯之  
甚不仁晉陽沈竈晉赤眉無道宜折筆以咎之眉

齊社稷童子何知當執戈而逐之也土傳曰塞井  
汚井竈童子何知當執戈而逐之也夷竈文子執  
子何知也

續義曰民非水火不生活故井竈重焉周書曰黃  
帝作井始鑄竈亨穀為粥蒸穀為飯燔肉為炙管

子曰五和時節飲於黃后之井以保獸之火爨八  
舉時節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七舉時節

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九和時節飲於白  
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六行時節飲於黑后之井  
以鱗獸之火爨古人之重井甕如此是以國無疥  
癩民無天札今委之庶養不知敬慎踰而越之其  
衰甚矣太玄曰外其井甕三歲見背可不慎乎若  
謂甕神名隗井鬼名瓊斯則巫覡之談市井之見  
君子致謹初不以此

注曰井甕人所賣也神所司也踰而越之衰慢甚  
矣

跳食跳人

太上感應篇傳四

五

箋曰惟食八政之首惟人萬物之靈書故春秋必  
記有年君子不誣十室禮氏重之故也若夫暴殄  
爲心狎侮自用既蹴爾於一篔復屈人於兩膝呼  
首山之庚矣左傳安知稼穡之維艱見兄弟之顛連  
銘豈識一夫之予勝若小人也足與治乎漢  
續義曰古者席地而坐食時俎豆皆置之於寢處  
亦然士昏禮有布席之文無設牀之事也故以跳  
食跳人爲戒殆亦古之道言歎曲禮曰毋踏席況  
跳食乎君子行不履影況跳人乎故曰足容重  
注曰食者民之天人者物之靈跳而過之輕肆甚



矣

損子墮胎

箋曰人道下生通於易氣易氣從下生故畫卦  
彌補竊應於天文把神子曰命之修短由  
不受音墮始接於皇覽先生如牽懼弗子  
於庚辰父不愛子謂之天地父母之心其理同其  
情一也孩豈有禁孟春猶重其文月剝別用刑書  
君子謹傷其類家矧自殘其骨肉乎後漢豈生有  
咎傳而必葬諸墮下或食而非禮以致委諸夢中  
左不然何用心逆入道也漢

太上感應篇傳四

五

續義曰呂氏春秋數商紂之罪曰剖孕婦以觀其  
化蔡惠王詛楚懷王之惡曰稱戮孕婦古人之於  
禽獸也不廢不卵不殺胎不夭夭而況於人乎昔  
越之東有較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  
之宜弟斯禽獸之俗豈可施之華夏後漢張奐拜  
武威太守其俗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  
生者悉殺之奠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張  
鄭渾邇郡陳命民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重  
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贖後之爲  
民父母者宜以此爲法矣

注曰或家貧子寡欲輕其累然男長可使自謀衣食女長可以量力適嫁何忍為此滅天性之事乎或非禮苟合欲揜其迹然前之非禮見棄於人後之不仁獲罪於天何如永守不二色之戒乎

多行隱僻今本作行多

箋曰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於幽固之中者鬼得而誅之莊故不由明坦之途者謂之宵人郭象注宵人之心隱於山川難於知天子隱僻乃其性也以隱僻為性則不義以隱僻為行則無禮多行不義必自斃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太上感應篇傳四

五

傳左

續義曰曲禮曰孝子不服闔疏謂不行事於闔中也太玄曰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蓋晝為陽夜為陰陰凶故禍多陽吉故禍少世之多行隱僻者是夜人也吾懼其多禍也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人心即天日何隱僻之有若夫陰行其善則有之矣

注曰隱則不光明僻則不正大非君子之所行也

晦臘歌舞朔旦號怒

箋曰杜預左傳注曰晦月終陰之盡故以為忌

笈七籤曰臘日宜修齋祭祀先祖金書僊誌戒曰勿以月朔日怒恚禁忌篇曰且起勿曠恚且下林勿叱呼勿惡言皆見要笈七籤夫喜怒以類者鮮矣易者

實多左傳晦臘為終朔旦為始吉人由之觀臘君子於是履端王志豈滋喜溢怒之時乎狂者非不歌也淮南醉者非不怒也善然而死以疾病隨之矣

衰樂失時者殃咎安得而不至耶左傳續義曰一月之終為晦一歲之終為臘一月之始為朔一日之始為旦君子於晦臘不歌不舞於朔旦不號不怒蓋亦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之義禮曰

太上感應篇傳四

五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禱有樂而嘗無樂說者謂春夏陽故有樂秋冬陰故無樂推是言之晦臘亦陰也其可以歌舞乎朔旦亦陽也其可以號怒乎干陰陽之和而失哀樂之正君子慎之

注曰月晦竈神詣天五臘正月一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十月一日十二月

日人神計善惡倍宜恐懼修省恣意歌舞是謂不敬朔為一月之始且乃一日之初正宜導迎善氣無故號怒是謂不祥

對北涕唾及溺反對竈吟咏及哭

箋曰雲笈七籤禁忌篇曰凡人不可北向唾北向

尿又青律戒曰不得北向便溺觸忤玉晨老君曰  
向龍馬誓三不祥禁忌篇曰勿舉足向火對龍馬  
勿吝嗟呼奈何聲此名請禱禁忌之

續義曰古以東向為尊而朝廷之禮則以南面為  
上故曰君必南鄉若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若君也  
古之君子不敢對北涕唾及滿避君位也齊景公  
使師開鼓琴曰室夕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大  
匠曰立室以宮矩司空曰立宮以城矩公問晏子  
曰先君太公立城曷為夕對曰周之建國國之西  
方以尊周也夫天子之國在西而諸侯不敢背之

太上感應篇傳四

五

建國然則人君之位在北士大夫敢對之涕唾及  
滿乎若謂不敢觸忤玉晨斯道家之說矣

又曰古有五祀之神今士庶之家所奉者獨竈耳  
禮器記曰竈者老婦之祭應劭曰五祀之神王者  
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夫一家生  
命皆繫於竈取精多用物宏矣其有神靈亦固其  
所對之吟笑夫豈其宜  
注曰天以北方為尊竈乃一家之主故以觸忤為  
不敬

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

太上感應篇集傳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箋曰以夫遂取火於日禮蕭炳用升導一莖六  
穗於庖封禪書吉音為饋詩故火禁掌於司烜禮  
薪蒸守諸虞人左古人之所慎也臬陽達於牆屋  
禮禮豈容穢德腥聞書玉食薦於君王尙惡勞薪作  
爨書大則鬼神弗饗小則賓客不歡皆不敬之所  
致也

續義曰雲麓漫鈔謂古者無燒香之事尙書柴望  
禮記燔柴皆是焚柴升烟以降神後世燒香蓋起  
於佛道西溪叢話謂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  
間然香薰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然考之三

太上感應篇傳四

五

國志孫策謂張津若絳帕頭燒香讀道書則燒香  
之由來久矣梁天監初何佟之議曰鬱鬯蕭光所  
以達神與用香一義請南郊明堂用沈香北郊用  
上和香則已緣飾經義垂為祀典夫禮有其舉之  
莫之敢廢雖聖人復生不廢燒香矣戒用竈火避  
不潔也

又曰昔師曠食飯謂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  
果然車輶晉荀勗常在帝坐進飯曰此是勞薪所  
爨帝遣問膳夫曰實用故車輶夫薪之勞逸至於  
異味則薪之穢潔豈遂無殊世無知味者故不覺

二七一〇一

耳以盲鬼神必吐之。

注曰不潔亦為不敬。

夜起裸露

箋曰雲笈七籤說戒篇曰天尊十戒第八戒不得

裸露三光當終身奉持老君曰夜起裸形一不祥

古人處必拚身禮臥必拱手禮故武王帶之銘曰

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禮露而觸三光則

不恭裸而冒風露則不壽可於向晦冥息而忽之

乎。

續義曰書讀兩唐書隱者傳許堅每沐浴不脫衣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天

就溪澗出而噴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

晝亦常參列人自昧之耳豈可裸程乎其事雖過

然意則善矣吾人雖不必如此然夜起而輒裸露

則非慎獨之道唐子曰君子不以昏行易操不以

夜寤易容相在爾室其可忽諸

注曰非特觸忤神明也不敬其身亦甚矣故聖人

火滅修容

八節行刑雲笈七籤曰八節曰立春春分

箋曰真誥協昌期曰八節之日當齋盛謀諸善事

以營於道之方也慎不可以其日忿爭喜怒及行

威刑皆天人大忌為重罪也雲笈七籤曰凡八節

之日是上天八會大慶之日也金書修誌戒曰勿

以八節日行威刑蓋順時之法後漢書王者所遵賊

莽春夏斬人凶新由是怨焉王莽傳建安寬緩詔絕

後漢立春下寬大詔書罪非殊死一切勿案建安

二十二年二月立春寬緩詔書不行見獻帝起居

注漢室由是衰焉若刑不須時是謂變天之道絕

地之理亂人之紀必有天殃者也

續義曰鄭眾周禮注古者以二至二分觀雲氣青

為蒼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眾之此言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天

至敬閉必書雲物則八節一也夫上天方以是日

垂象示人禍福善承天者宜乎恐懼脩省敬避祥

和而顯志行刑戮可乎

注曰不順天時必干神怒大而誅戮小而鞭笞皆

所當戒

唾流星指虹蜺魏音

箋曰天事恆象國語左傳失度為飛流張晏曰飛星流

絕迹而去也淮南子曰天敬天之渝無效馳驅詩况敢唾而指之乎追誦嬰竦之意以

為太息

續義曰流星者奔星也爾雅云彗星為棧槍奔星為約約而應劭云棧槍奔星也則誤合為一非雅義矣虹蜺者雄為虹雌為蜺蓋以明閉之殊為雌雄之別也詩云蟬在東莫之敢指則流星之不可唾亦必古語矣

注曰非敬天之逾之義

輒指三光久視日月

箋曰雲笈七籤養生延命錄曰凡小兒不用令指月兩耳後生瘡名月食瘡又曰勿怒目久視日月使目睛失明天有三辰地有五行星日合於天統月

太上感應篇傳四

三

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合之於五行三統故

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孝經類於上帝宜於社

禮禮於六宗書精意以言周語敬之至也不敬三光

是不敬天地也河圖帝視萌曰帝視萌河圖篇名悔天地

者凶可不懼乎

續義曰鶴冠子曰天者誠日其德也日誠出誠入

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為法則天者信月其刑也月

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以為政天者明星其

稍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為章以

是言之日月三光可不敬乎三光古有二說詳叔



重注淮南云三光日月星也鄭康成注鄉飲酒義曰三光三大辰也說者以爾雅大辰房心尾及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當三大辰之數此文既言三光又言日月若從許義於文為複宜用鄭義矣

注曰輒指有輕忽之意久視有傲慢之意皆不敬

天之大者以其先有是心而後形於手目也

春月燎獵

箋曰爾雅宵田為燎郭氏謂夜獵載鑪照也蔡邕月令章句曰獵者捷取之名也昆蟲未蟄王制有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三

火田之禁禮弋不射宿聖人垂愛物之心蒐不以

時日傷天利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禮燎獵畢弋管

子所謂無道之君也四稱甯於物也而可忽諸

續義曰春秋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杜注曰

焚火田也譏盡物故書考爾雅火田為狩似法得

火田然說爾雅者李巡孫炎皆云放火烧艸守其

下風則直焚其一叢一聚非謂焚其一澤也王制

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方春和時百物生長而縱

火焚燎是宜為春秋所譏而周禮仲春乃有火弊

之法其書晚出或不盡周公之制乎

注曰當春月發生之時或宵田或縱獵不特虐取禽獸即昆蟲艸木亦多所死傷

對北惡罵

箋曰雲笈七籤禁忌篇曰凡人勿北向唾罵犯魁罡神金書僊誌戒曰勿向北唾罵犯破毀王破謂歲下辰也王謂王炁之所在也

續義曰對北之義詳見於前矣說文曰持刀罵詈則有罰此疑漢制如此罵必有罰而況對北乎

注曰惡罵已不可況對北乎

無故殺龜打音項蛇詳案打古作打擊也說文曰打撞也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至

箋曰雲笈七籤禁忌篇曰人凡一切翻飛蠢動不可故殺傷損至於龜蛇異於他族殺有靈首或陰

精害人深當慎之之二蟲者居於宰路謂名龜所居見莊子出自泉宮左傳南龜卻而東龜前禮內蛇闕而外蛇

死左傳皆能通元王而見夢龜策列傳負涸澤而食神非

子儻屬異十朋易爾橫遭剝剝莊子類非歧自輒

見椎埋列女傳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乎孔瑜之功章

於鑄印會稽後賢傳隋侯之德報在銜珠搜神竊謂作

不善者反是

續義曰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大夫

無故不殺犬豕是無故而殺固不可矣此獨云龜蛇者於小物之中舉其尤不可者也考工記曰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是此二物上應列星垂於天象王莽鑄當五十大泉北周武帝鑄五行大布其背並有北斗龜蛇之象龜蛇二物與北斗同尊無故殺之取咎必矣

注曰龜蛇上應北方元武七宿不可無故傷之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盡則死

箋曰春秋緯佐助期曰司命神名滅黨長八尺小鼻望羊多鬚癯瘦通於命運期度後漢書張衡傳注風俗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至

通曰今民間祀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僮篋中居則作小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

率以春秋之月曲禮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鄭氏

曰死之言斯也事卒為終消盡為斯言算與形骸

俱盡也

注曰如是等罪統非義而動以下言之罪有輕重

重則奪紀輕則奪算算盡則死司命豈有私哉

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箋曰易文言曰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庚仲翔據

納甲卦氣之說而申之曰坤積不善以乾通坤極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姤生與爲餘殃陽極姤生履霜堅冰猶隨而活先  
 人餘烈貞良而凶先人餘殃說天之道也抱朴子  
 據道戒曰若乃憎善好煞口是心非背向異離反  
 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  
 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爲私刑加無辜破人之  
 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尅賢者誅戮  
 降伏誦誦聖賢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剝胎破卵春  
 夏燎獵詈罵神靈教人爲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  
 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  
 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脇  
 羸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富不公不平淫  
 佚傾斜陵孤暴寡拾遺取施欺僞誑詐好說人私  
 持人短長牽天援地呪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貨不  
 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  
 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困當作以不清  
 潔飲餽他人輕稱小斗狹幅短度以僞稌真采取  
 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  
 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  
 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  
 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五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續義曰司命司過之神說見前矣餘慶餘殃聖  
 人著之周易大戴禮曰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  
 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  
 及二世此卽殃及子孫之謂也太玄積上九曰小  
 人積非至於苗裔則又非可以世計矣是故晉欒  
 盈之亾厲之咎也秦王離之敗翦之孽也漢陳平  
 曰吾世卽廢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  
 孫何坐法國除竟不得續封烏呼世之士大夫慎  
 無有陰禍哉  
 注曰易所謂餘殃也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五  
 附錄于氏贊言曰篇首篇終俱以奪算爲言不復  
 言他事惡報者五福以壽爲先六極以凶短折爲  
 首人雖放廢一生沈迷不悟而此身尙存猶有一  
 念回頭之望忽然猛省換盡心腸一反掌間轉禍  
 爲福司命不得而禁之也惟餘生既盡則事不可  
 爲矣姚端恪公有言人生生前懺悔苦被俗緣纏  
 擾及至真正死來又苦懺悔不迭痛哉言乎讀感  
 應篇至此者悚然動念平心反觀自問半生得毋  
 亦有一二抱慚之事兒尤於司命乎如其無之則  
 踊躍修善所不待言萬一有之全然不消憂懼當

此悚然勤念之時其權固已在我矣司命之神案不容情卻又極其方便固不容人倖免亦不念人舊惡當時改悔轉禍為福絕不論罪之大小亦不論年之老少皆迷今悟振刷非晚努力修為勿遺餘力奪者可復與盡者可復延也惟茫然不知而聽其奪盡以至死有餘責則不可言矣孝子慈孫不能相代殃及子孫魂魄可知矣吁可痛哉

太上感應篇傳四

三五

箋曰抱朴子據道戒曰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當填之以致死喪但不卽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殺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劫及遺失器物或遇縣官疾病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取之者也

乎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冊錄于氏贊言曰橫者暴橫之橫謂勢陵而威脅也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此語甚微誰人掌此大算盤為之清查細帳乎錢財身外之物故得報亦先及身外之妻子家口而後及其身以有情之骨肉換無情之金錢亦太可惜矣水火天之橫取其財也盜賊人之橫取其財也遺失器物心神之橫取其財也疾病之橫取其財也口舌鄉黨鄰里之橫取其財也皆以勢陵而威脅也直對直也如看貨還錢固不至浮於其價亦不冒短少一分夫橫取人財而冥冥之算盤盤者亦橫取之兩

太上感應篇傳四

三五

相對直尚不折本而水火盜賊之驚恐遺失器物之悞恨疾病之痛楚口舌之忿恚自己白白喫虧更無取償之法矣奈何奈何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箋曰孟子所謂一聞公羊所謂推刃也

續義曰劉孔才曰交氣疾爭者為易口而自毀並辭競說者為貸手以自毆況枉殺人乎譬之易刀兵而相殺不為過矣夫天道神明人不可以獨殺是以韓非仰藥而李斯卒具五刑龜錯誅夷而爰盎竟中刺客亦可以鑒矣

注曰知殺人之爲自殺殘忍者其戒之哉

增錄于氏贊言曰此與孟子然則非自殺之也

聞耳語意略同最爲直截痛快懷慶府志載宋時

某禪師少時醜酒使性偶醉逢賣蒜人與爭二文

錢揮拳一擊其人立斃懼罪遠逃出家苦修道得

徹悟爲大禪師開堂說法學人數百年七十餘忽

一日沐浴升坐鳴法鼓集大眾謂曰汝等比邱勿

動勿言看老僧今日了四十年前一重公案眾莫

解坐至午一營弁突至堂前彎弓欲射師合掌曰

老僧奉待已久弁愕然引滿不發問曰某與和尚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天

從無一面立意必欲相戕已亦不悟其故師曰欠

債還錢公平交易但請下手不必遲疑顧弟子曰

我死後汝等恭敬設齋延此居士飯訖送歸若半

語順怒逆天悖道非我弟子也弁益疑堅叩其說

師曰公兩世人故念之吾一世人故不忘因述賣

蒜之事弁素不識字忽大吟曰冤冤相報何時了

劫劫相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

西天屹然不動視之則持弓矢而立化矣師下坐

爲雜髮安名更衣入籠亦加跌而逝夫殺人於四

十年之前而償命於四十年之後索債雖遲還債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則一幸兩人俱是大手段人故能冤家路上劈面

相逢而惡對頭反成好因緣耳賣蒜人之死逼借

主修行證道禪師之坐待催債主解結生天千古

不再觀之勝緣奇事也苟非善果純熟兩人中有

一人無手段必不盲放債不取也然則殺人之無

異於自殺也明矣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

死亦及之

箋曰抱朴子據道戒曰道家言枉殺人者是以兵

刃而更相殺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天

脯救飢鴆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又良規

篇曰無異乎渴者之資口於雲日之酒飢者之取

飽於鸞肉漏脯也雲日卽運日鴆鳥也

穢義曰燕策云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

偷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後漢書霍諝傳曰療飢

於拊子止渴於鴆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竝與漏

脯鴆酒取喻相近呂氏春秋曰今有聲於此耳聽

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

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

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夫聾盲瘖未至

死也然且弗為乃蹈必死之路而取非義之財至如墮鐵論所併食前充腸者可謂踏矣

注曰雖非橫取而所取者為非義之財亦足賈禍而連死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漏脯鳩酒不得而解之矣

增錄于氏贊言曰篇中首言為善則曰推多取少次言為惡則曰殺人取財曰棄法受賂曰滅人自益曰耗人貨財曰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曰強取強求好佞好奪曰擄掠致富曰貪冒於財曰采取姦利而總名之曰橫取人財矣又曰取非義之財何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早

其詞之重而意之複也噫此太上婆心也人世淫殺凶逆等罪其事不易為其人不多見惟取財一道千變萬化不可窮詰天下無不用財之日則天下無不取財之人天下無不取財之人則其取之也義者少而非義者多不問可知矣何謂義曰情理而已矣取之而人樂與我是之謂近情是之謂義不樂與我則不近情而非義取之而我可告人是之謂合理是之謂義不可告人則不合理而非義不論多寡也使取非其義而可以安然受用亦何妨順人心之所便而聽其施為而太上誥誥苦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口若此也不知世有非義取財之人即有非義失財之人一人快意一人傷心或一人快意而十人傷心百千萬人傷心天道好還何厚於快意者而薄於傷心者然則冥冥中之不平而思直其事者必攘臂而起矣太上知其故而正言戒人曰勿取人不從婉言曉人曰不可得人信即危言勸人曰得之者不祥人亦且圖目前而何暇遠慮莫如喚醒之曰得與不得同則人之貪也庶少殺矣故以漏脯鳩酒譬之漏脯鳩酒入口立斃者也人雖狂愚未有知其為漏脯而貪饕舉箸知其為鳩酒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早

而踊躍銜杯者知非義之財之為漏脯鳩酒則雖萬千入手亦將舉阿堵而不用矣非得與不得同乎夫得之而不可用天下無益之棄物也壞盡心術使盡機謀以求天下無益之棄物夫何為乎然漏脯之馨香等於膾炙鳩酒之甘美不亞醍醐人見其馨香甘美又將起一倖心曰未必果然有毒其不引滿大嚼者無幾矣迨吐之不可下之不能而後嘆見之不早也不可為矣菜羹麥飯耶酒山蔬入口雖甚無味而陶然果然捫腹自得亦何嘗不樂哉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

箋曰老君曰無謂幽冥天知人情無謂閻昧神見

人形心言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干地收人形性

延命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

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徐幹中論關尹子曰心蔽

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

憂者沈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

者異鬼攝之心蔽葉餌者物鬼攝之彼以其精此

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久之或死木或死金

或死繩或死井蓋神體物而不遺心隨感而輒動

吉凶善惡之閒可不慎哉

續義曰黃帝素問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荀子亦曰心者形之君也神明之主也是故天地

之神明實吾心之神明而已矣以吾心之善召天

地之和氣而吉神隨之以吾心之不善召天地之

戾氣而凶神隨之周書曰維彼幽心是生包維彼

大心是生維維彼忌心是生勝其氣之相感若虎

魄之拾芥磁石之引鍼曷其柰何不慎

注曰所爲之善惡人皆見之起心之善惡神早知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聖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之吉凶異道如影隨形故君子必慎其獨

增錄于氏贊言曰拈出心字此善惡大源頭也一

念方起人固不知我亦未決吉神凶神何以如是

之緊緊相隨時時候也人為萬物之靈所以靈

者不過一心參天地贊化育為聖為賢成仙成佛

止此一心為之一心之外其他四支百骸飢欲食

寒欲衣撓則癢箠則痛與鳥獸無異也心者清虛

之體不可見聞惟其不可見聞故廣大如虛空皎

潔如日月迅速如風火變化如鬼神為善為惡惟

吾所之莫之能禦吉神凶神不過詞殿擁衛之人

耳或旌幢前導或刀劍後隨合眼便自見之不必

援元自實張旺等遺事為證也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

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轉禍為福戰國策文

箋曰抱朴子據道戒曰及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

改悔者若曾枉殺入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

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乏人以解之太

平廣記九十六卷引西陽雜俎曰釋道欽住隱山

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常乞心

偈令執爐而聽再三偈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晏曰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聖

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為名理夫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福之謂福而禍本於有禍非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此之謂也

稽義曰此太上之勉人改過也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自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下皆是惡事至是復以改

太上感應篇第四

聖四

悔勉之蓋書終秦誓之意也帝顓頊曰功莫大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人果能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安有不獲吉慶者哉太玄釋上九曰今獄後穀終說桎梏此之謂也然禍可轉為福則福亦可轉為禍善乎劉晝之言曰人有禍必懼懼必有敬敬則有福福則有喜喜則有驕驕則有禍以是而言禍之與福蓋若循環君子慎所以轉之者

注曰此太上為眾生開遷善改過之門然必痛自刻責使作惡之身從今日死行善之身即從今日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生又能久而不倦方可轉禍為福不然頻復之屢終為迷復之凶矣可懼哉諸惡莫作勿以小惡為無傷眾善奉行勿以小善為無益一語乃一篇之要

增錄于氏贊言曰括出悔字此為善去惡大關鍵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其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其六三曰頻復厲无咎其上六曰迷復凶有災責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夫天地之心復而後見則人心可知矣不遠復初動即復失之未遠其大善而吉也固宜

太上感應篇第四

聖四

頻復則頻失其過多矣然頻失而能頻復善於改悔者也故无咎惟迷而不復則其凶不可言矣三百八十四爻未有如復上六之凶者聖人最喜人自新而最惡人自暴自棄其理本然非故為已甚之詞以垂訓也知此可以悟太上之旨矣人生世間若自幼至老終身無過豈非上乘然此惟生知之聖人為然即生於詩禮之家育於仁厚之里嚴父明師自幼督誨然欲隨年放縱遂智生稍稍成立自專未免便多過失何況質本中人命復不偶既少父師之訓又習相澤之俗而欲求其無過豈

可得乎處今日而求不會行惡事者恐千萬人中  
不得一二人也但惡之大小不同耳然業已錯在  
前矣無可奈何若以其自行惡事而竟絕之則舉  
天下之算紀殆將削奪過半人亦自知後德之不  
可以掩前愆而頽廢自棄矣天地生意不幾滅絕  
乎故改惡從善而轉禍為福者剝復自然之道天  
地弗能違也不但己也天愛改悔之人有十倍於  
尋常少過者何以知之尋常少過者庸碌無為隨  
緣安分不過以命所應得還之而已若勇猛改悔  
之人大抵智識高明才力剛健一旦撥轉念頭作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聖主

事必多警策如襄鄂之將始亦嘗屢困太宗迫其  
後赤心歸順則摧鋒破陣所向無前為太宗者豈  
反厚麾下之偏裨小將而不賞此蓋世奇功乎改  
悔之道若何有人於此既耽酒色復冒風寒賊賊  
其身無所不至邪熱纏胸積痞在腹病根既深元  
氣潛削雖行住坐臥勉強支持而肌肉癭瘡神魂  
疲耗人或不覺其困彼實自知其危一旦畏死心  
切偏求名醫診視定方捐金市藥如法炮製煎煎  
或用柴胡汗之或用升麻吐之或用大黃下之猛  
加蕩滌病根頓除雖危然虛怯而支節已覺和暢

太上感應篇集傳

然後補以參耆輔以杞菊日復一日元氣漸復但  
骨體空疏稍一不戒舊病必發務須節食慎勞刻  
刻保重迨其久也精神日旺筋力日強半采煥發  
較勝於未病之先然因經過一番暝眩事事調攝  
得宜故此少年無病者更覺可恃改悔得福者何  
異於此惟全不求醫而仍然縱酒漁色衝風犯寒  
則吾知其不治矣三教聖人之言百試百驗之神  
方也恐懼懺悔汗吐下之良藥也功過格常服之  
參耆杞菊也對證投方斟酌在我痛癢自知不必  
外求虛扁但不可投一劑而逾期奏效尤不可誤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聖主

聽殺人之庸醫而稟試以怪誕不經之神頭方也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二年天必降之  
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一本有三  
年二字天必  
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  
足善視善動皆是也善無近地故以三年為  
斷惡不言三年者凶人不終禍之至也何日之有  
若見末復言此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  
續義曰孔子之戒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此曰語善視善行善行即動也

二七一

視聽同類舉視足以該聽也然則一日三善即孔  
 門爲仁之日矣鹽鐵論曰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  
 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行惡者天報  
 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譴然則善惡  
 禍福自本經訓不得謂是道家之說矣降福以三  
 年爲期亦有三年而不得福者德遠而後興也降  
 禍不言三年蓋不待三年然亦有三年而不得禍  
 者惡遠而後棄也傳曰吉凶由人太玄曰吉人吉  
 其凶凶人凶其吉篇末言此以勉人其意切矣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吳天

道不行也惡者反是善惡禍福有感必應然善貴  
 有恆惡不待久故降禍不言三年人未有不能行  
 善者特患不勉耳今觀感應之理章章如是胡不  
 勉而行之噫太上示人之意切矣

增錄于氏贊言曰括出天字此賞善罰惡錫福降  
 禍之大主宰通篇之結穴也善惡皆以語爲首以  
 其事最切而力最大且無日可離也人能言而  
 後更無默坐不語之一日畧一啟齒善惡便判自  
 揚人絲粟之長掩人尺寸之短以至福被四海澤  
 及萬世皆語善也自調笑以片言相侮杯酒以一



語相欺以至禍延國家毒流門戶皆語惡也語善  
 不費一錢極其量可以入聖語惡不得一錢極其  
 量不止殺身出之最易防之最難人生得過之端  
 未有多於此者金人之銘白圭之詩古人且然無  
 論今日矣夫子未嘗一日得位而德配天地功邁  
 帝王者寥寥論語二十篇不過與門弟子語善而  
 已有心入世者隨機應變專以齒頰造禍功德已  
 無量此渡業海之輕舟登道山之快馬也如其不  
 能則緘默慎持以求免過而已視善視惡他書無  
 發此義者篇中臚列善惡非言即行安得有視觀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吳天

者有所見而動心也心神聚於目目以色爲食其  
 用則虛其感甚實所謂物交物而引之也看淫豔  
 詞曲不如看六經子史看荒誕異書不如看佛經  
 佛典看周昉畫楊妃不如看王維畫佛踏青看遊  
 春粉黛不如看山寺枯禪觀劇看西廂待月不如  
 看琵琶負土語善惡者感人視善惡者感己故皆  
 列於行之先也行有二身行有待心行無待身行  
 有竅心行無竅善以難者爲大惡以陰者爲尤感  
 應篇爲經功過格爲雜盡之矣三善比前所言一  
 千三百善及三百善不同前言大事之善如舜有

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季孫行父去一囚人爲功之  
一是也此言一念之善如鎮江太守葛藜之腳踏  
子淵人足則正之人渴與以杯水之類是也一日  
有三善則三年便得三千善爲惡亦然三年唐虞  
考績之法也人心最活變化不常若三年之久而  
心無改移則其善惡也純矣故福禍隨之必者決  
詞言從來不爽也此其理萬言難罄而要歸於事  
天事天之說吾友虞山錢子玉友言之詳矣其言  
雖爲論四子書而發而其旨與此暗合故備錄之  
玉友之言曰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曰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  
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孟子曰存  
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數章參觀可悟一貫之  
理天下學上達我自學我自達也天何以知之莫  
高匪天我何從獲罪鬼神既不見不聞矣何自知  
其德之盛何以體物而不可遺存其心存我之心  
也養其性養我之性也與天何與而曰事天此太  
極同源之體陰陽相濟之用也以可見可聞之實  
事推之而其理自出可見可聞有形者也不見不  
聞無形者也有形者爲陽身是也無形者爲陰心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是也陽德實故身有可見可聞之功罪而天子主  
之陰德虛故心有不見不聞之善惡而上帝主之  
上帝之下有鬼神皆奉天命以察人心者也天子  
之下有百官皆奉君命以治人身者也人之有身  
其類不億蚩蚩之氓聽其飢食渴飲自生自養於  
天壤聞耳稍有知識稍露鋒芒者皆賞功罰罪之  
所必及然身惟有形未免爲形所隔一垣蔽之見  
聞不通故民間功罪未必一一達之言官奏之天  
子心惟無形更無藏匿之術屋漏鬼神十目十手  
察善糾惡不可度思虛靈之氣呼吸自通帝座并  
不待鬼神之入告也人之才力有窮天之聰明無  
盡故上古亦有叢脞之天子而末世竝無疏漏之  
上帝其下視民情有不啻燎若觀火者矣無不正  
之上帝則無不正之鬼神無不正之鬼神則無不  
明之善惡所以學達而莫不知獲罪而不可禱也  
若鬼神本天之德以爲德則德之盛也無疑矣體  
物而不可遺不可遺天也故不可遺鬼神也天命  
人性有善有惡存心養性天意之所欲也知天之  
所欲而如其意以奉之故曰所以事天也然賞功  
罰罪身受之而無形之心則實罰有所不能加故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辛

天仍假手於人間之祿位名壽以行其實凶咎災  
患以行其罰而微示其福善禍淫之意此陰陽相  
濟之用也而其理則一故曰太極之同源也季路  
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故問死曰未  
知生焉知死反而言之則是既能事人斯能事鬼  
既知生斯知死矣夫子固已明示子路謂不答子  
路之問者非也知事人之道則可以事鬼神事鬼  
之道則可以事天知事天之道則不得不戒慎不  
得不恐懼不得不慎獨矣

太上感應篇集傳四

三

太上感應篇集傳卷第四竟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太上感應篇集傳後敘

古聖人之歸民也必援天以為訓天人之理備於詩  
書六藝而其事炳著於二十二代之史人不能一息  
離乎天猶赤子不能一日離乎父母也而後世恂  
之儒頗妄援公孫氏天道遺人道邇之說判天與人  
而二之謂禍福之於善惡汎汎然若海中之萍適相  
值爾至近世微實之徒出則又證以測候之學以為  
日月之蝕孛彗之變吾可推測而得何與於人之禍  
福由是行之凡雷霆繁霜山崩地震旱乾水溢昆蟲  
草木之災皆無關於氣數而下民殃祥益於天遠不

太上感應篇集傳後敘

一

相涉排斥古人以自紆其怖畏曾不自知其惑世誣  
民之甚也嗚呼人有欲則必爭然并生斯世而不相  
害者恆始於愛而終於畏愛人則不忍畏天則不敢  
不敢與不忍合而後聖人之教得大伸於天下今世  
人心日漓所謂不忍者既微而不足恃而又屏棄天  
人感應之理使民放其無等之欲而蕩然無所懼善  
者怠而狂者喜必此言也夫太上感應篇出抱朴子  
所述道戒自宋以後賢君大儒多表章之我  
世祖章皇帝嘗命譚為滿洲文以頒廷臣而  
御製勸善要言一篇徵引尤多非以其言附天人之

故與經傳相表裏足以翼聖人之教故歟邇者五洲  
之車航日轉風氣益開學術亦日以雜稠人廣坐几  
鄙倍瀆慢之談昌言無所禁一有及因果感應之說  
者輒羣以爲詭病而談者亦自厭然不敢出諸口世  
風之變殆不可解義澍嘗竊愛之思一舉

聖謨儒訓以解其惑顧勿勿未暇也戊戌之歲義澍  
官鹽城友人李君審言王君燕樵以欲乘感應篇集  
傳告義澍以爲是風雨之雞鳴也遂哀俸金爲助乘  
既成乃舉夙所欲發者著於篇末用質當世知言之  
君子若夫發是書之由起與諸家注之精博有足覺

太上感應篇集傳後敘

二

世而闢俗者則李君之述備矣故不復著云

光緒二十有五年太歲在己亥夏六月武岡張義澍

謹

太上感應篇集傳跋

漢儒注經訓故名物舉有實證買馬鄭服皆是也自  
魏王輔嗣始以清言說易郭象張湛之於莊列起而  
承之然能以數語隱括書之意旨要言不煩非若後  
世觀繆不能自己也太上感應篇有思定宇之箋俞  
蔭甫之續義均守漢儒家法若姚鏡唐之注則輔嗣  
之微言比於郭張縣解猶爲得焉是三書若援集解  
之例彙爲一編俾學子有所省惕且於注書體例稍  
窺門徑庶不薄道家之言爲短書矣吾友大興燕樵  
王君前客鹽城與言及此則欣然身任合并遂寫兼  
以于鐵樵之贊言增於其後商榷巨式駢然不苟往  
復論議始有定本名之曰集傳賢士大夫及吾黨同  
志君子咸異譽以助甫及劍歲彫鐫已就君可爲勞  
於斯役愧余不能助其一二也此書首言禍福無門  
唯人所召則左氏傳閔子馬之言其他合於儒家所  
云十之七八至四君子之注如金玉淵海輝映四宇  
覽者當自得之復何俟餘言增益獨憶與君往日偶  
倡此議豈意獲睹成功且斷手之速如此是則余與  
君固可相視而笑而諸君子之樂善勇爲亦足多矣  
哉

太上感應篇集傳跋

二

藏外道書

大清光緒庚子八月興化李詳謹撰

中國道教協會

太上感應篇集傳跋

一一

道教學術資訊網

道教學術資訊網

二七一—二一六